

# 爱我



上海生活书店发行



我 愛

亞弗勤哥著

殊春  
雷  
令  
譯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

# 我 愛

每冊實價柒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亞弗勤哥

譯者

春殊  
令  
雷崎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第三八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月初版





A. 亞弗勤哥



# 目次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一九
第三章	五〇
第四章	六二
第五章	七七
第六章	九二
第七章	一〇七
第八章	一二八
第九章	一三七

第十章	一三
第十一章	一三
第十二章	一四
第十三章	一五
第十四章	一六
第十五章	一七
第十六章	一七
第十七章	一七
第十八章	一八
第十九章	一九
第二十章	二〇
第二十一章	二一

第二十二章	三三
第二十三章	三五
第二十四章	三三
第二十五章	三四
第二十六章	三四
第二十七章	三五
第二十八章	三六
第二十九章	三六
第三十章	三五
第三十一章	三六
第三十二章	三六
第三十三章	三五

第三十四章	:	三〇四
第三十五章	:	三〇四
第二十六章	:	三〇〇
第三十七章	:	三三一
第三十八章	:	三三三
第三十九章	:	三五〇
第四十章	:	三五九
第四十一章	:	三七一
第四十二章	:	三七九
第四十三章	:	三六六
第四十四章	:	三九五

## 第一章

尼哥諾爾用手肘撐起身來，拈着鬍子傾聽了一會。然後他掀開毛毯，慌慌張張地跑到那有一個駝背坑工哮喘着在結草鞋繩子的角落裏。尼哥諾爾拍一拍他的肩頭，急匆匆地問

「汽笛叫了好久嗎？」

駝子睡眼惺忪地向他瞥了一眼，重又結着草鞋回答道

「不，剛纔叫的。」

尼哥諾爾放了心。他就走到水槽旁邊，用手掌併成個水杯子，舀起那白晶晶的水來潑向他的眼睛和鬚子上。他扯起長布衫的衣裾來揩乾了，急忙穿好草鞋，然後跑到那掛着一個被烟燻黑的木頭神像的遠角落裏。

他做完了禱告，就套上一件寬大的帆布外衣，把一隻皮袋拋在肩後，袋裏的一副磨得飛快的鑿子碰着那鐵水壺就鏗鏘地響起來。然後他從床底下拉出了一柄鶴嘴斧，用溫暖的手指撫磨那已拿得光光的柄子。

工人宿舍剛剛醒來，兩層的床框碾軋着，有打呵欠的，有在抱怨他的長靴被人偷跑的。汽笛又在叫鳴了，但尼哥諾爾已準備好要上工去。他從床褥下抽出那包包在破布裏的碎麵包，把它放在掌上想了一會，就把它對半分開，把一半放在皮袋裏，另一半包在破布裏仍放回床褥下。已經走到門口，再想想，又回到床框前，從床褥下抽出那布包，也把它塞進皮袋裏輕輕地呢喃着

『要偷跑的，可咀咒的！』

尼哥諾爾負正了皮袋子，把那捻軟了的麵包團子吞下，他看到他的兒子奧斯達勃睡的那個床位已空了，他摸摸鬍子驕傲地想道

『汽笛沒有叫就跑了拼命的好兒子！』



他望礦坑開着快步。搖搖鶴嘴斧，目不旁瞬地趕着路，被他趕上同伴們，也不停一停，只邊走邊和他們打招呼。他急匆匆爭先趕到坑口去佔第一個位子去。

當值班的打了信號要把人和籠。●降下去時，人們和籠子鏗鏘地碰響着那鐵執手，尼哥諾爾兩手攔住進口，不讓一個坑工走在前頭。給他佔到一個靠邊的位置子，以便當昇降機降下去時，他可以第一個跑出去。

礦工哥華爾推開同伴們，恨恨地向尼哥諾爾道

『祖父，●看，你兩腳伸直時，你說要把你拚命來的那點遺產或是嫁裝留給誰呀？你說！』

尼哥諾爾不作聲，只把濃眉額皺一下，鐵的鶴嘴斧刮刮籠子就完了。他跪下去，因為升降機對他還不夠高。尼哥諾爾看看那在礦井上釘着柵柱的狹牆怎樣向他跑開去，他

●礦坑中供人上落的鐵籠。

●俄國人平常對老年人都稱為祖父或祖母。

在想今天什長●要給他一塊怎樣的礦層去掘。『柔輦一些的，容易把煤掘開的就好了。那可能掘二十車吧。』

井牆跑得慢了，發汗的檁樑已經看得清清楚楚。原來升降機就是沿着這些檁樑滑下去的，那爛木和永不乾燥的泥氣這時已可感到。尼哥諾爾站起來，闔背塞住了出口，舉起了腳。籠一觸地他就跳出去，沿着那礦坑場的滑石道向工賬房什長那邊跑。

他邊跑邊聽到了自己那被指定的工作所在地。他並不順着平穩的坑道走，爲要縮短路程，他因而攀着爬着、跑着，他那皮製的褲腿滑過那通氣道、關着的傾斜坑和斜坡。他只怕空耗了可貴的時間。

——昨天晚上奧斯達勃那件幻想了一整年的事情發生了。他下工後，那戴鐵框眼鏡的白頭會計把月薪塞給他，於是他就跑到那高個子，細長頸的什長布德洛啓那裏，胆怯地問道

●什長 (foreman 小頭)

「米哥洛·尼哥洛維啓，一個人沒有朋友過得真難受，或許你肯和我同玩一次吧？」

什長搖搖那旋轉不定的細長頸子，摸摸那凸起的喉頭，嚴肅而沈着地回答

「親愛的，沒有時間。我忙得很，我不能夠同你去啦，朋友。」

「米哥洛·尼哥洛維啓，請吧。」奧斯達勃央求着，他想到一切幻想就要破滅時，不覺感到兩腳發冷。

「不，朋友，無論如何都不能夠。」

「我們去此不遠。」奧斯達勃放低聲音說，「我對任何上面都不愛省儉的，我化五個盧布，弄一些現成的東西燒酒、啤酒和一些可口的酒菜。」

「不，不能夠，要化很多時間。你看難道只要化半點鐘就夠了嗎？」

奧斯達勃覺得又有了希望，就又鼓着勇氣湊近什長耳邊輕輕說

「還爲何備有一點禮物呢，米哥洛·尼哥洛維啓。」

什長布德洛啓輕輕地推開粗工奧斯達勃，動了動喉頭，他那紅眼臉垂下來緊蓋住昏糊的眼睛，強作威嚴地說

『你看，一纏住了就擺脫不開的。雖說是不能夠，委實是不能夠，但有什麼辦法呢，只有去啦。不過你要知道，這全是爲你呀朋友。』什長環顧了一下說。『噢，你先走罷，我隨後就趕來。去把一切準備好。』

他們在亞剛浮梭夫酒館裏那把房間隔開來的棉布幕後面會見。

桌上許多酒瓶在模糊的發青。燒酒在白玻璃瓶上迷幻地波動。錫盤上有一些紅蝦展着蛛爪，好像要爬到那盛着鹹黃瓜、肉和鹽菜的盆上去似的。酒杯冒着白沫。屏風後面呻吟着巴洋琴。●油污的壁紙上有許多油蟲啾啾地在爬。

奧斯達勃截胸倒在桌上。他的頭發昏，這也許由於他從未見過這樣的盛筵，也許由於他要準備向什長開口的原故。

●巴洋琴 (Bayan) 是一種有六排琴鍵子的手風琴。

『不能馬上開口。』奧斯達勃考慮着『讓他喝醉了，高興起來時再對他說吧。』

酒泡從新又在酒杯上佛騰，燒酒閃着白光，什長的喉嚨格格地在響。奧斯達勃看定布德洛啓經的嘴巴。當他向杯裏吸了一口，伸出長舌頭在舐嘴唇時，奧斯達勃隨手拿了一片又在叉上的鹹黃瓜，很快的折了蝦鉗子，剝開紅蝦殼，於是就好吃那丟在牙上就會冷融的嫩蝦肉。他心裏在痛惜許多好酒菜却一次就要吃光。

什長夾動着頸骨，摸摸凸出的喉頭，醉了。他抱住了奧斯達勃的頭頸啜泣着說

『親愛的，你去請主人吩咐奏一曲「海鷗」吧。』

●在俄曲中有幾種海鷗曲此地所指的是

清晨迸發湖水紅

湖—海鷗飛也息

自由空閒她多得，

陽光耀映銀樣翼。

美麗海鷗何射擊，

她死競競蘆葦側。

無名獵人何玩弄

傷鳥不願潛山峽。

窈窕奇女若海鷗

寄寓湖上靜悄幽。

何來生人入她魂

幸福——命全獻呈。

幼年亡腔海鷗命

獵人戲弄毀無剩

一生青春永破碎，

無命無信無辛力。

奧斯達勃退開了。什長又把手伸向酒瓶，巴洋琴重又拉響了。它在說起話來，唱着迸發的清晨唱着海鷗。

布德洛啓經兩脚蹣跚着。流了一臉的眼淚，他也不把它揩掉。

奧斯達勃回來了，他已胆壯起來。他扶起布德洛啓經，當心地把他安置在一張几上，用桌布揩乾他的臉，接着就把一個緊包兒在他面前打開。

在光滑的紙上放着的，是那爛爛得像藏熟了的紅番茄似的波哈拉（Bokhara）絲織的頭巾。放在頭巾旁邊的，是一雙小孩的黃皮涼鞋，幾包烟捲和一些烟草。奧斯達勃輕輕地摸一下那絲披肩，想道：

『爲自己的嘉蘋娜藏了一年了，原想使她高興一下的。這雙涼鞋給我的古士馬是剛合式的罷。現在却要給別人了。爲什麼？』

他因爲心痛把眼睛閉了一會。隨後把禮物弄成一團，幾乎恰是對着什長那喉嚨投去。可是他却用親噫而又央求的聲音說道：

『米哥洛·尼哥洛維啓，這是送你的太太！孩子，請你收去罷。

布德洛啓經把這些禮物塞進口袋，哭着！

『可愛的，只要你懂得那是一個神聖的歌曲！』

『米哥洛·尼哥洛維啓』奧斯達勃口吃地說，『我想要一個職業。請你安插！我一生都會感謝你的！』

『我的親人呀！要職業嗎？可以的我的孩子，我替你安插替你安插。我爲你們心痛，爲你流了許多眼淚啦，何並不是第一個。』

『我想做個銑鐵工人，米哥洛……』

『一個銑鐵工人，可以的，我一切都能辦到。明天就把你轉工，我正爲你們心痛哩，可愛的！』

於是這個期待了很久的東西終於到來了。奧斯達勃按捺不住地要離開這酒店。他急於想跑出去找誰來訴說一下心裏的快樂。他叫着堂倌。



堂倌揮了揮桌布，像要趕走蒼蠅似地點着皮鞋尖跑了來。

奧斯達勃已經到了街上，想道

『該把盆上的殘肴帶了來才好，那夠我吃一天了。』

他抖擻着銅子跑進了工人宿舍，爬上了上層的床框，沒頭沒腦地蒙住了。他整夜沒有入睡，可是早晨汽笛遠未叫鳴以前他就跑到工廠去了。

天旱。

整天整晚從東方吹來乾燥的風。它把路上的塵埃趕起，把烏鴉羣帶來。鴉羣在亞淑夫荒原上翱翔，昏沈的慘叫。

天旱

烏鴉停在教堂頂的那些金十字架上，烏雲似地在鐘樓上飛旋，振拍着翅膀，發出那饑餓的求吃的聲音。

人們傍着鴉羣走。他們垂着頭用那蒼白的嘴唇輕吟着祈禱詞，慌忙的在畫十字。  
天早，

原是歌聲不絕的，快樂的亞奴夫的村莊中的夜晚，現在却是沉寂了。人們不敢點火。塵埃遮蓋了手風琴的琴廂。只有風是沒有停止過。它即在上晚上也在那死樣靜寂的街上狂吹吹得那乾燥得像火藥似的蘆葦和麥桿的屋簷噼噼作響。

人們畫着十字說

『上帝呀，把我們從火裏救出罷，否則，我們的房子就要和蠟燭似地燒着了啦。』

那在亞斯忒洛罕荒原 (Astrakhan Deserts) 上焚燒着的乾燥的風，吻着那已生長了鬚穗的青麥，點點滴滴地吸盡了它們的生命，晒死了麥根。那未開墾的土地也皺皺着臉伸長它那沒人跡躑踏過的胸膛，破裂了，那些和傷痕般的乾隙在打饑餓的呵欠。有一種恐怖落到了地球上，落到了人和鳥身上。

亞奴夫的小鄉村、農莊、村落都被禁錮着，怒髮衝冠了！

季候工人尼哥諾爾的家庭變成一貧如洗。他們只是偶爾地做了一時的僱農。可是現在因爲每一小塊麵包，每一個爛洋山芋都要較量，僱農已沒有人需要。老婆來信說，不願在那可咒咀的鄉下直脚。叫他就準備會面罷。

尼哥諾爾下工回來時，有人給他一個灰色的信封。他兩手發抖了，他知道有些  
不妙。

他不及洗臉就跑到燈前，坐在那儿上帶着恐怖心拆開信封。原來今天整天他在煤坑中都不順利並不是無因的。他碰到一塊很堅硬的礦層，他的筋都要折斷了，却只掘了十五車箱的煤。他整天做工心都是悸跳，原來也不是無因的。看，不是它來了，厄運臨到他的頭上來了。

木工(Tim berman) ● 特魯希哥怎樣跑到他面前來，他也不曾覺察到。特魯希哥把一隻手攔在他的肩上面。

●這是礦山中做棟柱以拄防礦穴的工人，在中文中找不到恰當的名詞可譯，只好譯成木工。

『你爲什麼傷心呢？祖父今天煤掘得太少嗎？老人家，你不要趕死罷！』

奧斯達勃下工回來後，曾走近尼哥諾爾好幾次，到現在他從未再看見父親像那十五年前還住在鄉下死了一隻牛——是尼哥諾爾一生所弄到手的唯一的牲口，——時所看見的那樣那時爲痛苦所磨折的，紅頭髮的尼哥諾爾倒在地上嚎啕大哭着，他對那些跑近來的鄰居也不害羞，他在地上打滾，用手指抓着泥土。

末後尼哥諾爾抬起頭來懊喪絕望地哭道：

『現在水生永世再也弄不到一隻牛了呀！』

以後尼哥諾爾就沒有哭過。

現在正像那時一樣他讀了不幸的來信以後，他仰起頭，發紅的眼睛凝視着閃爍的油燈輕輕的自言自語道：

『這就是說，我一生的命運都註定要掘煤，却不能經營稼穡。』

尼哥諾爾站起來他的老骨頭索索歷歷地響。他把鬍子緊握在兩隻手掌內，像要把

它絞出水來似的，他從齒縫裏迸出聲音來道：

『沒有什麼！』

他轉向奧斯達勃問道：

『錢——拿到了嗎？』接着低聲說：『我們的人馬上都要來了，有信寄來。一個小錢都該看重。』

奧斯達勃被這消息所震驚，他來不及想好怎樣辯解的話就說了出來：

『拿——到了。』他故意爬上了上層床框，他在那上面瞎找了好久，翻抖着粗布和枕頭，不知怎的還敲着木板。

可是在聖母像下面那角落裏却充溢着『達蓮嘉』(Talyanka) ● 用全首在拉的伊匹的琴聲。有一些不合調的醉聲在那裏和唱，酒瓶在響，吧啦啦音嘉 (Balalaika) ●

● 達蓮嘉是俄國舊式手風琴。

● 吧啦啦音嘉是一種和琵琶相似的琴。

的琴弦在哭泣。

尼哥諾爾最後把忍耐心都失掉了。他也爬上床框幫着兒子去找。忽被他看出了奧斯達勃的指甲怎樣在那床板上不當意地敲着，在那姆指與食指中間的脈管怎樣澎漲起來。尼哥諾爾警惕地一把捉住奧斯達勃一隻臂膀的肘腕，把它捉得緊緊的，他感到全身發冷的問道

『錢化在那裏去了，壞東西？』

他感到狂醉似的忿怒要衝出喉管，他的心受着一種病態的歡愉的打擊終於被他找到了可以發洩一切痛苦和憤恨的人了！

奧斯達勃忘掉自己已是二十五歲的人了，他用手掌遮着鼻子。他試想為自己辯解

『爸爸我對上帝發誓。我把錢放在枕頭下面。委實是偷走了。』

尼哥諾爾不把手肘放鬆。在那上面的袖子都被撕破了。他抓住奧斯達勃的領口，靈活地跳下床框來把兒子拉在地板上，用膝蓋壓住兒子的胸脯，他再問一次

『錢在那裏？』

『偷走了，真的偷走了，爸爸！……』

於是紅頭髮的尼哥諾爾就揮動着拳頭。被拷問的奧斯達勃像牡牛在屠場似地哀號着。這聲音壓倒了達達嘉的悲聲和哀歌。

那些酒醉的坑工和五金工人把他們父子緊緊圍了一個圈子，嘻開嘴巴露出牙齒

嘲笑說

『朋友們，你們看啦，紅頭髮的尼哥諾爾醉了！』

『老伯伯，捶在他的牙齒上。捶在牙齒上老伯伯，那他就不會亂叫了！』

『奧斯達勃，把他那紅後頸蹴一脚，把他拋過了你的頭，咳，這沒用的傢伙！』

『把他們拖開，爲什麼你們要凌使他們和狗一樣打架呢！』一種孤單的聲音，那似乎是從後幾排發出來的，這聲音隨即爲那周圍的嘈雜聲所淹沒。

尼哥諾爾屏着呼吸俯身向那輕喊着的兒子又問一次

『錢在那裏』

奧斯達勃舐舐腫嘴唇，提一提衣領說

『請了什長，因他，會給我職業。』

尼哥諾爾被這話怔住了。他把這奇怪的話重複着

『職業，職業』他悄悄地說，而且他越來越俯近兒子。奧斯達勃在父親的從新發光的大眼睛中看見了自己的影子，而忘記了痛。

但尼哥諾爾已經扶起兒子的頭，用他的多疤的手掌摸着他的頭髮，而且迷亂，慚愧

地說

『早這樣說就好了。你這傻子，你這笨頭顱。』



## 第二章

他們來的時候尼哥諾爾和奧斯達勃還在做工。有人把他們男人睡的床位告訴了他們。

他們是在那裝着他們全部家產的包裹上，直坐到天黑。他們不和誰說話，也不脫衣服。●異眼睛的嘉蘋娜稍微動了動又粗又紅的嘴唇，想着和奧斯達勃會面。她偷看一下男人的床舖，想猜出他會在信中對她說過的那些贈品收藏的所在。

白頭的馬麗娜輕輕地在包裹上搖擺。她用王桂色的手掌托着頭在，想那擺在面前的新生活。那從未斷念的不能實現的幻想苦惱着她。四十年來馬麗娜只是幻想着能有

●從外面止房內因房內溫暖，所以一般人總把外衣脫掉但他們才從鄉下來非常拘束所以沒有脫外衣。

自己的小農莊，夢想着冬天的晚上能在攪乳器裏，從那餵得好好的肥牛的飽乳上榨取着牛奶。

馬麗娜痛苦得閉了眼睛，看她似乎在打盹一樣。

只有那大眼瘦黑的孩子，古士馬是快樂的。他在工人宿舍裏跑來跑去，在空床上鑽爬。有人給他一塊麵包。他把它拿給母親和祖母，分得了麵包重又跑到遠遠的一端去。被等候得很久的她們的男人回來時，已經是深夜。奧斯達勃敷衍地擁抱一下母親，他就跑向老婆去，他把她的頭巾拉下。於是那長而濃厚的頭髮就散了開來。她笑了，搖了搖頭，讓那黑油油的絡髮又馴垂在她的肩上。一分鐘後，嘉蘋娜就已訴說着鄉下的消息。

尼哥諾爾嘴唇閉得緊緊的慢慢地踱向床框。他點一點頭回答他家屬的問候。就去接待那向他衝上前來的古士馬，他把他抱起來，用鬍子觸痒他的面孔，並把滿着煤灰的手塗抹他。小孩子笑了。但祖父却用陰鬱回答他。嘉蘋娜揩去快樂的眼淚。奧斯達勃因為感到愜意打着鼾。只有一個馬麗娜動了動那無血而褪色的唇角，仍和以前一樣地

搖擺着，悲傷地哭得像淚人似的。

祖父洗了煤灰，坐在老婆傍邊，小心地把拳頭放在她的膝上，勉強露出歡容說

『噢，老貨，這樣子，我們的出路就是開始來過新生活』

馬麗娜靠在尼哥諾爾的肩上，輕輕的顫抖着。

祖父用布幕在工人宿舍的角落把自己和家屬從別人的床框隔開來。天一亮

尼哥諾爾和奧斯達勃就去上工了。全宿舍的人都把外褲、襯衫拿給她們婆媳兩個洗她們洗着、擦着，彎着腰幻想着將來。

幾晚上兩對子很久都沒有入睡，只是切切地私談着。

奧斯達勃睜大眼睛把一隻手墊在頭下，他告訴嘉賓娜當他成爲工頭時，將有怎樣的生活擺在他們的前面。年青的女人却在被下動了動她那溫暖的腿，嘆了一口氣

兩個老人在想的是當前的。

『這裏很窒悶，既沒有空氣，也沒有地方可以走動。』尼哥諾爾說。

馬麗娜沉思地補足說。

『雖是有一間小茅屋也好。』

『但那裏來的錢呢？』這位清醒的坑工發怒地打斷說。

『錢也許東家會幫忙吧。』

『東家。』

過了幾天他們四個人便都到東家的辦公室，他們蹣手蹣腳地費了好一會才把他們後面的門關上。尼哥諾爾認真地把東家桌上的灰塵揩去，他無緣無故地摸着帽上的羊毛，而且把那在獨身漢宿舍的布幕後面那個隔開了的角落裏，幾月來每天晚上想好了的願望的話說出來。

『卡爾·法郎采維啓，我們全家都到你這裏來了。我忠心勤謹的替你做工，所以我很誠懇地向你求一點房子，就是小茅屋也好。我想和老婆兒子、孫子都同住到你的礦山上來。』

卡爾·法郎采維啓欣然的鼓起那和刷子一般的鬍子。從他的大鼻孔裏噴出香馥的煙氣，笑嘻嘻地迷細着他那紅眼睛溫和地答道

『沒有房子地少，人多。』他本想再加上幾句，但忽轉念又停住等待着。

『沒有房子！』坑工尼哥諾爾聽到，然而覺得在這個德國人的聲音中聽來似乎還好向他請求一下，那也許他就會答應了吧，這對他不值得什麼，但對尼哥諾爾和他的家屬却是終生的快樂

惡心衝上尼哥諾爾的咽喉，他回憶起饑餓的亞叔夫來，他不覺有些搖幌不定，本打算跪在德國人的前面，然而他已爬伏在紅色的辦公室那光滑的木地板上哀求道

『卡爾·法郎采維啓，只要一間小房子，只有一些石塊也好！』

勃魯德。走到那長而闊地展伏着的尼哥諾爾前面，把他扶了起來呵責地說

◎勃魯德是卡爾·法郎采維啓的姓，卡爾是本名，法郎采維啓是父名。

『怎樣一個俄國的乞丐呀呵，我是心腸有的，我幫忙你一定。』●

尼哥諾爾從東家那裏得到許可，他得在爛谷(Botten Gully)佔一小塊土地，得在那裏造一個小土屋。

赤髮的尼哥諾爾沿着村邊，擺着闊肩一直走，驕傲地抬着頭。他沿着谷的陡坡走，頭影落在谷底。他的手緊緊的握着一把利鋤，無壓地向前踏着大邁步。他只管望着前面望着那塊肥沃的土地。他的心中開出了快樂的花朵。

跟在他後面的奧斯達勃，拿着一柄闊口的丁字斧，彎着背的馬麗娜背負着一包東西，和拿着一個盛了一些發霉的甘藍菜的黃土罐，跟在後面的還有她的媳婦。

爛谷——就是位置在一條市鎮的長街的終點那座小山的處所。在那山頂廣布着一些法比的居留地主工廠的總經理工程師礦山的管理人、礦工的工頭和技師們的公

●因為勃魯德是德國人，他把俄文中的「有」和「幫忙」兩個動詞說錯了。在中文中却傳達不出來，不得已只能顛倒一下以表其意。

館和花園。

在這公館區域的一些通路，因有陽光的清新和明朗，故名之爲深藍路。

靠近這個區域的是那些賬房和高級僱員們的住宅的通路。再低一層的山坡上則是住着那些事務員和店員們。再下去，即在那谷旁邊，住在那些格子門和粗布窗簾裏面的，那是這居留地的最早的居民——煤礦中的機械工人和什長。尼哥諾爾來得太遲，在這市鎮上已沒有他的駐脚地。

勃魯德這個德國人是個聰明而胸有成竹的東家。他帶了一點點資本跑到俄國來。買了一塊不很大的礦山，在那裏的煤是用馬力盤上來的。這個小礦山是在坑（The Pit）村的盡頭處。即是人們叫它爛坑（Botten Pit）的。後來又把那些倒垃圾的爛谷也弄在勃魯德的手上了。可是不到幾年，這個小村就變成了城市，而小工廠也變成了在俄國最大的工廠。礦山擴展出去，又開了些新的，這時候德國人那個小礦山也已成爲一個最大的礦山，直推展到城市旁邊來，推展到爛谷的旁邊來了。勃魯德再沒有向外擴展

的餘地，到處都被佔據了。到處都住滿了人。空着的，只有那塊爛泥的地方。

德國人想佔有爛谷。可是這時恰好尼哥諾爾來了，因此東家就爽氣地給他一點施與一塊土地，和幾十塊薄板。

這是個死滅的地方。但赤髮的坑工尼哥諾爾却沿着谷岸走着，他不低頭也不退縮。他擇到一塊向陽的土地，用腳量了二十平方俄尺，他不肯把愁心炮滅就虔誠地向東走了幾步，脫了亂的羊皮帽，他把老婆，奧斯達勃，媳婦都推跪下去，他自己也一樣。於是四張張煖嘴唇狠狠地吻着土地，親愛地低語道：

『主呵，凡佑我們罷！』

他們並不感到污泥的火熱和爛物的臭氣就開始掘起小土屋來。

不做工的只有尼哥諾爾的瘦弱的孫子——五歲的古士馬。他高興，因為終於又把他放到空場中來了。以前那許多日子，他整天都坐在工人宿舍裏，在那滿是灰塵的窗上看見的，只有一個高邱，有一些煤車在那上面飛跑。



但現在他却是有這樣的空場啦！古十馬在谷旁東跑西跳他留到了谷底，而且在那裏即在熱天也都使他感到很冷。

太陽在這裏是羞答答地窺探着。

古十馬在找尋歸路。他到底不願意在此地玩耍。他請求祖母回到宿舍去。然而祖母却忙得沒有工夫看他一眼。

無聊啦。古十馬爬到祖父前面問道

『祖父，你爲那個掘這樣大一個墳呀？』

尼哥諾爾陡的丟開鋤頭，站直身子，用石一樣堅硬的子指打在孫子的嘴上，藏斂着恐懼心叱喝道

『不要多嘴，狗東西！』

尼哥諾爾睡也不睡，他只管掘着掘着彷彿要從死滅裏救出的光景。晚上他們沒有離開爛谷，燒起火堆，烘煖了又從新掘着。

誰也不埋怨。

祖父有時把古士馬抱在膝上，用鬍子觸痒他的兩頰而且想把自己那隱秘的想頭分給他道

『噯，古希嘉 (Kushka) ●我們很快就要住進新房子了！』

『我不願意，祖父。這裏臭得很。』

尼哥諾爾把孫子推下膝去。皺眉怒眼地看着那跑開他的古士馬想道

『長成一個野東西了，連走路也不像我們的，唉，看他是什麼一種走法呀！應該把他管教起來才好！』

離尼哥諾爾不遠就是鐵道。那裏不分日夜都有紅車箱轟轟地開過。新兵的尤頭伸出車門來東眺西望。他們是開到遠東去打日本人的。

小車站上不分日夜都充滿着悲聲送兒子的母親們在痛哭，妻子們在啜泣，孩子們

●這是對古士馬親整的稱呼。

在嗚咽

工人在工廠裏騷擾。軋鐵間、管子間都罷了工，鎔爐間也跟着他們做。尼哥諾爾什的那個宿舍中不知有日，也不知有夜。

可是赤髮的祖父却依然照舊，汽笛沒有停叫，他已跑到礦山去了。他第一個下去，第一個從什長那裏拿到工作單子。他所想的是小土屋，他把什長拉在一邊要求道：

『嘉弗理爾·嘉弗理拉洛啓，請你幫幫忙給我一塊疏軟一點的地方去擲罷，我不會忘記你的。』

什長猶豫地動了動腳，聳聳肩，虛偽地說道：

『你<sup>知道</sup>這是不允許的卡爾·法郎采維啓對於這種徇私的行爲是要處罰的，但可以給你到十五號去掘。不過你要知道，那裏還沒有把挂防弄得很好。』

『那不要緊，我自己挂去，連滑車手都可以不用。』尼哥諾爾高興地說。他不知道當前一晚上被派到十五號去的礦工哥華兒跑回工賬房報告說

『什長那裏不能工作，礦蓋的一種聲音使我感到有崩潰的危險，而且煤土時常倒下來。應該加緊拄防才好。』

『別人都在那裏做過工，只有你不能做嗎？』

『不，什長，就是開除我，我也不能到十五號去做。』

『好，那就回家去吧，我們不要你這樣的懶人。』

『爲什麼要這樣嚴格哩？我是對的啦……』

『夠了！』什長發火了。『喂！』他向那些默默站在周圍等待工作單的礦工們說

『你們誰願到十五號去做！』

礦工們都緊蹙着眉頭別轉頭去。沒有幾天以前在十五號有千蒲特●重的礦層倒了下來，壓死了一個礦工勃羅弗金。把他掘出來時，他的口是張開的，咬斷了一條舌頭。

……找不着一個願到十五號去的人，可是尼哥諾爾却沒有一點猶豫就到那裏去

●一蒲特等於十六磅。

了。他知道那裏的蓋頂不好，但是他女慰自己說

『不過因此煤就和泥一樣簡直自己會散下來呢，崩潰只要自己不打盹，那怕什麼。我知道要崩潰，我就可以跑的。』

「這場口角有了好結束使什長高興，他打電話給主子說，礦山上最好的一個礦工到十五號去做工了。那些礦丁都互相傳說着搖着頭道

『青頭髮的尼哥諾爾到十五號去了！』

『貪婪的老鬼！』

『會壓死的！』

他想喝一點水，牙上滿是灰塵，喉中感着窒塞。水離得很遠，來去要化半點鐘，時間可惜。於是尼哥諾爾就爬在那潮濕的牆上，用乾燥的嘴唇去舐那苦得像火藥氣味的水滴。

風在門外通氣機那裏呼嘯怒號，隔壁煤堆上有許多田鼠在嚙那爛木頭，眼淚一樣的響水珠敲打在煤岩上。

尼哥諾爾掘好了一堆煤，就沿着礦中的長坑道用一個狹窄滑車把煤拉出。他把一條帆布曳帶沿肩經過胸脯披着，布帶繫牢一根粗索，索的另一頭套在滑車的鉤上。

他拉着六—蒲特重的滑車膝行着。曳帶在他頸上輪扣成一個紅圈，玻璃一樣鋒利的煤塊割開了他的手。

尼哥諾爾忍耐着。他覺得沒有車夫能夠自己來做反而高興，因為這樣一天就能額外多賺四十個哥比。他想的是他的小土屋。

頭一次的星光在打木機的鐵樑杆上出來張望時，昇降機上的籠子才把尼哥諾爾拉上地面來。

他有什麼地方也不駐脚，就匆匆地跑到了爛谷去。他的女人和田鼠一樣也已在那裏挖了一整天的泥。尼哥諾爾急忙措了一把臉，呷了幾口麵包，重又掘了起來。

他挖了一個不十分大的泥洞，把土倒在裏面，拿了扁担挑了兩個鐵桶跑到他邊去，他把水挑來倒在泥洞裏，然後他把褲腳捲到了那生着許多赤絨毛的膝蓋上，開始在踏

泥，準備着做土磚頭。他在泥醬中踐踏着，踏碎泥塊，他在估量着做一頭堅固的門框要用多少泥磚。

晚飯時，他看了看那傍晚的亮星光向兒子說道

『竹應該迴避那班暴徒才好，奧斯達勃，竹是有了兒子的人，而且你的嘉蘋娜我看又有了身孕了。』

奧斯達勃在汽笛沒有叫前就跑到鎔礦爐旁邊去。他極力想使工頭和工程師對他加以注意。他找到了什長布德各啓經，就和他握手道好。他望着什長的眼睛說道

『你好嗎，米哥洛·尼哥各維啓求上帝保佑竹健康吧！』

他輕快地在鑄鐵工場上奔跑着，人們都叫他『錐子』(Bolt)。奧斯達勃當銑鐵工人還沒好久，工頭就已歡喜他，因他是一個非常茁壯的青年，他打開着領口，一個人能翻轉一大堆牛鐵，這平常本來要幾個人才能弄得動的。因此他就被升為冶工的助手。

那沒有牙齒的冶工大家都叫他嘉爾普士的，丟了搗鐵棒，拉下工手套，自己跑到奧斯達勃的面前，伸出一隻熟手略帶微笑說

『你好啦，好傢伙，你好啦！』他毫無道理地摸了摸奧斯達勃的臂膀搗一搗他的胸膛。『喂，你是和石塊一樣的青年，有鐵一樣的筋肉可惜要把你吃掉，要咬了你呢，須要小心啦！明天是休息日，到我那角落來喝一杯茶吧。』

可是布德洛啓經一等奧斯達勃晚上下了工，也來向他伸手問道

『高升了，親愛的，你的成功很使我高興。只要我一臂之助，你就跑上天去了，可愛的，很好，很好！』於是在等待丁文，把奧斯達勃的短衫上的紐子扣上。

奧斯達勃一聲不響，他猜想不到於是布德洛啓經就直捷了當地說。

『親愛的，今天我能和你一同去走走啦。』

『沒有錢，米哥洛』

布德洛啓經聳聳肩說



『噢，那有什麼親愛的，那有什麼，沒有就沒有了。那明天就把你弄回做銑鐵工人好  
啦。』

『米哥洛·米哥洛維啓！』

那晚上他們又在那粗布幕的酒館裏了。『海鷗曲』在慟哭。布德洛啓經倒在奧斯達勃的懷上哭泣。紙壁上有許多仙蟲索索地在爬，一些大鉗蝦可怕的凸着白眼睛，殭在盆子上。

奧斯達勃喝着酒，他絕望地自怨自艾着，一個蒼蠅停在他的頰上。他把它趕走。它飛了去重又飛回老地方來搔着。他氣忿地拉着桌布邊來遮臉孔，但是把它拉得太起勁了：桌上的杯盆都噹噹地打碎在地上。奧斯達勃更加氣忿了。他就提起拳頭打盆子。碎片和燒焦的餅乾似地迸散。布德洛啓經出驚地抱住奧斯達勃說

『可愛的，靜一點，靜一點啦！我音樂都聽不到呢！』

奧斯達勃看着布德洛啓經那凸起的喉頭，默不作聲地一拳打在他的喉嚨上。

『要打要打架嗎？要打自己的上司嗎？』布德洛啓經大叫道：『你打，親愛的，你踏吧，因為我把你看牛的抬舉成人了！你打，你打狗東西！』

奧斯達勃搖擺着。他忽清醒過來想道：『我幹出了什麼啦！』他扶着桌子，椅子和門，踉踉跄跄地跑到了街上。風把他的頭髮吹起，把上衫的領口飄打着那發熱的胸脯，趕跑了醉瘋。

奧斯達勃慢吞吞地走着，他靠在一道圍牆上，絕望地低語道：

『現在怎麼辦呢？我要被趕走，我定要被趕走啦！』

他徬徨到快要天亮。當那比利時人的森林後面有一縷淡青色透露出來時，他就跑到了布德洛啓經的家門口去。

他只用一個手指甲，胆怯地敲了敲百葉窗。他聽到一種含糊的聲音：

『那裏是誰呀？』

奧斯達勃默不作聲，不知道要怎樣開口。

『那裏是誰呀？』一種驚疑的聲音重複着問。

『米哥洛·米哥洛維啓，我 很對不起，我是喝醉——』

百葉窗裏面寂然了。過一會才聽到一種不信任的聲音說道：

『早上再說，早上再說。』

那天早上嘉爾普十走過奧斯達勃的床前，聽到女人的哭聲和抱怨。奧斯達勃併疊着兩腳坐在床板上，把頭埋在膝蓋上。嘉爾普推了推他的肩膀。

奧斯達勃抬起頭來。他正想把自己的悲哀和痛苦向人訴說一丁。因此他把一切都對嘉爾普十說了出來。嘉爾普十靜聽着然後嘆了口氣說：

『唉，朋友，難道只有你一個嗎？每個新來的人都受這樣受人敲詐擺佈的。』

過了三天，不聲不響地果然把奧斯達勃調回銑鐵工人那裏去。他跑去見經理，可是那邊沒人理睬他。

『兄弟們，這是什麼意思呀？』奧斯達勃怨忿地說道。

冶工嘉爾普十跑來屈着身子說

『朋友，這就是說，他們已開始來咬你啦！』

這個人就這樣開始來叩探奧斯達勃的心，不管你許可與否就跑進他的思想，鑽進他的生命中來了。

當軋鐵間罷了工，從那裏派來代表要求銑鐵工人也拋開工作時，嘉爾普士首先就跑到奧斯達勃的面前命令說

『把工丟了快！』然後他又跑到模型工人滾鐵工人瓦斯工人那裏去。

『把工丟了？』奧斯達勃想道。『那末我的古士馬怎麼辦呢？我的嘉爾普吃什麼呢？不，我不能把工丟了的。』

，嘉爾普十跑回來，硬把他的撬鐵棒丟開，執了他的手把他拉到正在增多起來的銑鐵工人的堆中去。

他們擠得緊緊地一堆堆沿着工廠走去，不唱歌，也不叫喊。他們跑到了工人宿舍來。

在這裏嘉爾普士把所有住在宿舍裏的人都聚集在自己的周圍高喊道：

『我們罷工，同志們，我們罷工呀！他們沒有把我們當人看待時，沒有把我們像奧斯達勃一樣從頭顱吃起的那種行為停止時，我們不要去上工啦！』

尼哥諾爾和患寒熱病似地慌忙想把小土屋弄好，他已有好幾夜沒有睡了。但天一亮他從新又跑到煤坑的黑夜中去。

疲倦似乎不會跑到赤髮的尼哥諾爾身上來的。他不抱怨，也不嘆息。他已是習慣了。他記得他的一生都是這樣的。在故鄉他也以力士出名。

尼哥諾爾要求什長給他在十五號做完工。他從來也沒有掘到過這樣鬆軟的煤層。只要稍為一敲煤砢和沙一般散了下來，弄得馬夫都沒有把空煤車趕得及。

尼哥諾爾做了一工，就把煤坑增長了好幾個米突。挂防得很少。當煤自己都會那樣落在手上來的時候，他不捨得把時間空化在附帶的工作上。尼哥諾爾趕着，慌着。什長跑

來站得遠遠的看了看煤坑，他不敢深入裏面去。向尼哥諾爾喊道：

『祖父那裏你應當挂防才好呢。』於是他那礦燈的微光閃閃地就跑入黑暗中。

爲要逃避人家的眼睛，尼哥諾爾就支上幾根柱子，然而那是太小了。那晚已要下工時，那礦山早就擔憂期待着的事情果然發生了。

馬夫趕了一排煤車以後正在那裏卸馬時，就聽見了木頭的破裂聲。這聲音開始是緩慢的，但接着就劈劈拍拍的快得像機關鎗的射擊聲一樣。馬夫猜到那是挂防着的架子被壓斷了。

人和馬來不及跑上幾步，他們就被風打倒了。而且恰當馬夫跌倒時就聽見那方髮的坑工被崩裂聲壓抑住的慘叫聲。

過了兩天，把尼哥諾爾掘了出來，把他捲在帆布裏，抬到上面來。把他放在那一堆發着一種樹脂和樹木氣味的新木板上。

尼哥諾爾躺着，他那緊結着的鬍子朝着天。他的鬍子像用壞的蓬亂污穢的掃帚尖一樣。赤裸的胸肺發着青腫。在胸肺那濃長的毫毛上散滿着濕煤塵。他消瘦了的手上那鈎曲的手指緊握着褲子。

周圍站滿了坑工。礦山的外科醫生助手趕開他們喊道

『不要遮住陽光，走開！人會喝藥，沒有什麼危險的。散開去，給他喘一口氣吧，我是對誰說的！』

坑工們不願意地退開去。可是老馬麗娜却握住頭巾的一端，跛着一隻腳，從工人宿舍裏一拐一拐地跑了來。

尼哥諾爾蘇醒過來，連呻吟也不呻吟。他欠起身來疲乏地擦着腰部。他坐了一會，咳嗽着把痰唾在板上，他蒼白而又消瘦，癩着兩頰，眼睛深陷，只有一束火紅的鬍子仍和以前一樣。

那醫生助手把一杯牛奶敲着他的牙骨，尼哥諾爾貪婪地吞着，掀動着肩胛骨。然後

他推開醫牛助手的手站了起來並不搖擺地走着，他輕輕喚老婆道

「我們走吧，馬麗娜！」

坑丁們退了開去，他們默默地出驚地看着他的背影。過了好一會，才有一個人敢說

「哦，是人啦！」

尼哥諾爾到了宿舍時，那些罷工的工人全都圍上來。

尼哥諾爾倒在床框上，吶嘔地咳嗽着，在他的喉嚨中有一種溼東西在沸騰。他用手

掌掩住嘴唇，困苦地喘息着。

嘉爾善小心翼翼地走近尼哥諾爾，從那件披有赤裸的肩上的短衫上取下一縷鮑屑，

用牙齒咬它，吐了一口說

「你們看，東家弄得人家怎樣啦！」

尼哥諾爾在床上癢掣了一下，把那短衫的衣襟握得更緊。

「且他自己貪心的緣故，却與東家無干！」有人在後面啞叫。



『可是他爲什麼貪心呢？你不說了，那就不要開口。』

尼哥諾爾欠起身來說

『好人們，你們不要吵吧，我要休息一下。』

勞爾普十不任口地說

『噫，尼哥諾爾老祖宗，你是閉着眼睛過活啦！看你造的那個小土屋，不知你能不能

住在那裏去呢？』

『噫，你！』尼哥諾爾暴跳起來，惡狠狠地揮着拳頭。

等不到他打雷，門已吵開了。在門限上那閃爍着銀色<sup>●</sup>動着鬍子的警察長和三個市警就跑了進來。陪他們來的是布德洛啓經。

他們洋洋得意地走過整個宿舍。布德洛啓經不把時間蹉過就開口說道

『玩吧，親愛的？玩吧，休息吧，這對於你們的身體簡直和黃金一樣有益處，是啦！』

●即指銀章或銀扣子之類。

但是工廠怎樣，鎔礦爐怎樣辦呢？唉，我問你們，怎樣辦？」

布德洛啓經全身震顫着說

「喂，親愛的！我是那可尊敬的比利士東家派來問你們你們究竟去不去上工？」

「不，我們不去。」嘉爾普士回答。

「什麼？親愛的，你不能爲大家担保呀。喂，你，銑鐵工人奧斯達勃，你明早上去上工，我們就升你做冶工的幫手。」

「你收買嗎？奧斯達勃也是不會去的。」

尼哥諾爾驚愕的爬起來。

「你今天爲什麼不去上工？」他轉向奧斯達勃威嚇說。「你罷工嗎？和那班暴徒打成一塊嗎？」他俯到床框下面去，拉出一件奧斯達勃的油光光的工衣來，丟在他的腳上，命令說「穿起來，快走！」他咳嗽起來，於是又躺下去。

嘉爾普士用腳把工衣踢回床框下說

『他不會離開此地一步，尼哥諾爾祖父他無論什麼地方也不去。』他又回頭向布德洛啓說『誰都不會去上工。』

布德洛啓對那兩個靜坐着的警察看了一眼。對他們微微點了點頭他就向嘉爾普進攻

『你做什麼暴動嗎？把人家教壞嗎？』

『不要動我。』嘉爾普解開領口，鎮靜地請求着。『不要動我，我好告訴你。』

『不，你要負責任，親愛的，我們問你，却是要剝你的皮問你的。』他就去擒嘉爾普的咽喉。

嘉爾普用手肘當心地把他一推他幌了幾幌就倒下去。礦工哥華爾乘勢一蹲，隨後他把背脊一聳，於是布德洛啓就從他的身上摔過去，兩隻皮靴踵叮地打在那床框上。布德洛啓就哭了一聲就倒在嘉爾普的脚下

尼哥諾爾激怒地喊道

『你們幹什麼呀？該死的東西！』

那個鬍子很多的客人慢吞吞地站起來。布德洛啓經陡地跳起，用手指搗一搗嘉爾

普士喊：

『把這暴徒網起來，到那邊好好的收拾他。』

察署長向普士走去。醉熏熏的木工朴勃含克却攔住他說：

『請退開吧老爺！』

剛面的人都笑了。察署長的鼻子發出青火。他敲着靴踵，嫌惡地喝道：

『滾開，酒鬼！』他衝向嘉爾普士前去命令道：『把他抓住！』

大家把他放在當中。他一到人圈中時，坑工哥車爾就在他那肩背上一搗。許多手伸了出來，於是這個矮輕的警官就和皮球一樣地跳來滾去。

但這時那大門突然廠開了一扇，那騎在馬上的哥薩克騎兵中隊的最允一騎就衝進了丁人宿舍。一頂青紅兩色的帽子故意歪歪地戴在他的捲髮上。他衝過來他的鞭純

熟地抽在杜勃念克的後頸和額上。這木工號叫着，彎着身遮住了眼睛。哥薩克的鞭子又橫抽他的喉嚨，抽他的手指骨，可是當杜勃念克把手指在空中抖動時，他就叱咤着抽他的眼睛。

杜勃念克屈了膝，輕輕地倒在地板上。那吐沫的馬用腳踏踏他。馬突然躍起後脚，因為當它亂踏亂衝人羣時，那朽爛的地板被它踏陷下去了。

跟着那最先的哥薩克衝進來的還有好一些。

在窗子下面還可以看見另外那許多哥薩克的紅帽帶在閃動，矛子在耀幌，馬在噴嘶。

尼哥諾爾過了很久才恢復健康，可是第二天早上他就上工去了。青傷和紅腫刺痛着他的筋肉，可是他並不抱怨這腫痛。那小土屋只有休自日去造了。當小土屋的屋頂最後一點沒有弄光滑，在爛谷岸上十俄尺廣大的空場還沒有削平時，他決不把一個禮拜天空放過去。

尼哥諾爾踏着大步，在小土屋前面慢慢地來回地走着，他在欣賞着那正在擴大起來的私產。

他默默地輕輕的走進小土屋，小土屋裏還是潮溼的，窗戶釘閉着，又黑暗又寒冷。

古十馬哭道

『媽，冷啦！』

剛父對孩子斜飄了一眼，想道

『這是個酸溜溜的孩子，不是我們的種！』

頭一批居民就是這樣移到爛谷去的。

不久，在地瘠地上就再找不到一塊空地了。住到這裏來的有從工人宿舍搬來的礦工，有比利時公司的五金工人，市場上的叫化子偷兒土娼，一句話，凡是在城裏找不到位子的人都搬到這裏來了。

在那，所有亞鉛屋蓋的磚造的哨房裏駐了警察派出所。爛谷的後面建造了哥薩

克營房連亞剛和梭夫也把自己的『娛樂館』(Consolation)搬到爛谷來了。

因為移到這裏來的全是些下流人，因為在這裏的小十屏也很像些狗窩。所以這地方就得到狗村(Dog Kennels)的綽號。

## 第二章

祖父尼哥諾爾還是老在礦坑中當坑工，他一個人能出三個礦工的煤，可是在他造好小土屋以後，爲他所幻想的那美滿的生活却總是不到來。

可是尼哥諾爾並沒有把信念失掉，他還是等待着。

他做一天工能賺一個盧布七十個哥比。他手頭稍爲有點寬裕起來。現在他有了小土屋，而且他已經睡在木床上，却不再顧那床框了。也不再嚼那發霉的甘藍菜。他已有那洋山芋和鯽魚吃了。

祖父的宗族也漸漸繁殖起來，在我們當中那最大的古士馬，他已有二十歲。我是其中最小的一個，我還不懂得狗村這名字是一種罵人的話。

我們在狗村上比其餘一切人都要過活得好。祖父是坑工，父親是鑄爐的冶工人哥



是在軋鐵間當上油工姊華而嘉是鑄鐵的模型工，我和妮而方則在工廠的斜坡上拾廢鐵片，而父親却把它們拿去出賣。我們差不多從來吃不完麵包。

我拿了一塊麵包跑到谷底下去，看見那些同伴們的眼光羨慕地注視着我。他們就不再在污流中吵鬧，都來環坐在我的周圍，他們貪婪地看着我的嘴巴，我分派給他們每人一小片，於是我們就都默默的吃着。因此我的同伴們從不會打過我。

他們之所以不打我的原因也因為有祖父的緣故。全狗村的人都敬重我的祖父。全狗村的人羨慕尼哥諾爾的力氣崇拜他的溫飽。

祖父總是那樣挺直着胸脯在狗村上行止。那些小土屋只有他膝踝那末高。

差不多全狗村的人都要到我們這小土屋來。他們帶着他們的痛苦或快活來找祖父。不管洗禮也好或是送葬也好他們都長來請尼哥諾爾。在這兩種情形之下人們一樣的痛飲着，一樣的笑著或哭着。可是祖父給每個人都能找到一種撫愛和力量。

得到工錢的日子特別不安靜。狗村玩耍着，有一二小時中就一切的屈辱忘掉。竟

是到處都發生着無端的怒罵、打架。到了早晨村裏才平靜下去，這時只有那許多喫飽了殘骨的狗在谷中汗汗的狂叫。

冶工嘉爾普士跑到我們的小土屋來，他不問什麼，也不訴苦。他坐在燈下，燈光窺探着他那張沒有牙齒的黑嘴。他的牙齒是被那從鎔爐爆出來的碎鐵片打斷的。嘉爾普士對我們讀着報，在那報上全是說的關於互助資金、職工會。他一說完話就遞給祖父和父親幾張劃好格子的紙頭。

祖父並無惡意地笑了起來說

『要會費嗎？你們的會社對我有什麼用呢！謝謝上帝，我沒有你們的會社，也已經過活到現在，我以後也還是靠我的勞動活下去。』

嘉爾普士激動起來說

『假使你有幾天不能把煤掘得像現在這樣多時，那你怎麼辦呢？你現有過得飽暖嗎？不要騙人吧！我知道你的馬麗娜不過只有一種洋山芋粥煮吧了。看吧，尼哥諾爾祖父，

將來你要後悔却太遲了呢。」

祖父不吃驚也不發火。他還是照老樣子的過活着。他和大家都很合得來，連那狗村的酒舖和客棧的老板亞剛涅梭夫，祖父也去幫他的忙，在他的舖子中發生紛擾時，亞剛涅梭夫每次總要跑來找尼哥諾爾。

在這種情形之下尼哥諾爾拿了根棍子，戴上工手套，就跑到亞剛涅梭夫那裏去。在那裏他敲打着那酒醉的叫化子，偷兒土娼使他們平靜。

這一切都做得很輕巧，得力甚至可笑，既不用叫罵，也不用吵嚷。他在家中也是一樣。甚至當古士馬申說他得到的一部分工資已經交給互濟局和職工會，而且說他每個月都要如此時，他也不十分憤怒，他只是垂頭靜聽着。然後他高高的站起來，由桌上拿了一塊麵包搗到古士馬的眼前說道：

「你看小子，你將要吃誰的麵包呀！」

●工手套是帆布或粗麻布做的，俄國的工人像苦力等，在做工時，有時就戴這種手套。

祖父很少對父親叫嚷。他痛愛孫兒們，搔他們的頭髮，用那刺人的黃金色的鬍子去觸痒他們。

尼哥諾爾看看那些正在成長的後裔，他高興了。他把我抱在手上，摸摸我的胸脯說：『你不要長壞了才好，山寧。你快大起來養活你祖父呵。』

他最愛的是華而嘉。當他領到工錢的日子，他終買給她一些贈品，有一次他曾買給她一個真正角製的梳子。

在小土屋裏一切都過得很好——平靜而又安樂。祖父說我們不久還要過活得好呢。

有一次我在祖父那裏看見了一種什麼不好的東西。我把午飯送到礦坑中去。他不想吃東西，差不多都給了我。他只是貪婪地喝了很多水。他吃力地喘着氣，大顆的汗珠從額上滾下來。

我把碗碟等食器縛在母親的頭巾中，我打算走。祖父抱住我的頸項請求道：

『不要走。山寧，你停在這裏，你坐着吧！』

我們沉默了好一會，聽到那柱防的輕微的爆裂聲，聽到那由煤層上噶噶散落的聲音。他輕聲地說道

『可怕呵，山寧。我感到眩暈。我的心臟下面燃燒着，我的頭在打旋，背脊也像是

破裂似的。』

他不到下班，不放我走。他緩慢而又萎靡的走回家來。

古士馬和華而嘉上工去了。祖父汎完了頭，坐在桌旁開始對祖母馬麗娜念讚美詩。祖母垂頭在編暖手套而且向上飄起眼睛來伶俐地看着祖父的鬚子，對着聖曲裏的字句點着頭。她的臉是那樣的慈祥，看她的每條縐紋裏好像都隱藏着仁愛似地。

祖母叻當我在寒冷的冬天由礦渣斜坡拖了獲得物鐵片回來時，她在我身上脫下父親的短衫，拉了腳上的破布，擦我凍僵了的小指頭我因為痛跳了起來，她就着了慌，說了一些悲痛的話語，她在那早已乾涸的老眼中在找尋眼淚，不斷地用頭巾的一角揩拭

着末後，她給我一塊麵包，這才使我平靜下去，然後帶我和她一起去睡，把我裹在厚粗布裏，她對我低吟的不是祈禱也不是歌曲

祖母坐在祖父旁邊，我也想到他們那裏去。但是不能夠。母親把我們大家用熱水洗着拿一種發臭的軟膏擦我們，然後把我們捲在絨毯裏。我們赤裸裸地坐着。母親在補我們的衣服，我們就無聊得像俘虜一樣

父親熱心地俯身在松樹塊上，他正在替自己割一塊木鞋底，以便在熔爐的旁邊做工時應用

在小土屋裏很溫暖。小土屋裏散發着一種石灰酸臭，疥瘡油和祖父的礦工衣的氣味。燈光在小土屋的天花板刻了一個太陽似的小影子。

大家都是如此甯靜的，睡沉沉的。我的睫毛是黏澀澀的，旁邊米吉嘉已在打響鼾了。我眼前有一種帷幕在幌動，而且從眼隙裏我最後一次看見那在讀讚美詩的祖父。

不，他已經不讀了。歪着頭，而且用大手掌擽着高額，可笑的有拔頭髮，像要試試它們

的堅固性似的。他突然站起來。小土屋對他的身子還不夠高，他的頭碰到天花板上的泥粉。他彎着身子用兩手在自己面前迴轉，好像要把一種東西趕跑或拿牛似的。

祖母不再編了，她的眼光驚慌地追隨着祖父的兩手跑動。專心於工作的父親和母親還是什麼也沒有看見。

祖父嘎斯着而且伸出手指，打着迴旋他倒在長櫬上，搔着鬍子，輕輕呻吟起來。

我睜開眼睛現在父親和母親也都丟開工作，祖母想壯一壯胆子，試想把恐懼心斂住似地羞祖父道

『你做什麼發瘋了嗎？你爲什麼要死叫呢？』

祖父嘎斯着，伸着手指，在小土屋裏打着迴旋，他絆倒父親，跨過祖母，纏在門上，用他那紅頭髮的頭碰敲着，狂跳大叫起來。

祖母哭嚷道

『我的天呀！他碰到什麼了？』

妮而嘉和米志亞<sup>●</sup>都醒了。他們啜泣起來，正和祖母的喊聲相應和着，於是全屋都充滿了哭聲。

可是祖父却充耳不聞。他慢慢地挨近桌子，伸直那緊握着的兩隻長手，他當心地去捕捉那橙色的蝶似的燈上的火焰。我恰恰能看見了他臉上的表情。兩隻疲乏的眼睛，失神的眼窩昏白得像久已腐爛了的梭魚眼一樣。他的顴骨陡的向太陽穴吊了起來。鼻子發紅而目睜睜着。

祖父兩手伸向燈火微笑弄歪了他的顴骨。用手去捧着燈罩，他把玻璃罩壓破。玻璃像蛋殼似的脆碎破散了，息自率率地響着燈就熄了。

祖父在小十屋裏亂跑顛巍巍地陷進那踏破了的地板。祖母尖叫着，接着她的聲音就越來越低了。

嘉爾普士跑了來。

●米志亞的暱稱。



我們都向着打開的門衝去，母親的歇私底里的大叫震動了狗村。

許多門都打開了，人們把窗上的小燭點起。爛谷都驚醒了。人們跑了來，聚集在小土屋的旁邊。

我在他們那裏看見一種愉快，一種凱旋，因為你看見個總是激動了他們的人的力量，結局終於破滅了。或許他們在過去也曾有這樣的力量吧。

祖父的聲音竭盡了，才平靜下去。

母親把濕淋淋的我們丟在床上，用衣服蓋起。她跑去摸索祖母。父親擦着火柴，他揮着兩手大叫起來。有人拾起掉下的火柴盒子，接着在黑暗中現出了一星火光。

我看見祖母安適地倒在牆邊。有一條紅痕由她的太陽穴跑到唇角。離她不遠祖父抱着那松桌腳。他的額上跳動着青筋，口涎由那開着的嘴裏汩汩流出。

小土屋沉默着。坑工哥華爾第一個輕輕私語道

『他有什麼東西在作祟吧！』

女平彭杜樂就乘機大叫道

『女人們，有鬼附在尼哥諾爾的身上呢！你們看他很難過，那就是鬼在窒塞他。』  
客棧和酒舖的老板亞剛在棧夫慘痛的重複說

『他過去是怎樣好的一個人啦！』

我父親的好友冶工嘉爾普士並不理睬誰地悲傷地說道

『是做壞了吧，尼哥諾爾你的生活過得溫飽嗎？』

我，茫然它記了哭嚷，只是默默地看着祖母。在她旁邊有一個虎形的小貓跳躍着。它用利爪在搔玩一縷絲圈，或許它很驚疑爲什麼祖母不把它趕走，却無力的垂着兩手，也不把那由她眼中滾下的大顆眼淚揩掉，眼淚像冰點似地殞在她那非常慈祥的臉上的皺紋裏面。

翌晨在那點着兩根輝煌的燭的小土屋的角落上拍卜地發出火的爆裂聲。

## 第四章

祖父被送到省城的『黃房』●裏，他在那裏住了好幾月，狗村裏的人們很快就把他忘記了。但有一次他又在爛谷的旁邊出現，他的鬍子更蒼白了，睜大着兩隻苦悶的眼睛，他痛苦地大步地走進自己的小土屋來。

他把我和妮爾嘉看了好一會，然後他似乎還找誰似地轉動着眼睛，但他沒找到，就推開了我們。他那闊背脊一倒下，就把自己那雙人的床舖佔了，在他的眼上彷彿被誰嵌着兩枚銅板似地他瞪着眼睛平靜的躺着。

那沒牙齒的冶工輕輕地走進小土屋，他挨着祖父的床頭坐下，對着那緊裹攏的祖父的身子看了好一會，然後他突破了沉默並非惡意地非難道

●指瘋人院。

『你看，這是你怎樣飽足的生活呀，尼哥諾爾！』

祖父不回答，也不轉眼，依舊睜大眼睛瞪視着上面。

他就是這樣開始了他的新生活的。他也不和人談話。他夜裏睡不着，他就整夜看着天花板。

我怕祖父。我和母親睡在一起而且爲要看不見他那永不閉一閉的眼睛，我把頭蒙了起來。母親在暗地裏整天整晚的哭泣。連那頑皮的米志嘉在祖父前面都是平靜的，妮爾嘉也不敢笑了。在街上人家都把我叫做『尼哥諾爾瘋子的莎希嘉』(Crazy Nika nor Sashka)而且誰也不願和我一塊玩了。

祖父現在已不稀罕礦工了。他下工回來，跟踉蹌蹌地把許多煤塵抖了抖，不洗臉，也不吃飯，就倒在床上。

不久以前，祖父和秋天一樣又發了一次癲狂病。父親把他安置在床上，不顧一切就把他用繩子綁着，並且還通宵在看守他那不能動彈的身體。

早晨尼哥諾爾並未去上工，這是他第一次閑玩。祖父丟了一個眼色，要父親前去，他困難地轉動着舌頭，輕輕地說：

『好兒子，對我親愛一下，把我放了吧！』

他把兩手揉擦了好久，轉動了一下，可是一等父親出去上工時，他又卑下地向母親央求道：

『好女兒，給我一個盧布吧！』

他拿了錢就跑到酒館去。

當我黃昏時由爛鐵堆上回家來，聽到祖父的聲音。

祖父拉長嗓子在唱道：

『廣闊的特尼勃河，(Dnieper)

吼而呻吟；

暴怒的狂風，

嘯而莫停

』

爛谷的居民都跑出小土屋來看祖父，他們站在路上看着他的眼睛，他們中間有悲傷的，也有幸災樂禍的。

在我們的小土屋傍邊聚了一堆好奇的鄰居，祖父跟踉蹌蹌地走了來，他突然跌在那豪塵的黃雪堆上，他就躺在路上又吟唱起來

『誰的運命有像我的孤兒那樣苦得來！』

他爬起來衝到鄰居的前面說

『你們做什麼？難道沒有看見過嗎？』

而且他也不揩一揩那弄濕的鬍子，陰鬱地，幾乎並不踉蹌地就躲進自己的小土屋。他到門口就解了褲帶。他把肩靠在門框上憤怒地大叫道

『奧斯達勃！奧斯達勃！你這狗子，你討厭我嗎？我妨害了你的生活嗎？』  
父親丟下午飯，憂愁地抱住祖父，想把他安放在床上。然而他不肯，他捉住了父親的喉管。

『奧斯達勃，你是下流種子！你看我的眼睛，求上帝要我死吧！你縊死我，縊死我，我的兒，不要等吧！』  
死 我 ！

祖父用鐵般的手緊箍着父親的喉管。

母親拿了一根麵棍衝向前去，她用那圓櫛棒敲他那曲着的手指。

祖父放了父親，他驚愕地看住母親大叫

『你打祖父嗎？』

他把襯衣一撕，露出毛胸來說：『你打，你來剖我的心，吮我的血吧！』他屈下膝去，全身痠攣着。他這才平靜下去。

尼哥諾爾一到黑暗的礦穴裏，他就更爲平靜，可憐了。他爲要讓同伴們看見

巴不得落到那最遠的角落裏。他竟會在那冷煤堆上睡它幾點鐘艱重而深沈地呼呼地在呼吸那閉塞的胸脯。

在有些日子，尼哥諾爾從那煤壁上連一塊煤也不能掘出，鶴嘴斧從他手上落了下來，他頭髮也濕了，顫抖着手指。在這樣的日子，我就把那動也沒動一下的午飯拿回家來。

狗村對於尼哥諾爾的尊敬永遠喪失了。他已和其他一切人是一樣。他像那咳嗽了聲音的木工特魯日哥，像那嗜酒的貪吃的坑工高華爾，像那在小土屋受凍挨餓的每一個村民一樣了，而且尼哥諾爾因此感到可怕起來。

全市場都知道我的祖父。他出去就穿着那拖到膝蓋的亞麻布大襯衣，他的赤腳從那褲管的破隙裏裸露出來。他把那裂下鞋底來的橡膠套鞋用鐵絲縛牢，拍次拍次的拖着。

在他那沒有梳洗的蓬亂的白頭髮上戴不住帽子。鬍子插進襯衣的領口，貼在胸脯上。鬍子上沾了一小片赤紫的甜菜根，和臘燭的油滴似的凝結着那鹽黃瓜汁和鼻涕一



樣的吊着。

他在市上徘徊，貪婪地惡狠狠地東瞧西望。他看中了那枯瘦的希臘人的一圓桶菓子醬。他就停住了腳，把手像討債似的伸出求討着。那希臘人就舀給他一木勺糖果醬。祖父鎮靜地吞着，便又踉蹌地向前走。

他一見那黃嫩的檸檬，便又把手伸出去。那女賣主却掉過頭去不理他。於是祖父把那土色的粗大手指的手便伸得更頑強更直了。那女賣主又故意裝着沒有看見似的。這時候他就檢了一塊較乾的地方倒下身去，開始裝起瘋來。

他衝撞着身體，他把腳上的套鞋畫了一個弧形，恰好把套鞋彈在那籃子上，把籃裏的檸檬撒了一地。

祖父哭號吼叫着。而且當最後一個檸檬也都被跑攏來的人羣踏破時祖父才平靜地爬起來。並不抖一抖，也不把那輕蔑的閉緊的嘴唇打開他便又到前面去繼續着求乞。

祖父打算在怨恨中去求減輕自己的痛苦

他憎惡市廛上的乞丐，他們在晚上都集合在爛飯攤上，響着銅錢。他把他們趕到角落去，把他們討來的東西丟在地下，嚷道：

『你們就靠這樣過活的？打斷你們的背脊，你們這班臭東西！』

他會在那麵粉店、魚攤和貯藏所的旁邊站了幾點鐘，他在注視那些運輸的馬車夫怎樣被壓在布袋、木桶和箱子的下面走着。然後懶洋洋地走近前去，關切地問道：

『你們做工嗎，弟兄們？』

他強搶了馬車夫們手上的錢，並嘲笑道：

『我為你們的健康去喝酒啦！』

在一些很少遇到的清醒的日子，他開始想念起礦坑來。他就忍不住不穿起那坑工衣跑到礦坑中去。興緻勃勃地做了一二天。然而，他對那些規矩有所不滿時就去找那什長、工程師們鬧起架來。於是重又回到他那暫時拋開的生活中去。

他把自己的憎恨心轉向家庭中來了。他突然跑到小土屋來。他也不向家屬打招呼，

連他身上那生虱子的爛衣也不脫下，就不成體統地倒在母親的床上。他一言不發地睡在那裏好一會抽着烟，呻吟着。

『爸爸你在孩子們的面前也不知害羞！』母親含着淚說。而父親則鬱鬱地坐在那裏注視着窗上。

祖父之所以憎惡大哥古士馬，就因為他從來也不喝酒要穿清潔的襯衣，把頭髮留得很長，時常要認真地坐着看書，又悄悄的要和嘉爾普士去開一種什麼會議的緣故。在古士馬責備祖父的時候，他老人家的臉就因懷恨而發白起來，奔去敲打，把孫子趕到街上。

古士馬移住到工廠的工人宿舍去了，他時常到我們這裏來作客。他既清潔而又嚴肅。絕不發笑，當他和祖父爭論時，就指手畫腳地對祖父說明着些什麼。

『祖父，我們和你是同血統的，但你却是個異己分子，你要引導工人走入迷路。』  
當祖父對於這種無謂的事情弄厭了時，他重又回到爛飯攤回到叫化子、扒手、土娼。

那裏，回到他那自由不羈的生活去了。

有一次他從亞剛涅梭夫酒館出來，跟踉蹌蹌地衝到冶工嘉爾普士的小土屋，他就動手拆起冶工的屋蓋來，灰髮的也弗老哈，嘉爾普士的老婆，奔出大嚷起來。

祖父嘲弄她說

『你怎麼能夠住在這裏呢？你在那裏面吸的是怎樣的空氣啦？』

他攀上那蔓生着矮艸，巴斯靈●和空頭的向日葵的小土屋的屋蓋，繼續在毀壞。

『爲什麼你的人不住那磚房子？』他嚷道『爲什麼他不去捉那法國老的喉嚨呢？他只會掉掉舌頭罷了！』

嘉爾普士鎮靜地站着看住尼哥諾爾說

『你拆吧，毀吧，尼哥諾爾祖父，不過你要看看你所毀的是誰的啦！你爲什麼不到老板那裏去爲什麼你不去捉他的喉嚨呢？』

尼哥諾爾住了手輕語道

『那德國人，卡爾·法郎采維啓嗎？』

於是他就搖幌着爬下小土屋來。

有一天他在市場上碰到一頭架在一輛光澤的馬車上的馬匹。這匹白脚的美馬在市場上嗒嗒地啊跑着。包鐵的樅杉車輪子旋着光，那馬車的輝煌的裝飾和鏡上的反光，把市場上的眼睛都弄昏眩了。

尼哥諾爾把那些愛管閒事的人羣推開，迎着馬衝向前去，他拿了馬口鐵上的韁繩，拖了幾米突才把馬車按住。他把馬車夫拉下御台來，他將這匹搖擺不停的馬拉了拉網繩，就和德國人談判起來。

『我到你們的礦山來已有三十五年。我給你們掘了幾千車煤。我在你們這山上吃了無數的灰塵。我現在跑到毛廁去在自己身上看見的儘是灰塵。就是我再活一百年，也弄不干淨我身上的灰塵。』

那包圍在馬車周圍的市場上的人羣越聚越多，煖烘烘的人羣的喘息壓住了尼哥諾爾。

『煤浸入我的血。我的老婆在煤灰中生下兒子。煤將成爲我的後裔的紀念品！你不是在聽我呀，卡爾·法郎采維啓！』

那德國人怔住了。他連一個手指也不動一動，他只倒抽了一口氣。

『你對我這三十五年要給我什麼呢？我將得到什麼呢？……』

那德國人不作聲。騎警馳到了他們就用馬脚把那密密層層的人叢驅散將尼哥諾爾緊繫在一匹駿馬的溫煖的橫腹上帶到警察派出所去了。

市場上許久不見尼哥諾爾的影子。全狗村都說祖父被趕到遼遠的西伯利亞去了。母親顯然的證實了這些風聞她對我們更加親愛，更加慈祥起來。可是祖父却又回來了，他已變成聾子、獨眼。他說在警察區分所曾被他們拿去碰牆，而且只因他已有年紀，這才放他出來。

我從爛鐵堆中回來時，在市場上碰到祖父，他搔了搔頭迷着眼睛，橫穿過全場那長列貨攤大叫我道

『喂，來來，我的勤勞的孩子，你怎麼樣啦？』

他跑了來。把我那盛着鐵片的袋子拿了去，他把它拋散了，就拉了我的手，拖到爛飯攤去。在那裏滿桌擺着的都是些臟腑、冷肉、鹹黃瓜燒酒

『吃吧，好孩子，你盡量地把肚子裝飽吧！』

然後他把我領到市場吹噓道

『我找到一個領路人了！』

晚上領我到宿舍去，用破布包住我的頭訓導說

『難道那算是爸爸嗎？只是個下流種子吧！硬要小孩子去撿爛鐵！明天你去向他的眼睛上唾一口，然後再到我這裏來。那你以後就不用再到爛鐵堆去亂衝了。』

從祖父身上聞到一種嘔吐出來的臭氣臭蟲鑽進我的耳朵。因為酸空氣把油燈都  
宰炮了

我大哭起來全宿舍都可怕地向我伸出手來似的。

『我要回家啦，媽——媽！』

祖父從床框上欠起身來，在領口後面不知抓到一點什麼，他看也不看就把它壓死了。然後他捉了我的耳朵皮把我拖下床框來大聲地恫嚇我道

『跑吧，狗種！』

門在我背後碰的關了起來。前面是黑暗的礦山，牆垣和狗。我連腳底都發抖起來，瞻前顧後地經過了一些巷街跑回爛谷來

我不知道是從這一次起，抑還是有別的原因，但終覺得我的生活從這時起就變壞了。

祖父一到我們這裏，他就要嘲笑我。他站在那裏，反叉着手毒罵我道：



『噢怎麼樣，野種？(degenerate)還在檢爛鐵嗎？你會弄死呢，下流的東西，不幸的野種。』

我哭了起來從此以後一見祖父的身子在小土屋的門口一屈時，我就躲進角落，床底下去。

有一次他醉醺醺的跑了來，他也跟我爬着。他躺在地板上，把一隻手塞進那黑暗的床底下，捉住我的腳，不管我怎樣叫喊，把我在地上拖着。

父親拋開沈臉。他站着，在頸上有一條皂沫的項圈，他大叫道：

『你放開他，爸爸！』

祖父轉過頭去，注意地看着父親的眼睛，慢慢地站起來，似乎隱隱有些胆怯似的他捉住我的耳朵開始說

『你這小狗，爲什麼要逃避祖父呢？』

父親捉住祖父的肩膀，把他揮在一邊，他把我扶起來，摸擦着我的頭顱。

祖父默默地，用平穩的脚步向父親迫近幾步。父親則站在小土屋當中等待着。祖父也許是第一次才感到兒子的氣力的吧，不過這在表面並沒有流露出來。祖父揮着右手，它和父親的頭保持着有半個米突的距離，接着突然用左手一拳打在父親的顎骨上。

從此祖父和父親碰到就再也不能安靜了。他們在爛谷底下打出血來，在工廠賬房門口，在市場肉攤外面，祖父專在等父親出來。

在他們打架的周圍聚滿了人羣，如果這是在嘉爾普士的面前發生時，那他就要嚷道：

『你們看啦，東家把工人弄到如此地步！他們在工人的心裏種下惡根，要使得他們之間喪失了友愛心啦！』

我們把門關住。可是祖父又用肩頭撞進門來，又和父親打架，有一次，母親在門旁拿了一根火棒去敲祖父的頭從此他就不再回到我們這裏來了。

## 第五章

尼哥諾爾在我們小土屋那滿是烟燻的小窗下發現了。他那魁偉的身體已變成軟弱而鎮靜。過了一禮拜他也不蘇醒。在他發燒時折斷了木床邊。他的肺和肝臟都被打壞了折斷了肋骨，弄斷了右腳。

那些荷夫因為曾受他的侮辱而加以報復。他們把他騙進地窖，把他用布袋蒙住，於是幾十隻拳腳交加地就把這可惡的身體毀壞了。到夜間他們把他運到欄谷來拋在我們小土屋的旁邊。

他睜開了眼睛，開始動起左手來，說了幾句話。母親慌忙給我一個錫製的大茶杯。我就把它捧給祖父。他把我看了好一會，不認得我是誰。然後他蹙着眉頭，舉起一隻僵硬的右手來打翻了茶杯。輕聲說

『不幸的瘦孩子！』他疲乏地動一動睫毛。隨又把白頭轉向牆壁。

爲什麼祖父要如此憎恨我呢？因爲我瘦嗎？難道我真的是那樣瘦不成？不錯，我的脚捲在褲管裏是像空空如也。可是我顯然不是孱弱的。我能從三俄里之遠拖回兩蒲特的壞鐵片，而且當母親給我洗浴的時候會向父親說

『你看，奧斯達勃，山寧嘉（山寧的暱稱）的骨格是像祖父的，他將來也會長成一頭水牛般的大漢呢。』

呵，尼哥諾爾就是成爲殘廢後，他仍是憎惡人的。我看見他是怎樣地在看父親啦！華而嘉在看護他，她是在我們中間唯一爲他所喜愛的人。她給他換頭上的溼布巾，拿飲料給他喝，並且親切地問道

『你要什麼，祖父？』

『我要檸檬，華而嘉，檸檬。』祖父把潮溼的眼睛看着她輕聲地說。

嘉爾普士來了，他絕望地說

『如果有醫生來看尼哥諾爾，或者把他送到好的醫院裏面去，那也許可以好起來吧。』

奧斯達勃惡狠狠地問道

『可是錢從那裏來呢？』

這樣祖父就只好躺着了。睡瘡也已過了。可是他既不呻吟，也不把眼睛輾閉起來。只是鬍子更加白，皮膚像枯葉一樣枯萎，乾響着吧了。

尼哥諾爾不能只過着一種回憶的生活。他願望把自身從殘廢中好起來，即使能恢復過去那種強有力的影子也好。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天還想過一過像在貨攤飯店桌上在貯藏室和夏斯基市場上的小店舖裏那種酣醉的生活。

恰好有一次父親出去上工時，祖父抬起頭來低語道

『嘉蘋娜，好女兒！』

母親嚇着了，對祖父投了一眼，慌忙畫着十字。她以為那樣使人疲於期待的事情終

於到來了。

是的，小土屋裏，公然在期待祖父的死。

母親急衝到床前去。但從床上對母親看的是兩隻饑餓的眼睛。那眼睛炯炯的發光，似乎祖父年青起來了。尤景祖父正要準備做一種什麼重大的事情一樣。

母親不覺倒退幾步。祖父和乞丐似的伸出一隻長手，動着手指，嘴上吐着唾沫，他懇求着

『嘉蘋娜，好女兒，我要死之前，心裏燒得怪難受。請你犧牲半瓶酒吧！我到墳墓裏也感謝你。』

在他的眼睛裏那是真正的眼淚，是晶瑩大顆的眼淚。他的手是伸得那樣的可憐。在他的說話中好像還在確信那最後一剎那的快樂似的。

母親竟是毫不猶豫。她叮噹地敲響着錢就跑到酒店去買回了半瓶燒酒。

晚上父親下工回來了。祖父一見父親，他就呼號起來他的消瘦的屁股跳動着他從

床上滾下地板來。父親屈身去把他抬起時聞到一股強烈的酒氣。父親詫異地轉向母親問

『他醉了嗎？』

她的手指在揉弄胸巾，她把它揩一揩乾枯的眼睛，抖着嘴唇直說道。

『是的，他在將死之前懇求我。』

父親的帆布工手套還未脫下，他就慢慢提起拳頭，苦澁地，有成算地直打在母親的耳上。母親栽倒了，她並不呻吟。但是父親却低下頭去踏在母親的身上，揮動兩個正在等待什麼似的烏黑的拳頭。母親像從地底下發出聲音來似地噢啾啾地輕喊着。那時父親就舉起那編結得緊緊的，上面有着紅銅色生礦的草鞋，壓住呻吟，踏破了叫喊。

父親之所以打她，爲的想把心中一切積忿一下子都迸發出來爲的她給祖父酒喝，爲的他自己一天要做十二點鐘工，吃的東西只有一樣麵包，是的，而且還有後顧之憂呢，他之所以要踏她，爲的無論在米志嘉的身上，在尼而嘉的身上，都沒有一件補好的襯衣，

他之所以要壓迫她，爲的明天不會比今天好，爲的明天破曉他又要到那鎔爐的火旁邊去。

他最後停着了，就用潮濕的工手套揩着額角，手套使他感到發熱。然後他用陌生人似的眼光環顧了一下自己的小土屋，彷彿使他詫異爲什麼跑到此地來似的，他就慌忙地跑了出去，他的濕腳跡留在那赤色的地上。

他跑到爛谷的亞剛涅梭夫的酒館裏去了

：

由亞剛涅梭夫的酒館帶到我們家裏來的總是苦惱。這時那些做夜班的古士馬的同伴們正臉色蒼白，兩頰發青，貪婪地吞着啤酒。

他們默默地彼此都不敢對人家的眼睛看。他們討論着究竟要派誰到我們的小土屋來報告今夜在軋鐵間裏所發生的事情。

他們手牽手地半抱着，合夥地來到我們的小土屋。並不道候，他們差不多大叫地說：

『喂，伯母，請你到醫院裏去拿古士馬的衣服吧！』



他們說完了轉身就跑，砰地把門關上，他們只怕聽見悲戚和盤問。

休息日華而嘉在暖爐上偷偷爬到我身邊來，她那香噴噴的頭髮貼在我的頰上，悄

悄地說

『山寧，快起來，太陽快要出來，我們會太遲了呢！』

我沒有洗臉，向母親要了一塊麵包就離開小土屋，慌忙跟着姊姊跑。

我們跑過那還在酣睡的小村。離開那最後的幾家小土屋。華而嘉深深地喘着氣，坐在地上。她把帆布靴脫下，散開頭髮，赤着腳，抬起頭來望着那爽神的荒原跑去。她用響亮地金鈴似的聲音在叫我，要我趕上她。

在狗村中的人誰也不能比我跑得更快。我捲起褲腳管，跟着華而嘉飛跑。可是她越跑越小了，只有她的白足點在閃光。

離得很遠，用石塊是拋不到的。她在那有着齧鼠洞的小山上躺將下去，用手掌放在

嘴上大叫道。

『山——寧，山寧希嘉快跑，快跑。』

我趕到了。她執住我的手，於是我們就並肩跑着，跑得灰塵滾滾捲揚起來。草在我們的脚下沙沙作響，去年的長野草爆炸着，野生的羅馬希嘉●搖擺着。就在我們的脚下飛起了鶉雞，它格格地叫啼着。華而嘉出於不意地蹉躓了一下，她就站住腳。點起腳夫輕輕的跑到鶉雞飛起的那地方去，她跪下去小心地把草撩開，在找鳥巢。

『呵呀，』她尖叫了起來，突向後退。『山寧，還是一些沒有長羽毛的小雛兒，牠們吱吱的在叫呢！』

在一個用輦草幹築成的小洞上現出幾隻才孵化出來的小鶉雞，它們舉起那只有點薄膜軟骨的小肉翼，蠢蠢蠕蠕地在巢中互相交疊着，亂躺着。

華而嘉馬上把鳥巢遮住，替它用草作成一個帳幕。

● *Romashka* 一種野花，屬菊科，花白心黃，很像蒲公英。

『山寧，你決不可用手去動小鳥兒，否則，母雞就要拋棄它們的。』

於是我們重又手執手地沿着荒原跑，踐踏着草原上的高草。露珠濕透了我們的腳，刺麻把腳烙得和蜂釘的一樣刺痛。

華而嘉氣咻咻地停住腳，喘了一口氣，把手撫着胸口，閉了眼睛大叫

『呵——呵——嚇，山寧，山寧，嘉！』

剩下的那一段路我們是緩步而行了，這才漸漸把疲倦壓平下去。我們跑到了北河（River Severnanka）旁邊。那北河平靜而又溫暖地躺在森林的邊際。

我們脫了衣服。華而嘉精細地把青紗布的衣服掛在樹枝上，弄平了衣服上的縐紋。我坐在河岸上等候華而嘉。我是怕下水的。她用兩腳打着水向我仰浮來。她跑上岸向我面前走，白水珠在她的腰上，瘦肚上閃光。她哄笑着捕住我的手，把我死曳活拉地拖到河裏去。我哭着要跑上來，但她勸說道

『不要哭，傻子！』

一浸到水裏去，我的怕水心就失掉了。我抱着姊姊的頸項，伏在她的背上，浮到河中去，感到並沒有什麼可怕。

我們潑着跑着，倒在沙上，直到太陽出來。當那大而炎熱的太陽從森林後面完全出來時，我們就睡在草地上晒着太陽。華而嘉把那濕而又滑的頭髮散開，她把它披在背後，纏在腳上，觸痒她的膝蓋，她把頭髮上的水絞乾，把它晒着太陽光。

然後我們跑進了森林中去，華而嘉把胸脯上的衣服解開，她避開我一個人躲進了那凹地裏去，她從那裏跑出來時，她抱着一大束花其中有鮮紅的花蕾的野罌粟，有羅馬希嘉，有鴉嘴草，有雞盲眼和一束綠妃蕾斯亨。

她把我的頭埋在花中，跳躍着把我拉進了森林的深處。她一路不斷地歡呼着衝到旁邊去採折鮮花。它們在灌木叢中滿地都盛開着。華而嘉跑進它們裏面已經連頭都看不見了，但是她還是繼續向前跑進密林裏去，她在那裏採集瓣實，在泉水中嗽洗着。

● Vereska 是野花名，大都藍花瓣白色。

我疲倦了，想喝水。我要求姊姊說。

「華麗，我們回家去吧。」

她轉向我。花從她手上落下，而且華麗的眼睛潤濕了，顫抖着上唇說

「不要回去，山寧。」

直到太陽下山時我們才回家來。華麗無精打采地走着，兩頰是紅紅的。在她的腰帶旁邊凸出一束羅馬希嘉，頭髮上絡着暗藍色的甲蟲的翅膀和從櫟樹枝纏來的枯小枝。

她用一口小鍋子盛了水，將留下的花束插在那上面，她就捧到母親面前說

「哪，媽媽，你聞一聞。」

小土屋中發起光來，好像聞到森林、河流和太陽的氣息似的。祖父微笑地靜靜地躺

着。米志嘉和妮而嘉用金鈴似的聲音嚷道

「華麗（華麗的隱稱）給我們一朵紅的，和給爹爹那樣紅的！」

祖父動了動身子，用手指招呼華而嘉前去。她跑去坐在他旁邊，抱着那個大而無力的身軀。

『你把大家都叫來，』尼哥諾爾請求說。

我們坐在祖父的旁邊等待着。在小土屋裏這時是半明不暗的，但誰都不願意點起燈來。

祖父從床上用手肘撐起身來，亂蓬蓬的鬍子打着顫，艱難地喘着氣說

『我的孩子們！我知道一個老遠老遠的故事，你們聽吧！』

他又倒在枕頭上了，躺着喘氣呼吸穿過那沒有閉的牙齒響着。

他開始輕聲的說着，頻頻爲咳嗽所打斷

『看呀，我的孩子們！在人世間曾有過一個好人，他是個健康的有力氣的人。他的兩手能把石塊捏成細沙。他是鐵一樣有力的人啦！是的，不過他只有一種力量，不管上帝也好，人們也好，都沒有給他其他的東西。他是一個窮而可憐的人。他於是想找求自己

的幸福，他跑着，手脚都失掉了！他跑着，他是瞎子。他跑着，後來幸福也終於來可憐他了。幸福給在這人的手上了。』祖父噀聲說：『爲的要嘲弄他才給他幸福，爲的要使他毀滅到絕端，才給他幸福的啦！』

米吉嘉和妮而嘉跳開祖父，躲到母親旁邊去，我也胆寒起來了。華而嘉使勁想把祖父的頭按放在枕頭上去，但他推開了她的手，已是大叫着

『不，你不要動。故事上面的這個人後來怎麼辦呢？他既然把幸福獲到，而且拿在他的手上了，然而它只像曇花一現，像烟一般地飛散了。在他手指上留下的只是一點灰。他倒在地上用頭去碰那心愛的土地，他打斷了牙齒，挖下了眼睛。』

『祖父，親愛的，夠了。』華而嘉哭道。

尼哥諾爾欠起身來。他高高的，彎背的坐在床上，他的頭搗到小土屋的天花板，他說完了自己的故事

『從那時候起，他就迷路了，直到現在他都是個不幸的人。而且對於他只有到

墳墓裏去時，在那墳墓上，有一些野梨樹在吵鬧的墳場上徬徨是輕快歡樂的。」

祖父無力地倒下去。床在他的身子下面震動着，木板炸破，乾裂了。在他的嘴唇上沸騰着黑沫

華而嘉散着頭髮，跪在他的前面，用她青色的休息日的衣緣揩他因咳嗽發紅的鬍子，她淌着眼淚說

「祖父，親愛的，我檸檬，你睡吧，檸檬明天我給你拿來！」



## 第六章

古士馬跑到小土屋來，他枯瘦蒼白得像在石灰的厚融液中煎過一般。他走過整個狗村。穿着一件沒有什麼遮擋的病院的白衣服。長襯衫的空衣袖不斷地隨輕風擺動着。古士馬也不把手袖停住，他狠狠的揮着它走起來就像鐘擺一樣。

他緩緩地沿着五金工人坑工和木匠的小土屋旁邊走過。把身子彎到腳上，像對地上在看什麼似的。

他把輕衣袖揮了揮就緩緩跑入小土屋來。

我留心地注視着他。我知道他的脚步爲什麼要如此緩慢而又沈重的原因。

他走到小土屋的中心，就倒在長凳上。他氣休休地喘息着，我看見他那赤紫腫脹的舌子像那發震的魚鰓一樣。一隻獨手傍着全軀幹垂掛着他這隻獨手看來似乎出奇地

長。它的下半節並不放在它的腳上。它的指頭在搔那新填在小土屋地平上的黃泥。

四周充滿着靜寂。祖父把鐵茶杯舉到那發焦的唇邊，但並不飲它。母親手上的針也僵在那破衣上了。妮而嘉、米吉嘉和我也開始酸鼻起來。這時煖灶上有炒熟了的王蜀黍在迸裂。那很貴重的白絮般的東西在地上跳動，也都沒有人去搶呢。

古士馬好像在大喊或彎背做工以後似的伸一伸腰子。打起嚕嗒來，他央求道：『我要喝水。』

茶杯悲哀的夫聲在祖父的手上響起來，母親慌忙站起身在屋中團團轉。我們也壯着胆子爬下煖爐來。

大胆的妮而嘉跑近哥哥，她拿起那隻空手袖，摸了摸，不覺出驚的問道：

『古士嘉，你的手藏到那裏去了？』

哥哥全身一振。好像想打這小姑娘似的，可是畢竟他只把她舉起，把自己那濕透了的眼睛伏在她的頭髮上。

祖父在床上坐了起來。歪着的嘴唇似乎想說什麼。可是他什麼也說不出來，只是抖顫着摸摸鬍子罷了。

我要比古士馬幸福。當我頭幾次跑到工廠斜坡上去拾銼鐵廢物時，我已經大了，已有了八歲。但他不到五歲就要跟父親到麥稈房去偷麥稈來裝床墊和去拾煤渣了。當他十二歲時，父親就帶他到工頭家去。在那裏喝了禮酒，●和一些香芬芬的紙頭沙沙作響，隔一天這小孩子就已在軋鐵間上工了。

工頭指定他在一架二百八十口徑的機器上當上油工，這架機器要軋出長旋的鐵條鐵桿和粗鐵絲。

他做了五年上油工既沒有加薪也沒有昇職。他的身上總是骯髒的，油膩膩的

古士馬正和其餘一切狗村的人一樣長成一個文盲。要不是治工嘉爾普士帶他進了識字班，那他也許將永不識字的吧，教他們的是一個高個子駝背的實習生，他戴一副

●指契約成立時所吃的酒食而言。

雙料的品斯奈，●有兩隻紅紅的大耳朵。

古士馬的手就在那時失了的。那事情是這樣的

軋鐵間的汽笛不斷的叫着。敲鳴着鑼。夜班的工人在洗手。那些新的滾鐵工人，傅鐵工人，幫手和粗工用那帶着手套的手拿着火鉗，把他們的頰骨遮住了火光。

在鬧轟轟囂聲傍邊，在工人的那些物櫃子後面，上由工們坐在那冷却的鐵塊上抽着烟。他們驚惶的看着車間，古士馬俯身向那些童工吐着烟說

『你們看啦，朋友們，你們不要屈服。他望這裏來了。』

一個頻頻喘着氣，用格子布的手帕揩着額的工頭跑了來。他很矮，他的頭像那塞在玻璃瓶頸上的瓶塞似地深深的插在兩肩中。

『你們爲什麼還坐在這裏？機器已經沒有由在那裏轉動。你們快到自己的位子上去！』

●品斯奈 (Pince nez 法文) 是夾在鼻梁上的眼鏡。

古士馬交叉着兩脚。不知誰睡了一口。接着發出那木鞋底插擦着鐵地牛的聲音。

『上油——工——們！』工頭喊着，看了看以前都不認識的童工。他衝到坐在第一排的古士馬面前，把他的肩頭捉住，拖了起來，把他推到機器旁邊去。

『走，小狗子，快走！快到你的位子上去！明天我把你們大家都趕走！』

十五個青年工人都衝去援助同志。跛脚的哥爾嘉，女巫彭杜樂的兒子，捉住了工頭的脚。彼吉嘉·哥華爾跳在他的闊背上。古士馬捉住工頭的喉嚨，其餘所有的人也都拉着，打着這個胖子。他倒在鐵地牛上了。

可是在各車間——在熔爐間，在機械間，在倉庫間，在壓鐵機間——都已傳遍着這消息

『小孩子們罷工了。』

『是那些上油工嗎？』

『他們毆打了工頭，把他塗滿了油。』

「噢哈哈，噢哈哈！」

「把他的褲子都拉下來了！」

在那些櫃子後面，上油工人排起隊來。古士馬指揮着他們，他用嘴唇吹着哨，喊道：

「唱歌吧孩子們！」

「我們到廠主那裏去！」

他們擠得緊緊的走着。他們的木鞋底，在那鐵地平上噼啪噼啪的響着。

滾鐵工人由鐵鉗上把火紅的鐵條蜿蜒在地板上。鐵條發着青，冷凝了。傳鐵工人把燒鐵爐的爐門關住。鐵就在裏面發白，燒化了。

上油的童工，走過自己父兄前面時。他們就讓開道路。在不服從的孩子後面嚷道：

「強硬一些，孩子們！」

「你們把鼻子揩揩乾淨！」

「不要喊「媽媽」呀！」

機器慢吞吞地轉動，空響着。工程師和那個調整工頭在車間裏亂轉，對那些滾鐵工人喊道

『唉，你們來一個這裏上一上油啦，你們把油壺拿來呀！』

滾鐵工人却都別轉頭去，歪一歪嘴唇。

『唉，來上油啦把油壺拿來呀！』工程師和工頭又對傳鐵工人們喊着。

傳鐵工人矜的把爐門關上，他們在爐旁烘火，像沒有聽見一樣。他們戴上了藍眼鏡，爲的可使工頭們看不見。

『唉，來上油啦』在幫手們的旁邊聽到一種少聲在叫。

幫手們在水槽旁邊，低着頭，用茶杯在那裏喝水，他們舐喝了好一會，似乎很甜美的樣子。

『唉』一種乾音互相私語着『讓他們自己上油去好了。』

至於那些真正的上油工人這時却正走出了工廠去了。

他們在那條通到總務部去的廣闊林蔭道上走着。人們都停在那樹下在看他們。不知從何處來了一些小孩子，他們以為將要耍一套什麼巴戲的吧，他們也便聯在一塊走着了。

他們在廠主那張光澤的桌前——那裏有着大理石鑲器、銅器、皮件、紅緞、雪茄烟、糖果的香氣——互相踐踏着，退向門口去。

但古士馬却停在那裏。他更走前一步，橫排着左脚說

『我們是在這裏已經做了多年的工人。』

在他後面的孩子也擁上前去圍着古士馬喊道

『我在軋鐵間已做了三年工到現在依舊還是個上油工人，而且工錢也從沒有加過。』

『我也是！』

『我也是一樣。』



「但我却已做了四年了！」

他們接二連三的喊着。

那黎黑美鬚的廠長，嘴裏鑲着金牙，他那硬的白領光亮得和錫版一般，他用手閉着

耳朵，皺着眉頭說

「請你們靜一點，不要暴躁吧。」

「現在已是我們要昇的時候了！」

「把我昇做幫手！」

「我願意做接鐵工人！」

「我願意做滾鐵工人！」

「我們得的工錢太少了，你應該加添！」

「好，孩子們，我自己出來親身這次衝突調停。」

●這裏和第二章中一樣是說錯了文法。

罷工繼續不到幾天就告結束。他們誰也不願意再做上油工。因為罷工工人的要求很低，所以廠主就對他們讓步。但在第二天那個實習生却就不見了影跡。

於是十七歲的古士馬手上拿着火鉗就站在軋鐵機的旁邊了。他做了六年接送火帶的幫手。他的成績並不亞於老工人，可是他得的工錢却要比他們少三倍。

但古士馬却是那樣需要很多的錢用。雖然他是一個人過活的，但在他家族的小土屋裏却直就陷在餓與窮中。他至少也該去幫助一下那些小孩子。古士馬自己要讀書，也要錢買書。要吃，要穿，要洗衣服，還要付工人宿舍那一角落的房錢。還有買烟草職工會，互濟局黨費也都少了錢。

在那軋鐵間有一架扶自爾（Boucherat）機器，那只是開始做一種準備材料的。在這裏的工作並不複雜，可是却要比別的工作多耗費十倍的血汗。工頭們所以總是把那新來的，闊胸大肩的壯漢派到那裏去工作。在扶自爾機上工作的工錢雖是很高，但是願意到那裏去做工的人却依然很少，而且在那裏差不多從來也不開夜班的。

冶工嘉爾普士也很需要錢用。他的家屬一半是靠求乞過活的。他們兩人都決定有時要到扶息爾機上去做工。嘉爾普士白天在熔爐上做工，但夜裏却和古士馬又上軋鐵間。古士馬在日班完工後同樣地也來不及洗一洗手。

他們站在並排。給他們兩把長而圓嘴的鐵鉗。在他們的油布褲裏有那倦怠的膝蓋在跳動。他們的齒齦肉，已經乾枯了，因為既沒有麵包，也沒有肉去刺戟它們。

他們半抱着站在那裏。還要過幾分鐘才打鑼。他們就把顎骨撐在高鉗子上站着在休息。

『我們動手吧？』

『我們動手。』那年輕的回答，他當心的動着鐵鉗，把兩足站穩。

在車間那交錯着鋼鐵的拱形天花板上，有幾隻驚惶的鴿子在那裏鼓動翼膀。

傳鐵工人從爐上抽出第一根乳色的鐵條，他們毫不在意地望那滾鐵工人在等待的鐵鈎上一丟。於是他們又把那塊嫩白的鐵條送在軋機的狹管上去，而就把它拋開了，

又在傳鐵工人的手上接過另一根鐵條來。第一根放在那軋礮的口徑中去。那是用強而粗暴的手握住的鐵鉗送的。

『去了，』年輕的祝福說。

『去了，』那沒有牙齒的回答。

他們伏在各種號碼的黑洞上面。他們的背脊和鹿角似地彎曲而乾枯了，他們的襯衣因受他們的激動而跳動着。他們把那顯牙露齒的鉗口伸在口徑上面，他們的手顫地在等那要向前跑動的鐵條。嘉爾普士着慌，發昏了，衝到這面又衝到那面，他來不及從這一號口徑把鐵條鉗到另一號口徑上去。

然而傳鐵工人始終放着大步不斷地把新鐵條傳遞過來。

他們好像在飽醉以後似的很想喝一點水。古士馬開始打起呵欠來，一想到關於自由，就把小土屋和自己的一切需要都忘記了。他正想把那銹嘴的鐵鉗拋開，跨過它們，跑到水龍頭那裏去仰躺着，讓水急流不斷的打在他的咽喉中，直滲進了他那正在燃燒的

深黑的內部。

不可以！因爲鑼還沒有響。古士馬又拼命在接送鐵條，他把鐵鉗打在鐵條的頭上，和着鐵條在跳舞，把它在自身的輪軸上旋轉着。他貪婪的把那白色的鐵條拿了一根，又是一根。他試想把它們數一下。但是數目一連幾十個跑得飛快，使你弄得眼花耳聾，它們是沒有盡頭的。

古士馬把鐵鉗伸在洞口，他在等候那火龍蛇出來。

等一點鐘嗎？——不，等的是整夜，是永遠從漆黑一團所連成的永遠——纏綿的、粘結的。

等候着……

他的手像凍凝一般的抖顫！他把鐵鉗傾豎在鐵地平上。

等候着

軋鐵機的黑口徑是空着，冷卻了。古士馬動了動嘴唇，在他嘴唇上的外皮燒得像那

乾而割人的玻璃片一樣。

等待嗎？還有嗎？

鐵鉗從他的一隻手上落下，它重重的打響在地平上。他來不及看那沒牙齒的驚惶。就把大手掌伸到臉上去，想把那汗濕的額揩一把。想把那用頭巾包着的頭直起來。然而那險惡的鋒芒，飛快的、毒害的，沒有什麼預告的衝了來，不覺把古士馬嚇慌了。他把那隻拿着鐵鉗的手抬起，伏下身去，又伸出另一隻手來，然而鐵條把鐵鉗打掉了。狂暴的鐵條和火翼一樣打將下來和刀一樣的割斷了障礙物，剛剛打在古士馬手肘的上部。他的慘叫驚走了鴿子，燒鐵爐中的火光都悚動起來。鐵條穿過古士馬的腳纏住了，燒了曲布的褲子，發着烟。

古士馬受了傷，倒跪下去。躺在軋鐵機傍呻吟着。

沒牙齒的嚇得驚叫起來，他提起鐵鉗打在古士馬那受傷的手上，手就自己斷了下來。古士馬俯身將這隻救下的手拾起，咬着嘴唇吹它，吹涼那些打壞了的手指。

人們都跑向扶息爾機來了。傳鐵工人把機器停住，把眼鏡取下，滾鐵工人也把鐵鉗丟開了。工頭跑到人羣中去。人羣把他推了出來。鑼在怒吼。

古士馬曲着背，濕淋淋的倒在那裏。嘉爾普士悄悄對他俯下身去。

『活的嗎？』沒牙齒的問。

『活的，』旁邊的人輕輕回答。

治工嘉爾普士抬起頭來，拿那鐵鉗撐着身子。

『不，』他說。『他是完了！』

大家都轉向他去。

『他已成爲廢人！』沒牙齒的補足說。

傳鐵工人滾鐵工人，幫手，上油工人，粗工都默不作聲的站着，只有他們的眼睛好像還要說些什麼似地。沒牙齒的突然抖動着鐵鉗開始說道

『他已經做了二十點鐘工。他想吃一點東西。可是當一個工人想吃東西時，他們就

要他跪倒了，要窒死他。你們看！

工頭、什長、工程師、技師們既不願意聽，也不願意看。他們只是打着鑼，推着傳鐵工人、滾鐵工人們的胸脯和肩膀。這時粗工、幫手傳鐵工人、滾鐵工人就把工頭捉住了。

『打！沒牙齒的舉起鐵鉗叫道。

『把他們打出血來！』

『把他們打出血來！』

『打爛他們的肉！』

在扶息爾機上裝製了防護的鐵網，增加了工資，開始對夜班的工人發給牛奶時，罷工才告結束。

獨手的古士馬傷愈以後派他在軋鐵間當着掃地工人。

他老了好多，他瑟縮在那帆布套褲裏。他的帽子幾乎壓到了額骨。他的嘴唇是永不張開了。



## 第七章

華而嘉和父親同時醒來。窗外還是黑的。玻璃隨雨流而哭泣着。雨點胆怯的在敲滴。輾響着那黃褐色的裝着鉸鏈的百葉窗。

姐姐在面盆上洗着臉，很響地撒潑着冷水。在父親沒有穿衣服時，她已把皮膚擦得發紅，在鏡前梳了好一會髮了。

俾玻璃發白了。百葉窗平靜下來。但雨點還是敲得響而有勁。華而嘉走到窗前說道：『下雨，我怎麼去呢？』

她坐在茶几上，舉起腳來把它裝入一個臭氣難聞的東西裏面，然後裹上草鞋，睡沉沉的母親替他們兩人包了兩個紅布包，每人一塊麵包，一對濕洋山芋，如指韜般大的一點脂油。

我定得到礦渣堆去拾廢鐵。我早已不睡着了。我已慣於早起祖父也醒了，正在那裏輾轉反側着。

華而嘉跑向門口，肩上搭了一個布袋遮着雨，她把麻布的工裙握在手上。祖父勾勾手指叫她到他身邊去，他悄悄他說

『華而稀嘉，你許了我的檸檬，不要忘記哩。我的心在燃燒，想吃一點酸東西。你孝敬我一次吧。』

『我拿來，祖父，一定拿來。』

她和父親一同走到工廠去，她感到夜裏烘煖了的脚底怎樣的暈透，她想到

『那裏來的錢呢？檸檬，可以向娜斯青嘉借一借吧，她是個有錢的人。但是一個檸檬要多少錢呢？』

娜斯青到鑄鐵間去上工，好像去過節一樣。柔輦的黑皮鞋。毛織的短頭巾，上面有藍的刺繡的，它把她整個肩背都遮着。在那塊緊貼在胸上的手帕中有幾張新盧布在息息

地作響。華而嘉對於女友的財富有些詫異，她的錢是從那裏來的？難道娜斯青做一班工不是同樣的得五十個哥比嗎？

跑到鑄鐵間以後，姊姊藏好那個包着午餐的紅布包，隨後像石工似的把一塊胸巾披過了頸項，紮着她向那車間遠遠的一端——那裏聚着一堆女工——喊道

『喂，姑娘們，我問你們的好呀！』

她們友愛的，合唱的快樂的回答道

『你——好——，華——流——仙！你到——這——裏——來吧！』

她們把她放在人圈中央，抱住她的肩膀。離汽笛叫還有好幾分鐘呢！

女友們推着華而嘉，請求她道

『華流仙，開始吧！』

她把頭巾下面的髮兒理了理，鼓着嘴唇，垂下睫毛，深深地吸了口氣，開始用高而金

鈴似的聲音唱道

「噢，在茶樹的蔭處，在茶樹的蔭處，在青青的茶樹的蔭處！」

在這些唱歌者的旁邊，有一些灰頭髮的鑄鐵工人跑過。其中一個眼鏡戴在鼻尖上，焦黑的面孔，尖尖的鬍子的停住了腳。他熱愛的親切的看住這些小姑娘，用那燒紅的手掌摸着鬍子，抖動着那蒼白枯萎的眉毛。年輕的人們都從各車間的各角落跌跌撞撞的衝到這和唱堆來。他們鑽入人圈子，等到唱高了時，就把自己那高大的聲音合了進去。

汽笛號召般地開始在輕叫。它抖動着，把那和唱曲也攪得不成調了。蒸汽的吼嘯，把歌聲窒息壓住，消失了。車間中已經響着那震耳欲聾的銑鐵的鑼聲。工頭跑了來。人們慌亂着。磨泥機上那兩條傳遞泥土的皮帶噼噹噼噹的乾叫着。

華而嘉手上拿了一把鐵鏟，站在一堆煤砂和泥土的旁邊。她的女友娜斯青面龐是紅潤的，舖着一塊紅頭巾，她兩手拿住一輛小車的車柄。這個高胸的女工握住了手車，把它推到那鑄鐵間的深處去。

在車間的角落上安置着一張鐵桌子。華而嘉那柄鐵鏟不意的碰着它時，它就噹噹

地響着。這桌子像馬戲院那小小的馬戲場，也是磨得光光，弄得很干淨的。桌子的周圍有高的桌邊圍住，在桌子的中央是一根軸，軸的上面有兩條粗而堅固的橫軸，緊釘着皮帶。把這兩條橫軸趕跑着，跳跑得和馬戲場中那些訓練好的馬一樣。它就在華而嘉的脚下拋下砂泥。那兩梗鐵橫軸彼此趕跑着，正像那馬戲場中的馬蹄之跳跑一般，它把砂土混磨成一種亂糟糟的東西。這就是磨砂機。整個車間都依賴着這種磨砂機的工作。

這裏是黑暗的，因堆滿着濕淋淋的砂，所以又是潮濕的。一個什長坐在磚堆上，金牙齒上含着烟嘴，他無精打采的，可是純熟而習慣的喊着：『噯，漂亮的姑娘們，快點呀！噯，我的好姑娘們，快點做啦！』

華而嘉既不彎一彎背，也不抬一抬頭，轉動着兩手，把砂越過肩膀拋在磨砂機上。砂濕而又重地，它總要向下沈。兩手抵抗着，迴轉着，緊拿着鐵鏟不斷的在閃光。砂在落着，散着飛着。華而嘉那雙有力的手，在肩上，在胸前，在泥土旁邊，在磨砂機上閃着白光。那堅強的靜脈在兩手上膨脹起來。但這時正還是早餐剛完，太陽也剛在那窗上窺探着罷哩！

那個聽熟了的沙音，就在旁邊叫道

『噯，噯，漂亮的姑娘們，快點呀，噯，我的好姑娘們，快點做啦！』

娜斯青在推小車。木輪子在軌道上敲着、滾着、跑着。小車上的斗子裝滿了重而又黑的爛砂。娜斯青跟在輪子後面跑着，她把車柄高提在膝蓋上面，她大步地跑着。衣服在脚上失落地響，閃着黃的顏色。娜斯青推到土堆旁邊，她就大膽的把車柄向上一拋，把車子翻轉，砂就倒了下去。

娜斯青一車一車的來來往往地在那曲上得好好的車輪後面愧跑着。她那副紅潤的臉色已經發白。頭巾也皺軟起來。她也不把它整理一下。衣緣上着了些泥漿，嫩艷的皮鞋尖也已擦破現在已看不出她是一個洒落的人了。

耳旁那個熟識割裂的沙音又在喊

『喂，漂亮的姑娘們，快點，喂，我的好姑娘們，快點做啦！』

：：：在歌中餐時，狗村的姑娘們高興起來，她們互相追趕着衝到晒砂架上去搶個

位子烤洋山芋。她們把那自己會散開的白洋山芋弄上一點鹽舐着。吞着那黃金色的麵包，喝着夷莓茶。

中飯後，鐵鏟時常要在華而嘉的手上停住，她越來越想彎下身去。

當放工的汽笛疲乏而綿長地在叫時，華而嘉差不多要跌在沙上了。她坐在那裏好幾分鐘既不動一動，也不想一想什麼。

華而嘉向周圍一看，看見娜斯青和別的人也同樣的僵在那裏。

她們休息了一會，就走到她面前說道

「噢，走吧，華麗。」

黑黝黝地。天在下雨。發酸的泥土在脚下嘩嘩的作響。她們的頭巾打溼了，沈重起來。要走很遠的路。要走過整個城市。明天很早又要走回來上工。娜斯青俯身向女友說

「華麗，我們就在晒砂架上過夜吧。」

她們回到車間來，在熱砂上挖了一個洞，把膝蓋緊並着。到了夜班。娜斯青把頭鑽在

華而嘉的膝蓋上，睡沉沉地幻想說

「如果現在是在燈旁，有手風琴在唱『煩惱曲』(Sufferings)那多好呢。跳舞啦，糖果啦。」

她挨近前去，就在華而嘉的胸上熱列的輕語道

「華麗，我知道有這樣的地方呢。我們到那裏去，好不好？那裏有手風琴，有歌吃的東西，有盡有，而且不但不化錢，他們還會給錢你呢。我們走吧，華流仙。」

「有錢給我，這是爲什麼？」

「那是，你知道，」娜斯青輦了下去說，「是爲了跳舞。」

「呵，呵。」華而嘉伸一伸腰想睡。

「華流仙，我們走吧，我自己一個人去太無趣。去吧。我們橫豎一樣的要死，我們還是去玩一玩好。」

「那裏有檸檬嗎？」華而嘉忽想起了她的諾言，就抬起頭來問。



『檸檬不——不知道，也許會有的吧。』

華而嘉也不問一問究竟是到那裏去，就急匆匆的跟了娜斯青走。當她們停在亞剛涅梭夫酒館那認識的高牆前面時，華而嘉才知道這原來就是他們狗村的地方。她來不及轉一下念頭。娜斯青就自信的跑上了石階，打開門把華而嘉拖到那黑暗の走廊去了。

——在一間很光明的房子裏。窗上有百葉窗關住，窗帷深重的垂着。地板上舖着厚而軟的地氈。在那天花板上釘着的一個銅鉤上，掛着一盞枝形燈架，有兩抱大的燈光照耀着桌面。桌上有些狼藉的酒瓶，白桌布上有着薔薇色的斑點，一片塗着黑魚子的吃剩的麵包，上面有着牙齒咬過的痕跡。

華而嘉在房角落那張床的軟被上坐着。她的外套從她的右肩上滑落。從喉嚨到胸脯露出一條狹而深的搔痕，搔痕旁邊傷着一些麥粒般的均勻的小紅點。華而嘉的額角、頰骨、眼睛嘴唇上都蒙着濃厚的柔軟的頭髮。

有一個人在地板上爬到華而嘉的脚傍來，吻着她的冷膝蓋。她看着這個人的大鬍

子、羊皮帽、她却怎樣也記不起曾在什麼地方見過他。

她已不記得怎樣地從那個房子跑了出來——在那裏曾有人拉過巴洋琴，跳過舞，在那裏娜斯青把她的頭向後扭轉，曾把火酒灌在她的喉裏，曾請她吃過糖果和葷的那個房子。

那大鬍子在找尋華而嘉的手。他想把一個戒指戴在她那抖顫的手指上，但那粗腫而有節的手指總不讓戒子戴進去。大鬍子把它夾在膝間，和豬叫般喊着，硬要把戒指戴上。但手指還是硬着，他就伸手向桌上拿了個玻璃杯，把火酒倒在華而嘉的手上，戒指就順着指骨滑進去，戴上了。

大鬍子高興起來。他從袋裏摸出一塊五光十彩的煖手帕，在華而嘉的眼前揮動。手帕和緊拿在他另一隻手上的那些鈔票一樣噴出香氣，息自作響。華而嘉把雙手向那息息作響的新鈔票伸去，動着手指。一種圓的、嫩的、黃的東西就顯現在她的眼前。她還沒

●指檸檬。

有把手伸到却已輾下去，她當心地把身子彎向床上，倒下去，也沒有把那屈着的脚伸直。她噁鼾着想咳嗽出來。

華而嘉的額是發燒的。胸肺灼熱，手指冰冷。她動着那乾燥的嘴唇低語道：

『我要檸檬 我要檸檬 我一定要一個檸檬啦！』

大鬍子用脚把門踢開，向黑而狹的走廊上喊道

『拿一個檸檬來！』

『一個檸檬——檸檬——啦！』

『老板要一個檸檬啦，他的女客感到有點發昏呢，』僮倌迷了迷眼睛說。他拿來了  
一個黃色的圓球，就又飛跑回去。

老板跑到床前拍一拍她那冷而滑的肩頭說

『你着了涼了，在說嚙語呢，你要睡一會才好。』他撫慰她說。他打着呵欠，沉思地看着那睡在那裏的白膝蓋。於是他笑了笑，小心地把檸檬放在桌邊上，他就跑出去。

## 第八章

我在高聳的森林中行走。天空掛在那些懈樹的檣桿上，銅色的懈實和流星一般落在腐爛的地上。那多疱疹的野懈的無數枝條縱橫錯雜地糾纏在那骯髒而紛亂的雲霧間。

我在枯死的灌木林中鑽行着。然而這樣無聲無息的沉寂使我恐怖。我知道在離我不遠的那些高樹幹後面就有怎樣的猛獸躲藏着。我甚至感到它那餓得難耐的眼光正在注視我。我的身上似乎已嘗到那劍鋒一般的利爪，它那溫暖的呼吸已經迫到我的頸上了。它準備要把我咽喉中最後一口氣都要窒絕似地，我怕極了，死命的跑。樹林上又散下一些懈實來。在森林中覺得很冷。

我醒過來了。我看見了祖父的眼睛。睫毛的影子遮住他那隆起的顴骨。一條銀

色的白光，從青色的眼珠拖到那黑色的眼角。

我抱住母親，緊緊靠攏她，因為我覺得很冷。她的熱手掌蓋住我的頭，輕輕對我說了一些撫慰的話。祖父的眼睛同樣也不能使她安睡。祖父從來不把眼睛閉住。他總是目不轉睛的看着我和母親。他在那裏等待，等待父親一去上工時，他就好向母親討酒喝。

當晨光洗拭了小土屋窗上的黑暗時，母親就輕叫我道

『山甯，山甯，起來罷，我的兒，起來罷！』

父親也和我一同起來。我們三個人只有一雙皮鞋。現在被父親穿去，而我就用一些破布裹在脚上拿繩子來結着。於是我們就在正月的大風和嚴寒中奔跑。我和父親同到熔爐去。他一到那裏就用一雙木屐把皮鞋換下，於是我就把皮鞋拿回家來，而家裏那打赤足的母親則正在等待這雙皮鞋穿呢。

我們急匆匆地跑着。父親只管自己走，也不回顧我一下，我要飛跑才能趕得上他。我跑得脚下裹着的破布和繩子都散了下來，我想把它縛一縛也沒有時間。因為父親是不

會等我的。剃刀般銳利的冰塊割裂了我的脚底。

當父親出去上工時，祖父就活動起來。他知道爛飯攤和市場酒店中的一些酒、菜又會落到他的手上了。他要用狡猾的手段才能獲到這一點滿足。

有一次我跑過他的床前，他抓牢我的頸子，拖向他的身邊，把我摔在床上，他就開始磨難着我。他用鐵般的手指把我頭上的痲皮都搔下來，他捉牢我的身子對我說

『你去求母親給我半瓶酒，那我就放你走。』

母親哭着，罵着。可是祖父像什麼也沒有聽見一樣。當母親沒有把酒拿給他時，他決不讓我走。差不多每天總是重複着這樣的事情。

母親弄得沒有辦法。她只好私下把自己的襯衣出賣，去偷父親的工錢，可是祖父總還不想死。甚至他的神采煥發起來。母親不再哭了。她瞬着那乾枯發炎的眼睛，把瘦得和葉片似的嘴唇閉得緊緊，她祈求上帝快快把死神送到小土屋來。不久我看見母親避開祖父，她在矮爐上把瓶中的酒吸了幾口，然後把水倒進瓶去拿給祖父，祖父也沒有

辨別出來就貪婪地一口氣把酒喝盡。不久，祖父也再不用來捉弄我，因為母親已會自動地拿酒他喝，只不過預先她要把它分吃就是了。

她就這樣過慣了父親打她也沒有用。有幾次父親把她打倒，她伸展着四肢，像死人似的躺在地上，單得和泥土一樣幾乎連呼吸都停止了。但她只要稍稍好一點，就爬起來，眼睛腫腫的，跛着腳，一拐一拐的她又跑去買酒和祖父同喝了以後，母親就挨近祖父坐在他的床上，於是他倆就一同拉長嗓子唱道

『誰的連命有如我那孤兒似地更苦得來』

父親很久沒有上酒店去看一看。星期六他給我們洗澡，梳頭，在暖爐上烘我們的衣服。可是後來他到底熬不住了，也就跑到酒店去。

嘉爾普士幫忙着我們。他從互濟局拿了錢來給我們，當我們未得到工錢之前，我們就靠他拿來的錢過活。這個冶工指着祖父對父親說道

『你要小心，奧斯達勃·尼歌諾羅維啓你也不要弄得和他這樣結局才好』

父親默默的聽着，不把冶工的話打斷。他和嘉爾普十不知到那裏去了幾次。從此以後他在家裏就和善了一些，似乎也親熱了一些。但他一受到新的打擊時，就又忍耐不住了。母親和祖父把最後一個小錢都已喝光到領工錢時還有好多天。母親就把那雙皮鞋當掉。父親打着赤腳跑回家來，把母親打了很久。可是後來他自己也跑到亞剛湊梭夫酒館去了。

母親從此就不再從地上爬起身來，她平而裏的躺在那裏。

在這晚上看祖父的情形也有些不妙。他在床上刺耳的號叫，蹣跚着，他直到破曉才平靜下去。可是一到早晨在全狗村就都知道了奧斯達勃的女人醉死了，瘋子尼哥諾爾中了風。

過了幾天，祖父那個貪生的大身子也完全僵冷了，在他將要閉眼以前，他只動一動嘴唇喚我到他身邊去，他輕輕的說

『山窟，如果你爸爸還要送我到工廠或礦山去做工時，那你就咒你爸爸，就打死他



吧！』

站在我旁邊的嘉爾普士陰沈的說

『山甯，你對祖父說，在這上面工廠是沒有什麼罪過的。』

然後，尼哥諾爾用那貪婪的眼睛把小土屋環顧了好久，他的眼睛最後停在克爾普士臉上，似乎想對他說什麼却已說不出話來。只是模糊的把冶工看了好一會。用信冷的手指緊緊握住冶工的手。直到他死還沒把那隻手放掉。

幾個爛谷的哭喪婦人把祖父沐了浴。祖父躺在三張桌子上，對他還不夠地位，在他脚下又添了一條兒子。他的胸脯膨脹着肚皮癟了進去。

哥哥古十馬沒有來送葬。他一星期前已被流放到西比利亞去。父親會到兵站地點去送行。古十馬之所以被流放即因為他曾在軋鐵間煽動上油工人，幫了和滾鐵工人罷工。這次罷工蔓延到小件機器和那做準備材料的機器間，並且持續了一禮拜之久。古

●兵站地點是沙俄時代給犯人在途上宿泊的處所。

士馬是罷工委員會的主席。那是正當第二批新兵被送到德國前線上去時，古士馬發動了罷工的。曾有這樣的風傳說不久也要把鎔鐵工人招募去，他們也要爲國防工作。

把祖父從小土屋抬到那昏暗中去，因爲白天男人們都已上工去，而狗村那些瘦小的女人用二十隻手也都抬不動尼哥諾爾那沉重而又弛懈的屍體。現在抬他的是杜勃、念克、哥華爾、嘉爾普士和父親。他們把肩上的面巾整了整，他們肩上抬着那口新鑄成的白棺材，停在那或許就是尼哥諾爾在很久前曾在那裏徘徊把玩着自己那擴大起來的小土屋而高興過的那地方吧。這時一隻早已喪失了聲音的老狗，像它從前年輕時那樣的心急性突然吠了起來。有幾個警察正跑向小土屋來。

人們驚愕地把棺材輕輕放在地上。一個毛髮蓬鬆的警官，捲捲鬍子，走近他們，來勢兇兇的問道

『你們當中誰是主人？』

『是我，』父親走近前去回答。

『你跑到小土屋來！你們大家都進來！』那鬚毛蓬鬆的警官說。他用懷疑的眼光睨視了一眼那口棺材，他就命令一個年輕的警察道：

『你在此看守，費陀靈哥，然後我們再來查看。』

他把大家都趕到小土屋去，把他們的衣服脫了，搜查着他們。

『你們兒子古士馬的東西放在什麼地方？拿到那裏去了？』那鬚毛蓬鬆的警官詰問。

『我的兒子早就不和我們在一塊住了，』父親苦澀地回答。

那毛蓬蓬的人走向我來

『你看，這個小孩子一切都會對我們說的吧，是不是，小孩你爲什麼只是弩嘴呢？你對我們說你哥哥有沒有把文件拿到那裏去過？也許他把文件埋藏在一個什麼地方吧？』

嘉爾普士的眼睛火烙烙的看住我，可是他却不作聲。我記得他曾有一些什麼紙頁

交給我，我猜到這是說不得的，所以我總沒有把嘴唇開一開。

這毛蓬蓬的人走開了。那些警察在小土屋裏再兜了幾個圈子才走出門外去警官命令他們看一看棺材。於是他們閉着鼻子，像豬叫般的在翻那和石頭一樣的尼哥諾爾他們什麼也沒有找到，他們就走了。

華而嘉站在尼哥諾爾的頭邊。她用那塊五光十色的絲手帕揩着眼淚。在她手上有  
一個金黃色的嫩皮檸檬在黑暗中閃耀。

## 第九章

一天早晨我們起來時，已不認得自己的小土屋了。在小土屋的牆上塗着一個佷曲的圈子，在圈子當中畫了一個不成樣的爬伏着的人形。在這人形的手足的弧形下面，圍着一羣尖鼻的臭狗在嗅着。

在圖畫下面寫着：

『這是飢餓的華而嘉和她的那些雄狗！』

全狗村的人都跑來看這個圖畫。

父親跑出了小土屋，眼睛看在地上，他的鐵鏟口發着光。他把那個圖畫默默的撕下，就又急急地躲入了矮門來。他喚醒了姊姊。他等到她穿好長筒皮靴，舖好了頭巾。然後他就用拳頭恰好捲住她那像絲似的長髮問道：

『你這些裝飾那裏拿來的？』

華而嘉敲響着牙齒，瞬着眼睛，遮住頰骨，羞怯的辯護說

『爸爸，是我自己買來的，真是我自己買來的啦，你倘不相信，那就去問一間麻姊娜斯青吧。』

父親把華而嘉的頭緊緊的壓在地上，抓住她的頭髮。他把那重拳頭用死勁的打着她，他打一下就喊一聲。他的喊聲震動了小土屋的牆壁，桌子的歪脚也都跳了起來，而且連我們的哭聲和華而嘉的呻吟也都聽不見了。

『噢，你現在對我講不講？』

『我對你講。』

華而嘉告訴他說，亞剛涅梭夫怎樣親自送給她一雙氈的長筒皮靴，一張鈔票和一個廉價的耳環。一個賣肉的胖子曾買給她一塊頭巾。還有一個人曾塞給她一雙透明的長統襪和一個銅戒指。更有一個人請她吃過核桃糖和染色的燒酒，他在她的唇上接過

吻，會爬在她那冰冷的大腿上，那是誰？她却已忘記了。

華而嘉一切都對父親說了出來，她只把檸檬忘掉沒有說。父親把她拉起來，拖她到水桶旁邊，拉長嗓子對她說

『你快快洗，你就滾開我們的家門，忘掉你是有一個父親的，你這個無恥的爛污貨！』

但華而嘉並沒有洗臉就跑出去。那塊絲織的小披巾掉在地板上，它纏住了我們的脚。

我衝出小土屋去趕她。她並不回頭看一看，她那佝僂低矮的身子只管直望前走。她穿過爛谷市場，經過那些工程師的寓所。走近那工廠的高牆，走過工廠的空場和垃圾堆，她失神地，已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覺的了。

她整天徘徊着。到了晚上她停在那亞剛涅梭夫宿店的門前，好像在想什麼似的。我從旁邊跑近前去，胆怯的拍一拍她那冰冷的手叫道

『華麗……』

她反轉身來向我，抖着嘴唇說。

『走開吧，山甯！』

於是她就跑進去，把後面的門砰地關上，她就消失在那黑暗的宿店中了。

她後來在城裏市場上浪來踏去，喝得醉醺醺的。華而嘉的身子忽被人攔住，抓着把她拖入亞剛涅梭夫的宿店去。她變成那無厭足的市場的掠奪品。她和那些偷兒爲伍。她爬上頂樓去偷那晾着的衣服，站在黑暗的角落，震着她那被打壞了的眼睛。

當我已經失去所有的家屬，單只剩下我一人時有一次在市塵上遇到她。她那灰色的手指，正把熱麵包撕成黃色的圓球像丸藥似的把它吞着。金黃色的麵包烟出一種蒸汽，把華而嘉的黃牙齒和擰壞的鼻子遮住。

她胆怯的跑到我旁邊來她的頭髮發黃稀少了。顴骨凸在蒼白而又消瘦的臉上。嘴唇也裂開了。



她走近我輕輕叫道。

『山甯』

我支撐不住——在她面前倒跪下去。華而嘉抖顫着，軟坐在地上。她把我的頭藏在她那從前不知什麼時候會是硬而緩的胸脯那地方。

市集上的人羣都向我們包圍攏來。

『她爲什麼這樣傷心呢，可憐見的！』一個背着重籃的村姑拍拍胖腿說。

『我看是找到了兒子吧，』一個包着一塊黑披巾的老女人流着眼淚猜想說。

『或許那是她的兄弟吧？』又有一個插嘴說。

『是兄弟，虧你說得出來我看她已是兒女成羣，有的可以嫁人，有的已經娶了親吧。』

但是華而嘉撫摸着我的頭髮，整一整我的短衫，揩乾了我的眼淚安慰我說

『不要哭山甯，親愛的。很快夏天就要來了，我又可以和你跑到森林去，去到那河裏

泗水去。』

## 第十章

一種恐怖落在父親的頭上。他怕一個人和我們留在低矮寒冷的小土屋裏。他下工回來就失神的站在門口。那帆布的濡濕的工手套沈重的向地上垂着，彎着背，垂着頭，但他的眼睛却像在那裏找尋什麼似的。

他到酒館去把所有的工錢都喝光，他在那亞剛涅梭夫的巢窟裏納悶。忘記了在他家中是有三個飢餓的兒女的。

我們自己要自己照管自己。一天的開始往往伴着吵架到來。米志嘉比我們都醒得早，他悄悄的穿了父親那破爛的短衫，他乘人不備地就想從小土屋偷跑，但那力大的妮而嘉却捉住這狡猾傢伙的衣襟把他拖回來。她自己也想穿着這件唯一的短衫溜到攤子旁邊，市集人羣的腳下去討塊麵包，或討個哥比。這件短衣正是溫飽所繫。因此爲了它時常

要打架。米志嘉的手上拉下了一把妮而嘉那像馬鬃似的黑硬的頭髮，而她的手指甲則因抓破了他的面頰而染着紅血。結果拿到短衫的總是那最有力的人。妮而嘉差不多總是勝利的鼓着嘴唇，自頭到脚都穿着父親的爛衣服，肩上背了一個背囊，就出去找尋那獲得物去。而米志嘉則舐着自己的傷口，把憎恨心壓住，低聲下氣的說

『你這個母夜叉，你就是帶一片片麵包回來給我們也好。』

我憎恨他們兩個。我之所以憎恨他們，就因為他們都比我強，他們從來不給我那件短衫，就是他們在市場上得到的東西，也總不分給我一點。

爛谷的旁邊有一個屠場。它的院子裏有高牆圍隔着，分爲牡牛處、小牛處、豬獾處、禽鳥處。在那裏餵飼着等待拿去宰殺的小牛和豬禽。

我從那個大概是狗嚙成的洞，鑽進了鵝欄去。欄中有一個長狹的槽，飼者把煮過的糠漿、油糟倒在那裏面。一羣長頸鵝擠在槽旁，它們在生命的最後一次正吃得津津有味。我沒有任何良心的刺痛，也就跑到槽邊去搶那刺人的糠漿，吃得也不比牠們乏味。牠們

向我奔來，用硬嘴啄我不願和我分吃可是我這樣也終能搶吞幾口，得以耐到第二天。

別的地方我是不去的，那會凍死呢。但屠場我是能去的，雖然是赤體裸腳。

不久我就要爲兩人去獲取食物。因爲我不付代價，米吉嘉每晚就不放我進小土屋。我在袋裏帶了一些油糟來給他。他看見這對他有利，他就用同樣的方法去對付妮而嘉。這時候我就和她兩人約好一同反對他。我們輪流着佔有那件短衫。我去弄了麵包來，她却給我開門，我們讓米吉嘉挨餓。

父親連麵包皮也從不拿一塊到小土屋來的。甚至我們還要餵養他。他時常懇求地問道

「妮而，你有一塊麵包嗎？」

妮而嘉不是吝嗇的，在她那裏差不多總有一些東西貯藏着。她拿出袋來，和他分吃着麵包。

有一次我從屠場拿到了一大塊獸的腸腑。我們就把它在爛谷底下，洗了洗，切成小

片，煮好，大家飽吃了一頓以後，坐着計議那剩下來的要怎樣辦。

有憐憫心的妮而嘉提議說

『山甯，你把它拿到熔爐間去給爸爸吃罷。』我穿了衣服就送去。

父親這時候是在熔爐間當冶工的。

我在那裏看見他的闊肩大身軀。他拿着一根很長的撬鐵棒，他招呼着其他的工人，於是他們十二隻手就都伸到爐口去，把那燒熔了的銑鐵注放出來。這個工作從前是一個人幹的。他的手拿在撬鐵棒的中央，屈着身子，像要跳躍似的。他的頸子和錨索一般的伸出，把全身向後一退，然後挺直胸脯，於是就把喉嚨和撬鐵棒一同投向前去。

工程師帶了他們的太太們來看這個冶工奧斯達勃一個人怎樣的在做六個人的工作。工頭每月添他三個盧布工資，而且許他以後還要增添。

然而那是以前的事情，在那時父親還不是爛谷酒館的顧客，他每天還有熱烙烙的湯喝，上工去時還有一塊麵包，一對洋山芋帶在身邊。可是現在却已失掉這種力量了。他

振抖着撬鐵棒，燈光在他眼前幌動，天空融成了雲霧，像要垂落在他的腳上來似的。奧斯達勃很想坐一回，喘口氣，把醉酒醒過來。然而不能夠，應當工作。因而他疲乏了，兩手機械地動着，閉上了眼睛，以免頭暈。

別的工人也像受了他的傳染似的，他們手上的撬鐵棒也只有沒有勁的搔了搔那燒焦了的鐵泥土的爐口，却不能把它打開。十二隻手不能一齊出發，因此把打的力量也減少了。

那個頰上有一些青紫的斑點，一雙鼠眼，聲音像婦人似的胖工頭不覺焦躁起來。鐵早已熔好了。一分鐘也不能遲緩。他跳到熔爐旁高叫道

『你們做什麼，你們來這裏睡覺的嗎？你在看什麼？』他對父親大叫，『拿起來，自己打罷。』

父親把兩手從撬鐵棒放開，把手順着兩脚直垂下去。它們像要斷裂地抖着。他像要把它們伸一伸，舒一舒骨節一樣。他把舌頭舐一舐那已乾裂的嘴唇，想睡又想喝水。

奧斯達勃越過工頭的頭顱，默然看着，他困苦的，漫無頭緒的不知在想些什麼。

這時，奧斯達勃非常苦悶而可憐，他很想哭，但又怕人家笑他。他垂頭坐在沙上。可是工頭叱咤着，抓住他的胸脯，用力把他提起，惡狠狠的把他一推，罵他忒你媽的。

奧斯達勃的身子幌了幾幌，他看見布德洛啓經那雙模糊的眼睛，那夫鼻子，那躺在鬍子下面的嘴唇，那個喉頭，他猛地想起這個人在近十年來，幾千天以來會如何的侮辱了他。你看，現在這個工頭又站在他的面前了，用罵狗似的話罵他，推他的胸脯，強迫他工作。

突然間，許多年來，的憤恨都在心頭爆發了，一切的屈辱都響說出來。他提起拳頭，打在這個主人的買辦的頭上，打在他的胖眼上，他倒在沙上了。

嘉爾普士這時正在鄰近的熔爐上工作。他似乎早在等待這事情發生似的，他說

『這是對的，奧斯達勃，你再給他一拳吧，重重的！』

嘉爾普士號呼着自己的同志們。石工拋了鐵鎚，冶工拋了鐵棒，滾鐵工人丟下手車，

瓦斯工人拋開工具，銑鐵工人拋開荷担，模型工人撒下沙。幾百隻熔爐工人的手都去捉那胖工頭，把他丟在沙上，直到他已經不會求饒時才放了他。

然後冶工嘉爾普士領了荷工，滾鐵工人，模型工人到事務所去。他們捉牢值班的工程師，使他在樹脂的溶液中洗澡，把木屑撒了他一身，然後把他拖過整個工廠，丟在那溶渣的堆上。有一部分怕追究的熔爐工，他們拿了撬鐵棒，去打那爐口。

，，泥土變成盎薇色，開了幾次罌粟的花朵，於是突然爆出了火花。

罷了工的工人把別的車間也煽動起來當他們看見有人叛變時，就去開露天羣衆大會。他們衝向熔爐間，奪下撬鐵棒、鏟子，把爐槽和泥溝都毀壞了。銑鐵掉在潮濕的地上，砰然地爆炸着，火花四射，使人有死的危險。

我看見父親怎樣地用手去押抵眼睛，逃開了熔爐。

誰也不願意去救下鎔鐵。他們都站在角落上欣賞着那銑鐵像疥瘡似的發黑下去。我把冷了的，沒有人動過的腸腑拿回家來。



## 第十一章

那時父親在鎔爐還沒有打死，只被銼鐵火花燒了他的眼睛。現在他走起路來總偏向一邊。像在傾聽什麼似地，把頭歪到那垂下的肩膀上。他像害羞自己的盲目的常垂下眼臉閉住那難看的腫子，瞬着。另一隻健眼，則拼命睜得大大的，他似乎要使每人信服，說他是把宇宙看得很清楚，而且在欣賞這宇宙的創造一樣。

其實在父親的心裏是沒有快樂的。他把一切都喪失了，所揭起的罷工結局是失敗了。父親和嘉爾普士就在這一天被警察捕去。但那些冶工、鎔工、滾鐵工人和鍊鋼工人都決定倘一天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就一天不復工，他們要求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釋放嘉爾普士和父親，而且依舊要把他們收回工廠去。

罷工繼續了三星期。廠主們施用了狡猾的手段。他們把嘉爾普士和父親釋放了出

來，並且恢復了他們的工作，但一等工廠完全復工時，就又把他們丟出廠外去了。  
嘉爾普士曾努力想從新喚起工人，而結果終是徒勞，因為他們已餓怕了肚子，疲乏了。

有一次嘉爾普士到我們家裏來，他像那可憐的，被逐的乞丐一般。他差不多揜着眼淚和父親訴說着組織上有一些人被捕，而且他最後鎮定地結束了他的話道：

『我看不久也要把我們拿去呢。』

他忽然抬起頭來，把錢丟在桌上叫道：

『去拿酒來，山甯，我們要熱一熱，燒——』

我從未看見嘉爾普士喝過酒。就是現在我看他也是喝得不大順口，他用手掌捧住自己那大頭顱，輕輕地搖擺着說：

『要找出路，趕快要找出路才好。』

他叫我到他身邊去，把我挾在他的膝間，用酒杯敲着我的牙齒，勸道：

『喝吧，山甯嘉，橫豎都要死的，他們那班狗子不會給你出頭的日子，你不要以為我是喜好喝酒的，不完全不』 明天我又要用沈着的脚去奔跑的。嗚，喝吧，』

父親在桌上搖擺着，他嚙語道

『米哥洛·尼哥洛維啓，駝子，我要弄倒，總要弄倒你才休，我一生都記牢你。』

在他看來，一切都是那個鼠眼工頭的罪惡。

直到現在我還記到父親最後那一天。他很久不回家了。他那天忽然跑到小土屋來，他像客人似的站在門口，並不脫衣服。那時受飢餓壓迫的我們三個，正坐在暖爐上，而且我們像看生人一樣的看着他。我們默不作聲，怕他走近我們來。

他很羞澀，平靜或許又是警惕的吧。他把帽子脫下提在面前，像拿燈燭一樣，小心地迎着那在交流的空氣。走近了我們。坐在地板上，伸手撫摸我們，像要求乞的尤景。

我躲在妮而嘉後面，不願那在抖顫的手掌碰到我的頭髮。我怕我的頭髮會因此化為灰燼似的，我挨到角落去，敲着牙齒。我怕那個面孔，那雙大眼，那向顫骨吊上去的歪嘴

唇和那些被燒焦的深皺紋

父親感到我們在他的醜相前面駭怕了。他軟癱着坐了片刻。然後他陡地跳起，用那破爛的袖管蓋住那隻健全的眼睛，他就永遠的跑開了小土屋。

第二天早上嘉爾普士跑來和善的忠告我們道：

『你們就去看你們父親的末日吧。』

我在那胖工頭的玻璃陽台上看見父親。他的憎恨心把他引到那裏去。可是預防着的工頭却把這個憎恨心毀滅了。他把不會呼吸的奧斯達勃放在那舖着地氈的走道上。父親那闊大的身子仰天展臥着，手上緊握着一根夫小的鐵棒。那隻盲眼的眼臉高高的掀起，露出昏而僵硬的腫子。

我沒有哭，站在那裏想道：『父親爲什麼有這樣長呢。』

……父親死後我們的生活也沒有改變。還是和舊日一樣過着日子。我們沒有跑出小土屋。只有幾次有幾個爛谷的善心婦人來看我們她們帶了些蕪菁來給我們和從前

一樣，妮而嘉佔有一切的獲得物。然而並不貪婪的她，却分給我們各人一塊蕪菁根嚼着。成日成夜我們都坐在俄國式的暖爐裏面。母親在時，曾在這上面烤過麵包，煮過大鍋的紅菜湯蒸過我們衣服上的虱子的。

從那比利時森林方面吹來的倦怠的微風帶來了羣鳥的叫聲，去年的枯葉的微味，暴風雨前的冷氣，松柳的新鮮。荒原是褪色了。米志嘉和妮而嘉躺在暖爐裏面，把發青的膝蓋縮到那水腫的頸上，她嗽抖着。嗽得把久積的烟塵都振落下來。

他們已好幾天都把人家贈給他們的蕪菁拿給我吃。他們躺在那裏不起來，求我稍稍去烘一烘他們。我躺在他們兩人中間，我是覺得很熱，但他們却總是叫冷，甚至在他們夢囈中也是這樣。

有一天破曉時，把我冷醒了。看見妮而嘉毫無聲息地躺在我的一邊。我的另一邊是米志嘉。他的耳朵還是溫熱的，但在那兩隻展開的手上的手指甲却已是冰冷。那青色的嘴唇也已不能說話。

極度的沉靜，使我感到害怕。我想跳出暖爐來，但在黑暗中找不到它那狹窄的出口。牆壁，米志嘉和妮而嘉的伸直的脚步把我阻住。

我喊了起來，可是低聾的拱廊却把聲音吞沒了。

我清醒過來，我的鼻子聞到屠場的氣味，睜開眼睛一看，看見我身上有一塊濕的帆布。我把它推開，站了起來。

我這時是在警察所載運死人的馬車上，我的兄弟就躺在我的旁邊。周圍聚滿了市集上的人羣。我把他們嚇倒，因為在這種馬車上從不會有人活過來。狗村的歷史上從不會有過這樣的事情。他們以為妮樂和米志也會爬起來。可是他們的手足却已伸直，一些異點也已現在那消瘦的頰上。

馬車繼續拖向前去，把我弄回小土屋。屋內的虛空使我懼怕。那天花板似乎高遠得很。牆壁擴闊的屹立着，而我却是這樣的幼小。我的頸項這時不過只和那桌子一般高呢。

我從小土屋逃了出來。現在我已沒有一個親人了。

## 第十二章

『杜樂嬌』好像賣肉人的那個櫛木肉攤一樣，矮而又胖。她的肚子上長了一個駝峯。狗村人說，這是因為她胖的原故，但是我們市場上那些嫉妬的女商人却一口咬定說『杜樂嬌』的肚子裏是些田雞蛋呢。

『杜樂』並不是她的名字。她原是叫做陀樂·阿拉克山特羅芙娜。但當她把市場上的信仰和習俗收受來時，人們就把她命名為『杜樂田雞嬌』(Aunt Dura, The Frog)

『杜樂嬌』的兩眼像兩個壓壞了的小球兒，被誰的手把它貼在那平平的地方一樣。她的嘴唇翻捲着，像有落下的危險似的。顴骨凸在兩旁。兩頰浮腫得像在口裏含着一

●俄文中 Dura 這子的字義是獸女人的意思。

個西瓜。

這攤子是在市場上賣餅的。她站在人多的地點，那魚攤和雜貨攤的交叉路口。在那像桶似的肩上整年圍着一塊厚羅紗的披巾。放在那駝起的肚皮上的是一個鐵箱——烤餅箱。她迷着兩眼，膨脹着臉，深深的喘着氣，她那木頭般的大腿稍稍踞着向整個市場高叫道

『餅啦，熱的餅啦，油烤的，甜蜜的餅啦。』

她在爛谷把我拾了去，帶我到她的小茅屋去，那是在狗村最偏僻的邊境上，她說。

『那末，你就當做我的姪兒吧。我也是一個孤女哩，』她拿出一張褪了色的相片給我，我看，那上面她的兒女和一羣小雛一樣的坐着。她哭道

『他們全都死光了，只剩下我一個，和一根野草之在田野上一樣。』

用她那塊髒披巾拭一拭眼淚，嚴肅地補足說。

『而且你就叫我陀樂·亞拉克山特羅芙娜。』



她教我叫賣餅子，可是我什麼也不行。我立在茅屋中央抬頭大叫我的心裏既不想到『杜樂嬌』，也不想叫餅子。她發了火，但還總是帶我上市場去。

開始我們兩個都大聲的合叫着。後來『嬌子』忽然停住了，於是只讓我一個叫着。人們聚攏來嘲笑我們，可是他們却愛買我們的餅子。『嬌子』很滿意。不久，我就一個人帶了箱子在市場上賣了，而她却在家做着餅子。

可是我的生意總是不好。把沒有賣去的餅子拿回來。市場上的人嫌惡它們。

那時我在晚上就去拾燃料，而白天則用鉋屑、煤渣和炭屑燒爐子，把那些烤黃的餅子翻面那些餅子是『嬌子』做着擺在那長桌上的。

陀樂·亞拉克山特羅芙娜有一種不好的記心。她有時會忘記餵我。對於這點却要我自己留心。當她在桌旁非常忙亂時，我就用手把餅子排在灶上那個深陷的鐵板上，而且要把那在油中沸着的餅子拿出來。然後我偷偷地拿了一塊生麵塞在口裏。我就這樣過活的。『杜樂嬌』很滿意。

在模糊的早晨，狗村人們的正常的生活，就在我們的窗前活動起來，這在我已是司空見慣了那些跑向垃圾堆去的人的垃圾桶啞啞地響着。狗村的女人們跌跌撞撞地跑着，她們爭先到那屠場門口去站隊買腸腑。那穿長的工衣的，酒喝青了臉的哥華爾跑了來。許多狗舐着舌頭正從覓食回來。從股份工廠工回來的那些滾鐵工人、冶工、石工的影子浮動過去。走過那些十二歲的曾經是我的同伴的上油工人。我看見他們眼睛上的眼淚，或許這是因為透過那朦朧的玻璃窗的緣故吧，在我看來似乎是這樣的。

每個清晨都是如此。可是今天窗外却不見一個人。掛在對面壁上那張褪色的相片我都看得清楚了，但『嬌子』總不叫我起床，她自己也不做工。她穿上一件休息日穿的外衣，和那壓壞了的蕃茄一般的閃耀着。她在一架模糊的鏡前用香皂洗了好一會臉。以後她慈祥親切的走到我面前來

『山寧，山寧，起來』

我把眼臉緊緊的閉着，一動也不動心裏想道『今天是個什麼節日呢？』『嬾子』却懊惱地說

『山寧，起來啦，否則，你會把自己的一切快樂失掉呢。』

我擦了擦眼睛。

『你的哥哥古士馬回來了。』

哥哥古士馬就是下工回來常常帶一塊沒有吃完的麵包來，而領到工錢時，就買一些糖菓給我的那個嗎？他搔過我的頭髮，曾想教我念書的那個嗎？不，他早已完結了。我依舊把眼睛合上。『杜樂嬾』又大聲地叫了我一次，她就將門砰的關上，走了。

現在我終於可以隨我所欲的睡覺了。我想睡，可是總睡不着。最後我恍惚的閉着眼睛。忽在我的額上感到有一隻熱手。我不覺驚異起來，好像這是祖母在我前面唱睡眠歌時一樣。幸福把我鬧醒，看見一個長大陌生的男子正站在我的頭旁，他笑着。他還沒有等我從麥藁床墊上起來時，就抓住我的頭，用那刺人的鬍子刺痛我的嘴唇。

據那空的手袖看去，我就知道這是自己的哥哥古士馬。

他馬上撫摸我，不怕有了鬍子，他也哭了起來。然後他揮了揮手喊道

『哦，那些下種，那些可咒的下種啦！』

他把我抱在懷裏，抱到街上去，他的眼淚落在那污泥上。

狗村慌張起來，都跑到亞剛涅梭夫的酒館去。大家都跑出街上，身上穿了那箱上僅能抽出的惟一的好衣服——只有一年中那些節日才穿的衣服。

大家在聽嘉爾普士那種動人的喊聲。

今天究竟是什麼日子呢？節日嗎？那末爲什麼狗村的人們却不醉酒不惡罵呢？鼻子不打出血來呢？爲什麼礦工和五金工人不動武呢？

『革命啦！』

『俄國沒有沙皇了啦！』

『我的上帝享你的福呀！』

「現在我們會有一種像生活的生活來了！」

狗村的人都集合在亞剛涅梭夫的酒館旁邊，像在等待什麼似的。

哥哥走上石階，把我在羣衆前面高舉在他的頭上大喊道：

「同志們！你們看看這個小孩子吧。把他叫做畸形兒。他不敢對任何人看望。他不知道笑。他就是我的兄弟。可是你們的孩子能比他好嗎？你們的姊妹會比他好嗎？你們自己會比他好嗎？誰個把我們弄成畸形的呢？誰個剝奪了我們的歡笑？我們的快樂是被誰個剝奪了的呢？」

哥哥把我放在地上。冶工嘉爾普士打斷了他的話。他點起脚尖，抖顫着膝蓋，伸向自己的羣衆高叫道：

「同志們，看他們要怎樣的報償我們的生活，我們要他們回答我們！我們現在就去捉他們的喉管報仇去啦！」

嘉爾普士把狗村的怨氣都說了出來。他說進了狗村的心坎中去，代表着狗村的思

想。他還不及說完，因熱烈的呼號還沒有把嘴唇弄乾時，可是坑工哥華爾就拿了一塊鋒利的石頭打起那酒館的窗門來。

難道這裏不是把他所有的錢整個的勞動都搶奪了嗎？難道不是這裏把他的兒女弄成叫化子，老婆弄成土娼嗎？

『把它打成粉碎，把這酒店毀壞了吧，坑工哥華爾！』

你看，他們來幫忙你了。你的老婆也用手指甲在搔鐵門，她用頭兒想打壞它的堡壘。她喊男人們要趕快把這個可咒的巢窟毀壞。

看，一個坐界的鐵匠和一個駝背的滾鐵工人用石塊敲破酒館的門了。人羣就擁進貯藏室去。酒瓶墜啞的響着由敲破的酒罈裏倒出啤酒來。不知從角落的那一面，飛出了火花，亞剛和梭夫的酒館燒着了，火花在爛谷上滿飛。把狗村小土屋的鄰檐也延燒起來。治丁嘉爾普士站在烟火牆的後面，舉手高呼着，他由於憤恨，連聲音都嘶啞了。

『同志們，你們看那邊，那邊就是我們的筋肉，我們的血汗建築起來的宮庭啦！』

當哥薩克兵的劍，在二月的冷陽光中閃耀時，狗村的人也沒有停止行動，也沒有抖顫，也不在劍下把脚步放大。古士馬第一個揮着手。我看見哥哥在劍下倒了。我沿着爛谷逃去，也不思想什麼，一由脚把我拖到那裏就到那裏。我知道我已不能在狗村的殘址上逗留。

誰也沒有注意到我。我跑到人堆中去找嘉爾普士。他現在是我唯一的親人。唯一的！

## 第十三章

在那些日子車站上擠滿了逃亡者、軍隊、逃兵、投機商人。車站曾成爲我茫茫幾年來的新棲所。有一次我饑餓極了。我跑到一個在那開到的列車水槽上打盹兒的私販旁邊。我把他三重的布袋割破，用衣袋接在那麥流的下面，麥就和金星子一樣的閃流下來。

這個投機商人突然睜開眼睛，捉住我的手。他對同伴們大喊，於是他們那十二個拳頭就擊撞着我的身子，我吃了幾拳就僵靜下來。他們很快就打完了。在我還來不及痛惜那偷得的青麥粒不知將要怎樣地在牙上磨破，那和牛奶汁一樣的東西將瀝在我的齒齦上時，我就已失掉了想像力。

這班私販怕將死屍放在鐵軌上，因此他們就把我拖入空地，拋在長野草中。可是我却又活了轉來，爬到另一個地方，睜開眼睛，呻吟着。就在這時候我碰到了翼振子（Wing）



ings)

翼振子在車站左近那空地上的野草叢中發見我，他那時正把一隻光澤的重箱子拿到那裏去。他已經用那鐵塊敲那鍍銀的鎖鍵時，恰好就在他的旁邊聽到我的輕輕的呻吟。他就當心的把鐵塊放入衣袋，遮住箱子，向四面一看，他就看見我正在地上掙扎。

我在自己的上面看見一個采剛人 (Tsigané) 的鬍子，感到有一隻手親切的把我的頭扶起，把一個玻璃瓶放在我的嘴上叫我喝着。然後帶我到他的家中去。把我全身的青痕敷了藥。餵我喝牛奶。替我換着藥膏。他坐在我的枕頭旁邊有個把鐘頭。

在他旁邊，我看見一個和我一樣大小的小孩子。他俯着頭默默地用一種兇惡的眼睛看我。那個黑子用一個奇怪的名字——月亮 (Moon) 叫他。我避開這個不快的視線，轉向有捲鬚的那個人方面去。他把手放在我的額上，問我是什麼人。從那裏來的？什麼名字？

●是一種髮膚黎黑，專以相命偷竊爲事，可是現在也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民族。

我閉了眼睛，只動着嘴唇慢慢的對他訴說着，關於赤頭髮的尼哥諾爾的故事，訴說着狗村的生活。

『你趕快好起來吧。事情是緊等着你呢。』

他不久就出去了，留下我和那個兇惡的孩子。月亮坐在床墊的邊沿上，他毫無敵意的問道

『你幾歲了？』

『十一歲，』我回答。他的改變使我高興。

『我看我大概也是這個年紀，不過我和翼振子已經住了一年。』

『誰是翼振子？』

小孩子不信任地而且重又兇惡地看着我。

『你不知道嗎？那就是剛才出去的那個黑子伯伯。』然後他俯身向我輕語道『你知道，我們和他是要去幹「跳躍」的勾當的。沒有一次失過手。他也要把你教好。他是個』

好的老賊頭子。」

翼振子用很大的耐心在期待我的傷好起來。他想把我弄成他的幫手。幾禮拜前曾從他這裏逃走了一個教得好好的助手。

我的腳還沒有站得穩在房間裏開起步來還是跟踉跄跄時，翼振子就拿出四分之  
一盞的家造酒，●兩衣袋燕麥粉，一些鹽黃瓜和乾葷。

「今天我們要痛飲一醉，要為你的誕生洗塵呵。」

他把家造酒一杯杯的連吞着。月亮喝了二三口就倒躺在床下了。老賊頭子向我舉杯親暱的說：

「喝吧好孩子，你能喝多少就喝多少。你以後就會習慣了。」

他用兩隻長手抱住我的肩膀，伏向我的耳上輕說道

「噯，小孩，我把你要做成一個人。如果做不成那我就是一個野種！你要成一個頭等的

●是麵包做的強烈的白燒酒。

扒手！然後他用闊手掌把一片黑麵包由那厚鬍子上拿開，又把杯子望喉中倒。

四分之一盞的家造酒喝空了。翼振子站起來把窗帷掀開。這時那窗上的玻璃是漆黑油光的。賊頭老子輕而嚴肅的說

『噢我們走吧』

月亮把一個布袋紮在腰上。翼振子把一個琢磨得光光的小鐵棒恰當的塞在褲襠裏於是我們就望那異而遼遠的天空下面走去。

這時街上是靜寂而空虛。牆垣裏面有狗在狂叫。翼振子褲上的鈕扣和小鐵棒相碰的聲音都可聽到。月亮跳跑着，把頭縮在肩上。老賊頭子挺直身子，邁着大步。我跟在他們的後面。翼振子彎向我來解釋說

『我們不用化許多時候一二兩下子就停當了。只是要看你不驚慌。』

我的嘴唇開始抖起來，或許是因為夜間濕氣的緣故。我跳着，想熱一熱身子。緊傍在翼振子的大腿跑着。

我們停在一家有鐵柵圍牆圍着的小屋旁邊。翼振子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後神速的跳過鐵柵去，由那邊伸出手來幫助着我。月亮自己爬了過去，而且他已跑到了門旁伸出頭來像狗一樣在嗅聞什麼。

我們在屋前屋後轉了幾圈。屏着呼吸，等待着。好像聽見一種沙沙的聲音，我們就伏在地上。末後，翼振子抽出鐵棒跑到窗口去。

不知有一種什麼東西在老賊頭子的手下乾響起來。我坐了下去，覺得我的衰弱的頭也發暈了。於是我就在自己上面看見那發怒的顏面而且聽到一種兇惡的輕輕的叱責聲。在罵我太慢，要我趕快把事情弄完。

！——我站在翼振子的背上。他用肩頭把我抬起，於是我就看見一個開着的小窗，由那裏開出一種緩緩的牛奶麵包的香氣。我把頭鑽進黑洞裏去而且感到翼振子那有力的手怎樣的幫着我把我的瘦腰幹塞進了人家的房間。

我的新生活就這樣開始。

## 第十四章

翼振子進入一種黃金的日子。我看在他整整二十年的偷竊生涯中，似乎從沒有過比現在更爲幸福的日子。他的眼睛已失掉那種昏濁的眼色。他的聲音也更爲柔輦，甜蜜了。

他差不多不離開自己的『巢窟』。全部工作都放在我和月亮的身上。

我和月亮成了好朋友。助成了這點的，是我們職業的危險性。晚上我們出去打獵。在城市中奔跑，找那些上鎖的房屋。月亮的腰上帶着一根小鐵撬。我是布袋。摸一摸冷而重的鎖鑲，月亮就用鐵撬的利尖去架在鐵鑲上。我們四隻手推着那門桿，於是在夜的寂靜中，發出一種鐵的響聲。

月亮把鐵撬藏在短衫下面，站着在望風。我打開了門，門鈕是上鏽的。它格格地軋響

着，它的聲音，似乎把我的心都要跳出口來。我把門大開着，以備遇到不意的逃亡我還準備了另一條出路。打開了向街的窗門。

我貪婪的把房子掃光。從更衣室拖出衣、褲、大衣。把它們披在頭上，弄得我呼吸和走動都很困難。

然後我把幾件掛在衣架上的綢衣服捲起。它們幽幽的香氣熏暈了我的頭，我想把眼睛閉住。

——在「巢窟」已有人等着我。翼振子已把轉買人帶來，將我們一切贓物都賣給他，我們得到幾滿袋錢。

翼振子拿出一桶家造酒。他弄到一握枯加音，●酒杯啞啞的響着。聞着，高興而幸福地，翼振子發出一種傳染性的笑聲。他抱住我，說，在他一生從沒有碰到像我這樣勇敢靈敏的幫手，要是他扯謊，那就斬下他的頭。他甚至想和我親嘴呢。

●枯加音 (Cocaine) 是一種像鴉片一樣有毒，有刺激性的麻醉品。

可是我也喝着，把酒杯倒得滿滿，將冷汁吞下，於是我的心下面就像有一種火在瀉流一般。

——而且總是這樣。人家的住宅和布袋，轉買人和金錢，家造酒和歌唱。

——我和月亮說好了要裝病。我們睡着，緊緊抱住，而且在被下打顫兒。我好像在裝的樣子，其實我真已病得很厲害。

我側睡着，漸漸蘇醒過來，注視我的朋友，好像第一次才看見他似的。油燈上的顫搖的光影射在月亮的破衣上。他頭上的頭髮成了一個沉重的帽子，頭髮的顏色像燒溶了的銅一般。此種顏色，無論在骯髒的黑油汁下面也好，在黑羊毛帽子的黑影下也好，大抵都不會變成黑色的罷，它和金色的濺水滴一樣，散在額上，飄在頰部，藏在頸上的破布摺裏，我輕輕的問道

「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狗村。」月亮回答，他把暖膝蓋移近我來。



『狗村？我在爛谷從沒有看見過你這樣的人。』

『我不是從你們那個狗村來的，而是從自己的猶叔夫的狗村（Hushes' Dog Revmels）來的。有一個猶叔弗克（Hughesouka）城，你聽見過嗎？我的爸爸在一個中央礦山做礦工，但媽媽却是個酒鬼，和人家禽戾，而且她常要打我的眼睛。我曾幾次對爸爸訴苦，可是他却是個破布一樣的東西，他只是勸告着我說：「你就弄斷她那娼婦的手。」我真的如此做了，我伏在地穴旁邊，等她上酒窖去喝酒時，我就把她推在洞裏，上面蓋上一個蓋。而且爸爸沒有來時，我總不把蓋掀開。我把一切都告訴了他。可是他卻那樣的喊起來！他急跑到地穴去，但在那裏既沒有喊聲，也沒有喘息。他是怎樣把我打倒在地，怎樣用腳踏我啦。」

月亮靜默了一會，看了看我，就又輕聲地繼續說

『我就在這一夜逃開，以後再沒有回去。』

月亮張開嘴唇，似乎還想說什麼，但他終於陷入沉思。他舐一舐乾燥的嘴唇，貪婪地

看着油燈。

那無形的手放下了窗上的黑帷幕。在朦朧的陰暗中的壁上顫動着那畫有黃鬚人的圖畫，似乎在那上面的什麼地方有狗在信嘍，而且揚起了歌聲。

油燈上的乾燈心和灰帶般的燃盡。它亮了最後的一次光就完全熄了。月亮慌忙接下去說

『爸爸對我一生都留着記念』

他在黑暗中摸着我的手，把它拖到他那有深疤痕的腳上。我輕輕的猜想道

『是被他打出來的吧』

他不把我的手放掉，把它當心地握住，生怕一動就要失了它似的。

『你說，人家叫你畸形人。這很不好。你知道，你就叫做神仙（Saint）吧。你的眼睛，像是在那神像上面的一樣呢。』

## 第十五章

一個不可捉摸的希臘人。他已對月亮施了奸計，又要來騙我，當然他很快就要把自已那個胖錢袋帶走了。那時我就要因羞忿而眩目結舌迫死了自己吧。

這個嗅覺靈敏的投機商人，我們是在羅斯托夫（Rostov）的市場上遇見的。他在籃樓市上收買斷金和銀子。我們——我和月亮翼振子跟到青菜攤上去用眼角看他那膨脹的紙票。月亮發怔了，他輕語道

『如果我不拿這個黑人的來，那我就個娼婦生的。』

翼振子悄悄笑了一下。他向我丟了個眼色，等月亮走開時，他就熱烈的對我低語道。

『神仙你不要做傻子，不要讓月亮去得這樣一種豐富的贓物。他有什麼比你好啦。』

我默不作聲。當他的權力是在我的頭上，他支配了我的願望時，我對翼振子能有什麼話說呢？

我們把肚餓都忘了。月亮甚至只洗了洗臉，用一條鐵絲縛一縛爛衣服，他在亞賽利人（Assyrian）那裏把皮鞋擦得和鏡子一樣光亮。他笑着。他慌亂的眼光從不離開那戴高高的羊皮帽的希臘駝子。

可是這個投機商人是怕人羣的。只要三個人接近他時，他就要把駝背朝給他們跑到那沒有人的地方去，從那裏伸着頭半合着眼睛，觀察着這一堆人。

月亮用盡方法在他周圍旋轉。他曾喬扮賣火柴的孩子把商品半價賣給他，替他擦皮鞋只要他的烟頭抽，可是希臘人總不把紙票在月亮面前現一現。他偶爾飄了月亮的眼睛一眼，那眼上的夫尤使他喫驚，從此他就非常當心地把這個襁褓人送走。

於是月亮就像貓似的躲在那角落裏追跟着這希臘人。

這投機商人有一次抽出錢來，月亮就飛起瘦腿跳向他去。大概是月亮那上釘的皮

靴在石子路上敲得太響的原故吧，希臘人轉過身來，嚇白了臉，急把錢袋藏起。

月亮可羞的讓了步。這是在他偷竊實踐中從未遇見過的事情。

可是月亮的失敗却使我高興，雖則他是我的好友，我的同伴，而且曾和我同經許多患難來的。

在我好像早就和他相識似的。我們在羅斯托夫曾一同偷過那些女商人的熱騰騰的麵包捲。我們在高加索過了一月怪有趣的生活吃那不化錢的葡萄。在太剛老格的沿站巷（Station Lane Taganre）搶過一間食料雜貨店。在警察拘留所裏我們一起餓過臭蟲。我們是好朋友。

他被人尊重，大家差不多都算他是第一流的扒手。他們以為那『捕魚』的妙法是他發明的。而且誰也想不到翼振子了。他其實是個領導者。從羅斯托夫到巴帶斯克（Ba-tausk）這段鐵道上有許多地方有着陡堤，它們經過頓河（River Don）的河灣。有一天黑夜我們到了那裏。我們身邊帶着一根一端有一個尖鐵鈎的長索。我們一共有

四個人月亮和池影一樣，一拐一拐地跛着，好像他正要倒在地上似的；我無聲自的風似地轉着，和一個我們的新同伴巴拉拉意嘉，●他是從不知憂愁的，就是當他鑽進人家的窗子或袋中時也總是笑嘻嘻的。此外還有一個翼振子。我們睡在河灣的岸上等候着。月亮把索的一端死結在電報桿上另一有鐵鈎的就拋在鐵軌上。月亮的旁邊躺着翼振子，在教他要怎樣動作。

那是一個冷靜的黑夜。我們已經聽到在頓河那邊開來的車聲。車頭上的燈光已經射到我們埋伏的地方，翼振子暗地裏浮躁起來，他向我們喊了些什麼，但我們什麼也聽不明白。我們期待着那既沒有叫喊，也沒有呻吟的可怕的事情馬上到來。

列車已經駛到我們的身邊，它是到巴古去運煤的。私販帶着他們的麻袋密密地擠在那狹隘的油車的車臺上。月亮把索子和捕牛繩一樣的一揮，便把那鐵鈎拋上油車去。

●巴拉拉意嘉(Balalarka)是琴名，這裏是當作人名用。詳見第一章。

隨着鐵的響聲發出什麼人的尖叫，但他咳嗽一下，即窒息了。那索子陡地拉緊，接着抖了抖，就又鬆弛了。於是幾個不同的黑影子就向那堤防的陡壁滾落下來。我和巴拉拉意嘉想起自己的任務，就衝去把那幾個乘客闔住。

我們把這事情做得很躁急，因而感到口渴。我們喝了幾口池水，就把麵粉袋放在肩上，當天還未破曉時，我們就在巴帶斯克的車站等待天明，要把貴重的獲得物——麵粉——趕到市集去出賣。

翼振子避開月亮試探我的心思說

『神仙，不要糊塗吧，你得顯顯你是個好扒手才行。』

他離開我，不知又和月亮悄悄的說了些什麼，而且他的眼睛又照常燃着那種奸光。我把胸脯上的襯衫拉直，雖然我的喘息有些急迫，但我仍想盡可能的鎮定而平靜的說道

『月亮，我想去偷那希臘人的來。』

他好像想說什麼，但已驚愕得說不出話來。我沒有時間去理會月亮，因為這時那希臘人正動身到什麼地方去。

我就跟了他走。

我追跟這希臘人整整有一星期。但我從未現露在他眼前。我知道，他如果看見我，那定會感到自己的錢袋的。我和他一同搭電車，一同搭輪船，在齊霍雷茨克（Tikhoretsk）車站前，一列停在那裏等待那出軌以後恢復交通的貨車的廢車廂中曾和他同坐了兩天。然而我從沒看見希臘人閉過眼睛。

到第七天他有點失神了，在這天夜裏，恰好在高加索的車站前面，他的頭幌搖起來，垂下那長鼻子和嘴唇。我早在等待這一剎那，就跨過人家的頭顱，鑽到那希臘人前面，熟識得像在我自己的衣袋裏似的，就伸手去扒他的錢，碰到了那暖暖的皮錢袋。我打了個寒戰，心裏只有一個念頭『他醒了啦！』

當希臘人豎直身子時，錢袋已在我的手上了。他還什麼都不明白，他那雙大眼睛一



動不動的看住我。這雙呆滯的眼睛和我相距很近。在他的眼睛中我看見了自己那張開嘴巴，把錢袋緊壓在喉嚨上的影子。

當那投機商人明白了這是什麼一回事時，我却已飛跳到那緩車廂的狹隘的門口。希臘人聲張着趕了來。

我在一蓬荊莓下面蘇醒過來，右腳像被人埋在地中一般。雙手緊握着那印有花紋的皮袋，高興勝於痛苦。

和月亮一樣的跛着腳，一拐一拐的跑到車站，溫暖的胸脯弄熱了錢袋。過了三天，我到羅斯托夫把錢在翼振子的面前攤開。

只有一個月亮是冷靜的。他因為羞辱躲開了。

翼振子為我的健康乾杯。他惡毒的迷一迷眼睛。

當他喝得大醉時，他抱住我無恥的吹牛道：

「神仙，你看，我怎樣巧妙的調擺了你們。你們為什麼不互相咬嚙呢，滾，你這一下可

把月亮捉弄得好厲害！

## 第十六章

整天整夜落着雨。鐵路花園中的紫丁香樹叢已經落葉，它那破皮的檯枝染滿污泥，佇立着。

在紫丁香樹叢下面，我們——月亮吧，啦啦意嘉和我打開人家的箱子分着賊。在它的樹影下，我們喝着那滲上酒精和科倫香水的家造酒。

在那紫丁香樹葉的騷擾聲下面，我因玩『布洛』和『斯多司』●把褲子和上衫都輸掉了，當吧啦啦意嘉沒有弄到換的來時，我只好赤身地直躺到晚上。我們却馬上就要分手。

暖夏已飛跑過去。我們失掉了我們的宿泊處。

●布洛 (Bura) 與斯多司 (Stose) 都是撲克名。

車站上門禁森嚴，簡直不能使你挨近前去。一近前去，他們就要把你送入兒童院。我們在那黑暗的角落上團團轉。然後我們就鑽入車站的汽罐室。在屋蓋下面弄了一個洞，就在汽鍋的磚面上烤火。

我們的人很多。在這新城市裏我差不多一個人也不認識。我們和翼振子早已分開，認識的人現在只有吧啦、意嘉和老友月亮。他已變成我的壞朋友。我們碰見時，像陌生人一樣。他冷冷地，無精打彩地握一握我的手指，也不把那因失眠垂下的眼皮抬起。不過他總還是靠到我們的身上來，他像孤兒地孤獨。和吧啦、意嘉抱在一塊打盹兒。

風把密雨點吹到我們的身上來，溫暖地打在我的胸脯上。我把身子轉向汽鍋。短衫冒着蒸汽，瞌睡總是不來。濕氣透骨，頭像是腫着，眼中滿是沙泥。我想起爛谷的春天，想起僵在暖爐中的妮而嘉和米志嘉以及警察所的馬車來。

我的回憶忽被打斷有一個人用那鈎般的手指捉住我的脚跟，把我拖在一個洞裏。我大叫着，開始騷鬧起來。來了幾個大個子的『浴室侍者』●要把我們趕跑。我憤恨極

了，不知把誰的手咬了一口。

月亮不知用棒敲了誰的頭，吧啦啦意嘉用磚頭把一個瘦長子的『浴室侍者』打了一下。

可是終於把我們趕走了。於是我們三個就站在雨下發怔。我們頭上有一盞和腦壳般的赤裸裸的街燈醉醺醺的搖擺着。

吧啦啦意嘉的心中是沒有什麼憤恨的。他穿着一雙不合腳的長膠皮套鞋在跳來跳去。手掌拍着頰，掉着靈活的舌頭隨意唱道

縫啦，洗啦，

掃帚兩把，

三十對，

教母，來拿蜜糖罷，

●「浴室侍者」是一種白天在浴室做工，夜間就以車站作爲棲息所的浪人。

蜜糖，

給你。

一堆小孩子都跑開了。只留下我們三個。月亮提議到那車頭停車所的沙房裏，到那個在一個專爐上爲車頭準備乾沙的火夫那邊去。

我們把所有的錢和烟草都給了這老頭子，因此他就放我們進那煖沙堆去。過到天明吧。啦意嘉馬上就動手挖了個沙洞，無掛慮的倒下身子，把頭藏在膝上。

我強要自己合上眼睛，但是眼珠腫了，眼皮合不攏來，睡不着。

月亮摸到了我的胸脯輕聲說：

「神仙，你睡了嗎？神——仙？」

我把月亮的手指握着答道

「我眼睛痛，月亮我的眼睛要瞎了。」

月亮用手肘撐起身子，一股家造酒的氣味撲着我說。

『你想聞一聞嗎？』

『我呢？』突然聽到吧啦啦意嘉的低問聲。

我們大家分嗅着，熱了起來。月亮把那隻歪脚搭在那隻健脚上，搖擺着，幻想說

『噯，等我長大了時，成爲一個大扒手，要弄到一把彎的刀，一雙和板一樣厚的涼皮鞋，那時脚就不會冷了，還要弄到一件紅襯衣和一些硬糖塊。』

吧啦啦意嘉自言自語道

『當我年幼時，在一個亞美尼亞人（Armenian）那裏弄到一管口琴，在街上把它吹着走，小赤佬便成羣的跟我跑。我給這個吹一下，又給那個吹一下，可是他們就給我一塊麵包啦，一個洋山芋啦，你看現在能有這樣一個東西就好了。你吹着人們自己就會把衣袋倒給你的。』

外面雨怎樣的敲打着鐵簷，又有一個人在要求進來，現在我們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月亮沉悶地說

『如果現在是在塔什干（Tashkent），那就好了。那裏有太陽、甜瓜、葡萄、游泳。去年我到過那裏，葡萄當向日葵子一樣吃。可以赤着腳走，睡在草上。那裏是沒有冬天的。太陽在夜裏都不下去。』

『月亮，我們到塔什干去好嗎？』

月亮轉了轉身子，高興起來道：

『去罷，去罷。』

他倆對我的沉默不覺引起詫異，他們等待着。實際上我自己也想像寒冷的內心熱一熱呢，我輕輕說：

『去罷。』

天一破曉，我們就躲在一列快車的蓄電箱中出發了。



## 第十七章

一間長而狹的房子，門有兩人高。一個高昂着頭的婦人來到我們面前。她頭髮的顏色像在上面積着雪似的。門框只有她喉嚨般高。她瘦得和采剛人的車上的車杆一樣。她的嘴唇從未因笑而飛出了唾沫。她的聲音也不比一個高喊聲更低。她的眼睛總是炯炯地發光。吧吐吐意嘉把她取了一個混名『女妖』

她是浪兒院（The Home of Waifs）的主任。我們到了太陽國的第二星期，我們就被送進這院裏來。

一天餵三頓。早晨是白開水和一小片麵包。中午是灰色的羹湯。晚上是染過色的開水。因為肚中饑餓不能入睡。在這棺材一樣的房內使我納悶。我之所以想到太陽國來，主要目的原是想吃飽。

我們是在一間空闊得像田野似的地下室進餐的。院中的浪兒一下子就坐在桌旁了。把羹湯喝光以後，我把那舐過的碗舉起，向桌旁的鄰人道：

『再去要一點吧。』

人羣擁擠到廚房裏，並不請求，只是伸出碗子要。

『倒一點！』

所有地下室的桌子都轟轟地響着，發出鋁敲在那櫈板上的聲音。

『倒一點！』

可是廚子却已沒有什麼東西可倒，統都分完了。於是我就揮手把碗拋在廚房那透明的屏風上。玻璃號召般的響起來，飢餓的浪兒爆發了，磨牙擦掌的想打。桌子的櫈木脚響裂起來，拆成木頭，把廚房裏的盥盆都拋得粉碎。

我們大家都向貯藏室衝去。敲壞了鉛門，打破了一些盛壞餅乾的箱子，弄破那盛着白的加拿大上等麥粉的布袋，於是五百張餓口就貪婪地吞吃起來。

飽是飽了。就給我們自由罷！我們都衝向大門，門意外地順從的打開來，救火員的銅帽在冷陽光中閃着金色，弄花了我們的眼睛。

我們被那猛射來的水流捉住，大家都向後逃。爲首的暴徒都被細起手腳，像死屍似地，在那空而長的房內的厚麥桿床墊上放了兩排。

過了一天一夜都沒有誰到過我們這裏。此刻那個女妖和她的僚屬才第一次進來。她命令解開我們，強要我們站起。可是誰也沒有從床墊上爬起來，誰也沒有動一動嘴唇。女妖直着腰幹，眼睛發着光，蹬着她那隻緊穿在高跟黃皮鞋中的腳，她從房內跳了出去。

「你這個墨西哥的驢子！——噢，等一等，我要教訓你一頓！」

我躺在角落裏，舐一舐麻痺的肘腕，憤怒得發抖。

我愛自由。我不能爲了一片麵包老坐着。我想喝家造酒，馬肉香腸，加上大蒜的肉餅，這些都是車站上的女商人在那裏出賣的。

在院落的深處有一個粘土造的倉舍，在那裏的門是動搖的，窗門已被打破。原來那

並不是倉舍，却是個冷藏室，這是有極大意義的。每天晚上從各層樓上因窒扶斯（Typhus）死了的浪兒，就被拖到那裏去，一到天明，就把他們放在馬車上拉到城市的墳場上去埋葬掉。

各層樓上都已平靜。最後的一點油燈光也已熄滅時，我和月亮從床墊上爬起來，想要去死。

差不多弄了一夜，我們才潛入那間倉舍。在下層樓上我們幾乎和一個女教員碰撞。好在我們躲在門後，她才沒有看見。到夜快完結時，我們才把倉舍的門在自己後面關上。那裏已有一堆因窒扶斯而死的白屍體躺在那麥稈上。我們緊緊靠了一個遠遠的角落上。

整夜倉舍的門都不斷地砰地響着。把一些新屍體抬進來。天明時有一排馬車響着，兩個穿短羊皮外套的人默默的開始在那裏裝自己的商品。

我們預先就已潛在那個死人堆上。我們落在第一排。經過一分鐘，浪兒院的那

扇釘鐵的大門就在我們的後面砰的關上，我們經過了那還在沈睡的奧倫堡（Orenburg）我差不多是躺在車底。有一個人的冷手握住我的喉嚨，窒塞我的呼吸，我的血都凝凍了。

想轉一個身，去找那月亮的暖身子，然而我又怕被那穿短羊皮外套的人看見。我的喘息也急促起來。

但馬車愈來愈駛近奧倫堡的邊界，在墳場上，墳墓早已準備好在那裏，再走幾步馬車就要停住。幾個陰沈的人一把我們拋在洞中，馬上就要走開的。

可怕得很。我叫喊。但冰冷的屍體重重壓在我的身上，聲音都被剝奪了。我睜開眼睛，看見一個歪嘴的臉孔，正在對我發笑。

當我用盡最後一分氣力踢開那些死屍時，恰好聽見一隻凍凝的脚梆梆的敲響着。同時馬車也就停下來。

我們已經到了墳場。那兩個穿短羊皮外套的人掀開鋪薦。我抬起頭來就向他們指

天晝日地發誓，說我還是活的，請他們不要把我拋在洞中。我喚着月亮來作證人。

那兩個穿短羊皮外套的人畫着十字，丟下馬匹就從墳場逃開。我一個人在那千萬十字架中叫喊，月亮總不應我。我把聲音都嘶破了。想在那些死屍中間去尋找他，可是我知道我的手已失了作用。想站起來跑而我的脚也已不會動了。還想再喊但我的最後一點聲音也已失掉。

## 第十八章

一輛汽車停在浪兒院的石牆傍邊。在它的高車頭上有一隻輕翼的白鳥伸着細長的頸子，彷彿正想掙斷了腳上的鐵鍊，飛到那在勾引牠的天空去似的。

穿一件黃色厚毛皮衣的車夫，把那隻戴着雪白手套的手伸到銅桿去把車門打開。一個穿黃鼠狼皮外套的高身材男子，輕輕的跳在那鋪着砂糖一樣的雪地上。我一手抬起自己的帽子，另一隻傷痛的手便伸到車上。兩個女人也跳下車來，她們的皮衣連耳朵也包了。

這就是我們那許多不能成眠的晚上和飢餓的白天所期待着的美國社會委員會的『Ara』，它畢竟是來了。聽說他們要選擇最強健的孩子送到美國去。坎場黑夜的

● Ara 是 The 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 (美國賑濟社)之縮寫。

痕跡還殘留在我的腳上。他們就在那些十字架當中把我這個半死的拾了來。

無聊得很。好幾天我們只是無所事事地閑坐着。小孩子們咬破窗框，把木頭拿來當烟抽，烟出一種木屑的臭氣。

整夜我都在幻想美國。我確信我是要到美國去的，因為我很強壯。不管到飯堂也好，上毛坑也好，做夢也好，玩耍也好，在幻想中只是向那原已忘却的上帝，祈求着他能夠送我到美國去。

我之等待這個委員會，好像等待幸福的偷竊，好像一份『枯加音』一樣，而且你看，它畢竟來了。我把最後一塊繃帶也都扯下，把油膏的白點也已揩擦乾淨。腳上的力氣也已發現。復原地，幸福地在等待檢驗身體。

這委員會非常嚴格。被選及格的人很少。頭一層樓下被選到的只有四十個人。可是我卻確信着自己這個遺傳下來的筋肉。

當輪到我時，我就跑到那個帶眼鏡、穿白衣的高個子美國人面前，愉快的笑容也並



沒從我臉上驅散，我把胸脯剛好露出了他要敲驗的那地方。

這個長脚的美國老在我的鼻前迴轉着一個聽診管。他越過眼鏡上面瞥了一眼我這雙脫皮的脚，搗了我的肚皮，敲一敲膝蓋，他就轉向後面那個小孩子去。他向圍在他後面的那幾個也是穿白衣的人說了一個我不懂的字。

『瘦弱者。』

他就開始檢驗着其他的人，但我站在那裏並沒有疑慮這字的可怕的意義，心裏却有些不高興，因為他並沒有稱許我的體格。

保姆老太婆安特拉也弗娜拿着我的手，把我的背一推，親暱的說。

『走罷，我的兒，走罷，你到美國去是不合宜的，親愛的。』

我沿那黑暗的走廊走着，心想也許聽錯了這句話的意義，但是怕問安特拉也弗娜這是否真的。當我跑進自己那間小房子，看見那些咬過的窗框，吐了唾沫的床墊，畫得一塌糊塗的牆壁時，痛苦就衝上了喉嚨。

我只動了動嘴唇輕說道：

「這就是說，我不能上美國去嗎？」

「你不能去，親愛的，你不能去，太弱。」

我就倒在地板上，用頭想把木板撞破，隙縫裏的封泥都撞了下來，想用牙齒把嘴唇咬碎。

「你不要吵鬧，傻子！」安特拉也弗娜說：「我想法把你弄到美國去好了。」

我和她跑下院子去。她把我的衣服脫光，把我按在雪堆，就用雪塊擦我，我馬上紅潤起來。然後她用冷水把我洗了洗，於是我那鴉皮一樣粗糙的皮膚就變成天鵝絨般光澤，她還拿一片麵包塞在我的嘴上，就又把我混回那已疲乏的委員會去。那個長脚甚至愛慕的敲一敲我這發燒的屁股，而且他親自把我引到一間大房子裏，凡是選好的孩子都被安置在這房子裏面。

晚上把我們五人一隊的分成一隊隊，給我們穿上粗毛線衣，就和牛奶桶一般把我

們裝在載貨的汽車上，運到車站去，那裏火車已經在等待我們。

車廂分爲三層臥鋪。車床上鋪着的軟墊褥上面包着鮮艷的被單，雞毛的枕頭。

晚餐是白米粥，加了白糖之外，又加上薔薇色的糖醬。麵包像雪似的白而又輕整個大麵包衣袋裏都藏得起來。睡覺時我們的肚皮和駝峯一樣。

我夢見了美國我站在花中，一條乳色的瀑布一樣的河流緩緩地流着星兒和雨點一般的落下。

叫我們醒來的是喇叭和鼓聲。這就是那個白髮的『女妖』在叫我們去做晨禱。

早餐以後，她要我們整齊的肅然的坐在下層的車床上，要我們的背脊挺直，她自己則坐在一張可以摺攏的竹凳上。她開始講起道來

『你們是大罪人，你們的心是黑的，永遠應當向你們的創造主祈禱。讓他把你們的血、你們的靈魂和頭腦都洗清了，把你們放在新的道路上去。你們要到那天堂的國家去了，在那裏容易把你們的罪孽解脫，而成爲勞働者。會把你們當汽車夫飛機師、

## 機器師銓工、礦工』

銓工、礦工。我閉了眼睛，默不作聲。我回想起狗村的小土屋，小窗來了。在窗前我看見過銓工怎樣在早晨跑去上工，他如鬼魂一樣，影子一樣的蕩過去。我又想起父親，當他在那邊，在熔爐間用手捧住那被燒的眼睛，想起他睜開眼珠，躺在工頭玻璃露台上的那種情景來了。

當天夜裏我就打開車上的玻璃窗，跳到那迎着火車跑過的黑夜中去。天一破曉我就在鐵路的枕木上跑着。上衣遮不住膝蓋，赤着腳，裸着頭，可是我還是覺得很熱。早晨我才跑到車站。鐵甲列車『頓巴斯無產階級』（The Donetz Basin Proletarian）上的紅軍把我帶了去。在那車廂上用白粉筆寫着『到波蘭前線上去啦！一九二〇年。』

## 第十九章

夜間

在沼澤間，在近前線地帶那森林的草地上，都籠罩着深沈靜寂的黑夜。

綠色的鐵甲列車『頓巴斯無產階級』在鐵軌上駛跑。它無聲息的疾駛着。信號燈用黑的圓鐵板蓋住。把荒原、古塚、四葉風磨都拋在後面。前面和四周都屹立着黑黝黝的森林。森林的枝條伸向列車來。我聽到那樹葉怎樣的碰打着車頭的鐵甲息里沙啦地響着。

池沼上吹來了冷氣和濕氣。我提起上衣的領口緊緊靠在車頭的汽鍋旁邊。司機師波加德洛夫走近我。他動着黑鬍子，睜細了眼睛，用他那粗硬的大手掌撫摸我，露出密密的白牙齒說

「咳，咳，何等可羞呵，山尼嘉凍？你要洗暖水澡嗎？大概你是怕波蘭人的罷！」

我還來不及答覆電話就響了。值日的黨代表拿了話筒，聽着，敲着皮鞋底，不知給波加德洛夫一個什麼命令。

鐵甲列車的指揮官就是過去頓巴斯的五金工人，嘉爾普士。他是嚴酷的，鐵面無情的。他不會發笑，他是個沒有牙齒稍彎着背，披着一件黑皮衣的高個子。他說話並不抬起眼睛。他已忘却人們是會怎樣的叫喊。他差不多用一種私語發着命令。紅軍們說，如果他叫喊的話，那就要昏倒幾天倒在床上都不能起來。

對於鐵甲列車我已習慣了，我愛那整天整夜充滿我的永遠的驚惶心。我的工作很多。在廚房幫着剝洋山芋皮，和副司機師一塊把車頭上油，我們做一些小小的修理。當赤身的紅軍躺在機關鎗旁時，我就給他們打水。他們喊我是「山尼亞」，但當他們想愛

●山尼亞(Sania) 山壽(San) 山尼希嘉(Samshka) 都是從亞歷克山大(Alexasander)這字變來是一種表示親愛的稱呼。

撫我的時候，却說『小孩子，山寧到這裏來。』

我已學會了笑。在我的青色的帽上有一塊遮住整個額角的鐵的紅星章。我夢想着有一把劍。嘉爾普士說只要波蘭人打敗了，那我一定可以拿到它的。今天我們大概就要打波蘭人。他們說要打仗，打可怕的仗。鐵甲列車從來也沒有這樣準備過，飛躍過。

我在鐵甲車廂上奔跑。在夜裏，誰也沒有睡。那些機關鎗的旁邊有紅軍守候着，他們是全身武裝的。機關鎗的子彈帶和蛇一般在他們的脚下蜿蜒着。機關鎗的鉛鼻子鮮艷的閃着光，窒悶得很。所有的砲門、窗子、小圓窗都密不通風的緊閉着。機關鎗的鎗筒灌入冷泉水。我躺在子彈帶的旁邊。看見紅軍們怎樣把手望水桶裏一浸，就用濕淋淋的手掌在清冷那額角，他們把領口解開。

「閉悶嗎？」我問。

「閉悶得很。」一個剃光頭的回答。

「等得討厭了吧？」

「噢哈，多討厭啦，簡直是無聊得要死！波蘭人是很狡猾的。」一個紅軍說，像要把那使他痛苦的東西解脫了的光景。

「是狡猾的嗎？」

「狡猾的，是魔鬼，他說話也是輕聲的，吱吱喳喳，打我們的弟兄也是輕聲的。」  
鐵甲車廂上乾燥急迫地轟鳴着鈴聲，而且跟着就發出了一種沙聲的命令。

「車慢慢的開——停住。準備。」

人們在那些機關鎗旁邊急速地準備着。我跑到車頭上去。車頭上的蒸汽噲的一下，車就停住。我一跑進灶旁時，上衣一下子就濕透了。汗珠流入波加德洛夫的眼睛。他把裝鐵甲的小窗輕輕打開一點，不知在黑暗中看見了什麼。窗外非常沉靜。只在那不遠的池沼上，聽見了蛙聲。火室中的火焰噴發着，煤在哪哪炸響，或許這是在那兒——在森林裏面，那埋伏在粗忽的脚下的樹枝的軋折聲罷？

值日黨代表靠右那隙縫上，眼睛看着地板，屏着呼吸，在傾聽森林所講的是什麼話。



然後他跑向電話，搖了搖鈴，可是他爲這種騷音所驚嚇，差不多是切切私語地和鐵甲列車的指揮官嘉爾普士開始在電話上談起話來

「肅靜，沒有什麼可疑的。在我看來，我們已在敵人的後方了。我們比原有計劃多走了兩倍路程。什麼引誘？要等待嗎？」

波加德洛夫跑到黨代表的面前。請求准他去查看一下車頭的機械的動作。黨代表把這請求轉給指揮官，後者馬上就准許了。

副司機師拿了鎖匙，鐵鎚和油壺，打開了鐵甲門的門門，慌忙的跳在地上去。他在那裏叫我下去。我滑過了整條車梯跳下，在我看來我好像酒醉的一樣。跟跟跄跄地走不穩。

「這是因爲久受列車顛搖的關係，」副手輕聲說。

我們把森林看了一下。它就是屹立在我們的頭上的，那蓬曲的樹頂，激怒地喧騷着，掉落着乾葉子。

『可怕得很，』副手對森林點頭微笑說，他彎身爬到防護板<sup>●</sup>的下面去，在那裏他用鐵鎚敲了敲，叫我到他旁邊，驚惶的說

『夾鐵板燒熱了，肉都可以煨得熟呢，應當把螺旋放鬆，上一上油。你給我拿油來。』

我想跑。只走了一步，突然間，森林內就活躍起來。它有閃光照耀着，射擊聲四起。

我喊着，要副手趕快由車頭下面鑽出來，我把整列車都跑過了，可是忽然想起來又跑回機器去。看見副手跳着，他在車梯上奪跑，高轉着雙手。但跳不幾步他就停住彎着胸脯，折斷了腳，他既不說話，也不噢噤的就仰天跌倒了。

我彎着身，跑着，看見斜坡上有一堆人在那裏粗野的喊叫。他們急向車頭跑來。我在車梯上跳跑。誰執住了我的頭髮，把我拖到車頭上去。我倒在地板上，鐵門立刻就在我的腳後碎的關上，上了門門。波加德洛夫驚惶詫異的看着我，等了一會。他乃向黨代表狂叫，要他派一個人去當他的副手。

● 防護板 (Cow catcher) 是火車頭前面之楔狀鐵架用以排除軌道上之障礙物的設置。

黨代表並不把頭朝向波加德洛夫而在聽話筒裏的沙聲，隨後他割絕的說

『是的，指揮官同志。』

黨代表沿着波加德洛夫的頭生視着，發青的嘴唇發出命令道

『儘快的往後開。』

波加德洛夫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儘快的往後開。』黨代表意外的輕聲地，幾乎是親匿的說。

波加德洛夫頹喪的由門口跑到車頭管理處去。那時黨代表就大喊道

『我說最後一次——儘快的往後開。』黨代表的手放在手鎗盒子上，錫液般

的汗流從皮帽下面沿着太陽穴流下。

波加德洛夫着了慌。他轉了一下槓杆，把調節機反轉，於是火車就噴息着、轟響着，擺

來擺去的向後退跑着。

黨代表走到我面前給我一柄鏟子，輕輕的說道

「你幫一幫忙，山寧！」

鏟子有我一人高。我把煤向火室裏拋，抽汲着水，並不彎腰。我既看不見人，也看不見汽壓表。我覺得要嘔吐，眼睛發黑。有時我要默默地跪下去，垂着手。這時波加德洛夫就望我跑來，他想幫助我。我站了起來，挺直身子，重又拋着煤，抽汲着水。他怕我要跌倒。

黨代表在電話上說話。他在聽指揮官講話，可是眼睛却看住我，他贊成的點了點頭。末後，他又發出命令來說

『把車慢慢的開 停住。』

嘉爾普士自己跑到車頭來了。他和黨代表及波加德洛夫說話，可是他並沒有注意我。我感到一種侮辱，原來能使車頭保持着生命的就是我這一點爲什麼他竟感不到呢。我們和波加德洛夫跑去察看機器。他看到那發熱的夾板，他就向嘉爾普士請求給他幾分鐘的修理時間。指揮官對黨代表發命令說

『你定得等候着信號。等到我們的步兵前來，整條戰線伸直的時候——就停車。然

後進攻。」

指揮官走開了。波加德洛夫不敢反對，他是知道這人的脾氣的。波加德洛夫把鎖匙，鐵鎚給我，教我怎樣修理夾板，可是他自已却跑到車頭上去。由那邊我聽見黨代表的命令

「把車慢慢的向前開，不要聲張。將氣壓弄滿，準備猛力的開駛。」

我錯亂的站着。如果不把夾板修好，那我們就要弄壞車頭上的軸那時嘉爾普士當然要把司機師波加德洛夫帶到自己那間設在第二個睡車上的小辦公室去把門關上，而且那就誰也聽不到鎗聲的吧。

像那次礮手衣萬諾夫弄壞了一架三寸礮時，就是這樣幹過的。

同時我又想如果波加德洛夫不聽命令，跑到下面去修理時，那末整條進攻線都要停住，那時誰知道那時要發生怎樣的事情呢。

我堅決的決定無論如何要自己去把夾板修理好。然而在我手上的鎖匙却在抖打

指甲，它把手掌拖垂到膝上去。我由於那森林中這時在活躍的鎗聲、火光戰悚起來

車頭開動了，波加德洛夫在門口看我，他懇求道

『山寧，就在車開的時候，你攀在鐵架上做去。』

指揮官站在波加德洛夫的後面。他的嘴唇垂下，打着顫抖。他突然看見我穿的是件白上衣，不覺吃驚。他就脫下自己那件青色的拋在我的肩上說

『這樣黑一點，才不會被人看見。』然後他差不多就把我推開了車頭。

我落在水溝裏。潮濕的土地和枕頭一樣癟了下去。樹葉子在手下嘩嘩地響着。一個什麼東西跳在我的臉上，原來那是隻蛙兒。我吃驚的跳起來，跑出了水溝。因為潮濕，牙齒都痛了。一些大得和甜瓜一樣的星星在上面閃爍，我跟着鐵甲列車跑。它駛得很慢，幾乎是在軌道上一步步的蠕動着。我沿着那爲雨點洗濯過的白色堤防跑，石子在我的士兵大皮靴下面石石的響動着。

車開行着，我就攀在車頭的鐵甲上，鑽進防護板下面去。

車頭只要停住一秒鐘時，我就敲着鐵鎚把楔子打開將夾板上油。修理完了我就跳在地上，禁不住的狂喜，就挺着身子，跑到車梯上去。

波加德洛夫青着臉，搖幌着前來迎我，他伸手給我，揉一揉我的肩，用水由頭到腳澆了我一身。

然後他也不給我想一想，就發出第二個命令道

『把火室燒成白火，汲上水把活塞的油上好。』

## 第二十章

鐵甲列車在東布哈拉 (Esteris Bukhara) 的鐵軌上駛跑着。我們是從波蘭前線派到這方面來消滅巴斯馬奇 ● 的黨徒的。他們在這個國家佈滿着，所以現在這裏好像是個荒原了。我們既看不見耕好的土地，也碰不到駱駝隊和綿羊羣。現在只有那崩潰的灌溉渠，破壞的灌溉運河系統在我們的旁邊閃過。

換班以後，我和那個剃光頭的紅軍飛陀洛夫躺在一塊。

他在小圓窗上悽然地，看着那使人悲傷的田地。他忽然掉過頭來，重重的喘着氣，  
抱怨道：

『山寧，跑到我們唐卜夫 (Tambov) 去看吧，現在安東諾夫 ● 的匪隊也在那裏橫

● 巴斯馬奇 (Basmachi) 和 ● 安東諾夫 (Antonov) 都是一九二一——二三年間著名的匪徒。



行，真可怕呵！』

他向赤裸的荒原點了點頭。沉默了一會，又悄悄的問道：

『人民將用什麼過活呢？將吃什麼呢？下種……』

他伸長兩手在頭上拍打着，捧住那平滑的闊額而且差不多是倒在機關鎗的套蓋上。他躺在那裏好久不做聲，在那緊包着他那結實的背脊的制服下面他那瘦骨嶙嶙的肩胛骨在動。他那兩隻疲乏的手將我抱住，悄悄的說

『我的老婆在鄉下還有三個孩子和一頭母牛。五年不見了。你看，春天來了，可是沒有人下種呢。』

我並不憐憫他，因為我並不瞭解他的哀愁。我把全身一伸，解開了襯衫。把胸脯迎着晚上的涼風。

鐵甲列車駛跑着，鑽割着空間。風打在鐵甲上，輕輕地流入小圓窗來，它飄在我的胸脯上，親懇的、懶洋洋的、清涼的、習習吹着。

多好啊。我躺在小圓窗旁邊。誰也沒有把我從晚上的清新趕走。我和其他一切戰士一樣穿戴着星章、紋章和制服。現在誰都不再喚我「小孩」了。不久以前，我這個存在於隊伍中的也已合了法。鐵甲列車指揮官嘉爾普發給新軍服的命令中也公然有了我的名字。政治教育學校的名單中也不把我的塗掉。

當我敲着靴底，緊緊並攏兩腳，將一隻手敬齊地舉在帽遮下和指揮官行禮，嘉爾普士也不再發笑他正正經經的對我答禮。

在鐵甲列車的車頭上，我被承認為司機師波加德洛夫的助手，我做一晝夜的工都吃得下了。

……波加德洛夫跑進睡車來。他毛髮蓬鬆的彎着腰走，他只管走也不反身看一看我就喊道

「山尼嘉，你來換班啦！」

我爬起來就跟波加德洛夫走，雖然我們已輪做了一晝夜的工以後，又要叫我去換

班，却也不使我驚異。因為常常是這樣的。當事情吃緊時，差不多都是這樣。第二個司機師是個缺少經驗的人，指揮官嘉爾普士不信任他。

當我們跑進車頭時，看見那新司機師害着寒熱病，他緊靠在調節桿上，他因為寒冷而哭着，他的嘴唇發青，頰骨上彷彿蓋上一層鵝皮。戰戰兢兢的搖幌着頭。他的手執不牢鎖匙。烟捲從嘴唇上掉了下來。

波加德洛夫把車頭接了班，他不讓上一班的司機師聽見地輕輕的抱怨道：

『可咒的，沒牙齒的連休息也不給人家休息一下。』

波加德洛夫是不怕我的。他知道今天早晨給我看見他用洋油和一個穿長衣的可疑的人去換米酒。他想晚上躲在被窩裏偷偷的喝它，可是有人妨害着他。

他的愛酒癖，指揮官嘉爾普士也早就知道。我還記得在波蘭前線時有一次他在波加德洛夫的唇上看見了茶壺嘴。司機師發了慌，嗆咳着而且不知對那大洋鐵壺要怎麼辦。他委決不下把那壺嘴從嘴裏拿開，他怕嘉爾普士聞到家造酒的氣味。他慌忙要把茶

壺中的喝盡。他傾着茶壺喝着，喝得他臉色全白，兩眼發青，可是他還是喝着，乾喝到底。

嘉爾普士猜到這是什麼一回事，他並不聲張，就把他喚到他那間狹小的車房去。波加德洛夫爲什麼要跑到嘉爾普士那間房裏去，在那裏他們幹的什麼，誰也不知道。波加德洛夫事後也沒有和我說起。當我問他時，他垂着眼睛答道：

『那不過是談到機器上的事情罷了。』

波加德洛夫在波蘭前線上，就教着沒有再喝過，可是在這裏，在亞細亞，他又教不住了。

當我知道有酒時，馬上就對波加德洛夫說

『米仙伯伯，倒了，倒了，那我對嘉爾普士什麼都不說出來。』

司機師慌亂的請求道

『山寧，我的鴿子，如果我不能把自己的話守約假使我把鐵甲列車弄壞，那我就是個反革命的，那就讓我的生活破滅，讓我的眼睛不能看望（即死之意——譯者）好了。』

不燒酒我是貯藏着的，當我們把巴斯馬奇匪徒消滅了時，那末那沒牙齒的自己也會回心轉意過來，那時我們已可以大喝特喝。不過，我的親人，你說，在那種快樂的場合之下，我們將從什麼地方去拿酒呢？」

「米仙伯伯，倒了把！」

「小兒子，可咒的，嗷，你爲什麼要纏住我，我是把它藏着做熱症藥用的啦。」

「倒了把。」

「山寧，你很快很快的就把我們的友情忘記了。我把你這個乳臭兒放到車頭上來，教導了你，可是你」

「嗷，米仙伯伯」

「山寧，戰爭終結時，我把你帶去當兒子，我們到頓巴斯，到我的故鄉去。在頓河那裏有一種鱒魚是有金鱗的啦。」

「皮加德洛夫伯伯，不可以的，真是不可以喝的。嘉爾普士會把你打死呢。」

『你這個可咒的傻子，他那裏知道呢，我把它一小口一小口喝的我是喝慣了山寧，自從當火夫起，我已喝了二十年，早餐時一小杯，吃中飯時一茶杯，可是在趕車時就要痛喝兩杯呢。在我們車頭上做工，要是不潤潤喉嚨，那是不行的啦。』

『不可以』

『噢，噢不要作聲。我用指韜●喝罷。如果你想喝的話，就自己把燒酒拿去藏着吧，當沒有人時你也拿給我喝一喝。』

波加德洛夫於是把一個冷酒瓶塞在我的手上，我和它站着發怔這時誰把門一開，我吃驚地急把酒瓶藏在褲子裏去。

嘉爾普士跑過我們的睡車。我想將制服提起，把酒瓶抽出遞給指揮官。可是波加德洛夫用一種懇求的眼光看着我。

門就在嘉爾普士後面砰的關上，於是一切都解決了。我把酒瓶給還波加德洛夫，希

●俄國指韜是套在指尖上的形如樸實之蒂這裏說用指韜喝酒，就是喝得很少的意思。

望他暗中喝它，我想現在再不好意思把它拿給嘉爾普士。因為他要問我，爲什麼當時不就這樣做呢。我希望在夜裏把它丟在車輛的下面。可是現在就要叫我去換班，今天我已來不及，只有等到明天夜裏再說。

！我暗中在看守波加德洛夫。他在窗上眺望。車用全速率開駛着，我們要趕路。

青色的草木在白天也看不見了。我們所經過的儘是荒原，沙漠。卡洛——故姆(Kara-Kum)沙漠的乾沙直伸展到鐵道的枕木上來。

因爲我們的列車的駛跑，沙漠忽高忽轉着，捲揚着沙。沙風的烟尾逗留在我們的後面。

波加德洛夫揩拭着受塵的眼睛，抱怨道

「而且現在是上那裏去也都看不清呢，要是碰到了什麼，那就只有爆灰留下來的罷。」

而且像是證實了波加德洛夫的預言似地車頭的前輪高跳了起來，它跳過了一種

什麼障礙物。波加德洛夫執在架上。我，沒有搖幌，後頸就倒敲在盛煤的鐵盆的邊沿。我看見我們的酒瓶斜着，像傾倒過來的鞦韆板一樣。濕蒸汽打着，噴着，像火光似的燒了起來。「量水玻璃管弄斷了。」我猜到。然後我在頭上看見車頭的火室，我驚異它爲什麼爬得這樣高。我還聽見叫喊、呻吟和鎗聲——我就失去了知覺。

蘇醒後覺得口渴，我躺在一堆冒烟的崩壞物當中。兩脚是濕的，驚慌的摸了摸，還是周全的。一把油壺倒在旁邊。壺嘴在我的腳上流出了一些油醬。我想把它推開去，可是不能夠。雖然手脚還是周全的。

「水啦。」

我張開嘴唇，動了動發腫的舌子，它在乾燥的咽喉中噴噴的響着，它萎滯了，我嗆咳起來。嘴中和從前一樣的發燒而又滿着灰塵。

「水啦。」

就在旁邊一匹躁急的馬兒的夫銳粗野的嘶聲，突破了沉靜。別的馬匹一而再地響



應着它。而我也清楚的聽見馬口鐵的騷音，新馬鞍的響聲，人聲，不熟悉的，熱烈的高喊聲。

突然我完全回復了知覺。我忘掉呻吟，傾聽着，可是嘴唇却反對我的意志的輕說道

「水啦」

誰的一隻有硬節的大手，把我的輕聲壓住。隨後我聽見說

「不要響，輕一點。」

我知道這是嘉爾普士。他從一架傾覆的睡車下面爬出來，他東盼西顧的在找尋什

麼東西。

「還有什麼人嗎？」

「沒有了。」

他把我從地上扶起來，硬要我抱在他的頸上，於是他就爬到剛才爬來的那條路上去。嘉爾普士的一隻手拖曳着，柔弱而瘦削地。他的兩肩濕淋淋，因為那是血，所以溫暖的。

我覺得要嘔吐。我輕輕的喊着。嘉爾普士驚慌的說。

「唏，唏，要被他們聽到——」

我們爬進沙洞，把那翻在斜坡上的列車留在後面。洞中有兩個紅軍躺在那裏，他們互相抱着。照那白頭髮看去，我就認出其中一個是波加德洛夫，那剃光頭的則是飛陀洛夫。他們呻吟着，嘉爾普士命令道：

「起來，快他們！——帶了燈籠，來了——」

嘉爾普士的聲音破碎而又微弱

指揮官沿着洞壁爬了上去。我們也跟着他攀上去。燙手的乾沙散落在我們的眼睛裏。

嘉爾普士並不彎曲着膝腕，從沙洞爬了出來，就在沙漠上爬着。我們也跟了他去。

我們伏着身子爬着，躲在沙丘後面。但沙丘也不能擋着風遮住我們。風在沙漠上馳躍，它以不能見的脚步在叩打沙漠，把沙吹起，用一些翼膀把沙趕逐着，旋轉着，跟它飛成

了一種瘋狂的跳舞。

我們站在風路上。狂風暴發着。

嘉爾普士已不再爬動。他把兩手掩住後頸，靜息着。波加德洛夫和飛陀洛夫跪立着，在一個地方迴旋得和陀螺一樣，他們大概在叫喊的吧，可是達到我的耳上來的，却只是一種病弱沙啞從內心發出的呻吟而已。

風平靜了。嘉爾普士又動起來，他回頭看了看我們，重又爬着，向右轉了個大圈子。

可是我們才開始，狂風就把我們拋在一個深洞裏去。洞中是平靜而陰涼的。我睜眼一看，就認到這原是認識的洞壁、陡崖。我們起先跑時，就是從此地出發的。嘉爾普士拼命攀上去，伸着兩隻長手。

飛滾的輓少，在他那鈎着的手指跟前撒，散接一連二的瀉流下來。他爬起來重又跌倒。沙重又把他拋下。他再爬一次，又再落在洞底。又再 又再

最後嘉爾普士終於力盡了。他仰天倒下，伸展着兩手。沙散落在他的胸脯，在他那久

未剃光的硬鬍子上息沙地響着。他也不把沙弄開。倒在他旁邊的是那黝黑而靜息的波加德洛夫和飛陀洛夫。我爬近了他們，叫喊着。他們默不作聲。我從洞壁攀上去。我爬得很高。沙讓我爬過。我回顧他們一下，却誰也不願跟我來。看他們在那裏是很安適的吧。

我又爬下去，嘉爾普士稍稍動了動頸子，他在叫我。我爬到他前面。指揮官舐着嘴唇，躺在那裏，胸脯一起一伏的重重呼吸着。波加德洛夫動了起來。他把我拖到身邊去，他吃力的喘息着嚙語道

『把它拿去，山寧 在衣袋裏，沒有動過的。』

我從波加德洛夫緊身的短上衣的袋裏抽出了酒瓶來。它是冷而滑的。我用兩手戰戰兢兢的想把塞子弄開。我看見那混濁的酒液。它在震顫，閃動着。我的頭耐不住發暈了。瓶栓不肯從瓶頸裏出來。我就從鎗盒裏抽出手鎗，用鎗筒打破了瓶頸，吸着，瓶口割破了。瞬息。我吞着並分辨不出是什麼香味。只覺它潤濕了喉嚨，舒展了胸脯，兩腳增加了勁兒。我爬到嘉爾普士旁邊。我在黑暗中尋找他那被沙蒙住的嘴唇。把割裂的瓶口放在

他的嘴上，傾着酒瓶，

嘉爾普士拘攣的吞着，把兩手貪婪的捧住玻璃瓶。但他立刻吐了怒吼道。

『壞東西！我要把你拿去審判，你把燒酒帶在身邊……』

他把瓶子摔開。

我定一定神後，驚惶的又爬動起來。

在鐵甲列車那一方面鎗聲很緊急。紅軍退射着。我們就向鎗聲爬去。

早晨在車站，那受損的鐵甲列車丟下我開去修理了。嘉爾普士將我開除出隊伍，也不說明是爲什麼原因。我知道那是因爲燒酒，是爲那可咒的酒瓶的原故。我一個人蹣跚立在月台上，哭濕的眼睛送着那些損壞壓皺的睡車開走。我的周圍儘是荒原和生人。

## 第二十一章

在一個偏僻的小車站上，國際快車在這裏停下來喝水。兩個新客搭上了車。他們是從沙漠那方面來的。列車未開之前，他們在車下的黑暗中等待着當車一開動時，他們就敏捷地從鐵梯攀上了車頂，以便跑入那靜睡的車廂中去做不速之客。

這就是竊賊翼振子和我——神仙，他的幫手。去年春天我重又和他在中亞細亞合了夥。我自從鐵甲列車軍隊上被棄以後，本只打算和翼振子稍混一些時候。至於過了些時後，究竟要怎樣辦，却也不知道那且等有機會時再和他撒手吧。

可是現在却和他一塊在列車上走動。我們在荒僻的小車站上整夜的等待着快車的到來。白天我們就已到了這裏。我們從未在同一條鐵路上偷襲過兩次。偷襲一次以後，我們就隱去把贓物賣去，喝光，可是當我們再出現時，却已在這地方的另一端了。不久前

最後一次，我們曾在第弗利斯 (Triflis) 列車上作過客，可是現在我們却飛在滿洲快車的車背來了。天落着雪。橢圓形的車頂積滿着冰雪，好像滑溜的跑冰場一樣。我感到透腳的寒冷我的身上披了一件格子布的夜寢衣和單被。這是司車人的假裝。

馬上我要開始我那做慣了的勾當。我冷得發抖，敲着牙齒，似乎要磨快它們一樣。對我並沒有什麼可怕，不是，我不怕的。

我決絕的跑入車台，那是國際臥車和行李車連接着的車台。用鎖匙打開門鎖，像影子似的溜進毛廁。把被單上的雪抖掉，暖了暖身子把顛抖鎮住，泰然自若的在鏡子裏看了看。於是就跑到車廊裏去。一個人也沒有。我一算已走過了兩個車廂，在第三個車廂旁邊短促的傾聽了一下，就像主人似的用鑰匙打開門鎖，輕輕的打開門，探頭在淡紫色的朦朧燈光中環視了一下。等待着，倘有誰的頭從枕頭上抬起來時，那我可以向他解釋，說我是走錯路了。因為我的夜寢衣和被單不會引起人家的懷疑。可是臥床上並沒有什麼響動。

我把乘客脫下的衣服的袋袋搜摸了一下，從架上抽下一隻最結實的皮箱——這在我是不足介意的事。

我循着原路跑回車台，翼振子就在那裏等待我。我們把皮箱丟在雪堆上，就和火車告別。

在一條有着濃蔭積滿高厚白雪的小徑上，我們把這結實的皮箱打開。在它裏面找到許多漂亮的書，一個橡皮熱水袋，一堆破手巾，一包精選的牙膏，一組雜誌，一盒爆彈般的「巧格力」糖。』

紛紛大雪落在地上，風把雜誌上的紙頁掀起，可是我們輕輕的，當心的坐在打開的皮箱上我偷偷的觀察着翼振子。他跪着，風在吹打他那亂蓬蓬的捲鬚，垂着眼臉蓋住那兩隻深陷的小眼他的嘴唇既不是藏着，也不是完全咬住。他在等待什麼似的。

他轉向我這面來。並不睜開眼睛輕問道

『再沒有什麼了嗎？神仙？』



在我袋裏有四隻錶，一只重煙盒和一個厚包包。可是我非常自然的搖搖頭。

『可是你在天鵝絨上什麼也沒有找到嗎？』

『什麼也沒有。』

翼振子陡地跳起來，把手指甲搗着我的喉嚨，口沫迸濺到我的眼上喊道

『你這爛婊子生的，你想騙人嗎？想發財嗎？』

他陡的把我放開，脫下毛帽央求道

『給我的份兒吧。』

我記起從前自己和翼振子的事來了。有一次我們在國際列車上『買到了』一隻裏面有許多金銀燭臺的纖維質的箱子。但是我所贏得的却只是躲在『巢窟』裏嗅嗅枯加音和吃了幾個夾心餅罷了。所有的東西都被他佔爲己有。我抽出一隻錶來，顯示在他的眼前生氣道

『我不給你，你自己去找別的幫手好了。』

翼振子並沒有給我嚇倒，他却把那隻手指上閃爍着一個狹指環的手伸得更長了。他是慣於敏捷的，敏捷已餵養了他二十年，藉它屢次得由困境中逃脫，因它得到了美名，我却更爲輕捷。我已獲得了自由，可是他只能自衛罷了。我已有一星期，一個月準備着今天這種遭遇，我手上的長刀子不肯放鬆，他却想永遠措我的油過活呢。

翼振子想用騙子的好計拿我的東西。他突然蹲下身去，用兩手攀住我的腳，拖我。這樣我定要把後頸倒在那斷樹根上，那末翼振子就可以騎在我的身上任所欲爲了。

我們倒在一起。不知什麼東西震襲我，因而我就看不清翼振子。我好像深睡了似的。似乎覺得他在呻吟，想用四肢撐起身來。但他已不夠力量，他伏着胸脯爬走着，他似乎用下顎和頭顱在測量我們之間的距離一樣，舉起一條長曲得和蛇般的白帶，撫摸着我的喉嚨，肋骨和鼠蹊。我痒得要發笑。

## 第二十二章

我睜開眼睛。我的身子像是沒有了，雖然它是躺在床上，在被單裏面，縛着綳帶，它細長得和向日葵的乾枯的幹子一樣。由各方面觀察它，我不感到有它。看見白而滑的胸脯，兩隻皮膚發光的赤裸的手，一雙清潔的枯瘦的腳。

我仔細地把自己每條筋肉都摸了摸，要認識認識它們。先前身子完全不是這樣的。短衫從來沒有把胸脯遮到過脖子。因受雪雨風塵陽光的侵蝕，皮膚上印了一種褐紫色的斑點。從前我的手指、手腕、手掌是有紅疤黑痕的。從兩腳到鼠蹊像有灰襪子穿着一般。我一生都不會洗澡，因為沒有時間。可是現在躺在這裏的却是光澤潔白的。

在這房子裏的一切都是清潔的。我頭上是個闊大的窗子，窗外是雪堆。出來了一個光明溫暖的太陽，眺望它那新穎之色會使你眼痛。窗上的絹幕以無聲

的波紋垂着，它鮮艷得像才由織機上拋下的一般，硬脆而又透明。在我枕頭旁邊那小桌上的銀色碗碟尚未洗濯，烤熱的麵包，牛奶冒着熱氣。

地板，凳子，白被單都散發出一種初出枝芽時的柳香。

從皮安樂椅上站起一個人來。他穿過這間闊大的房子，用力動一下膝蓋，把那擋住他的路的椅子——上面有報紙的——推開，他伸手給我說

『你好，孩子，你蘇醒了嗎？可是我們正想把你從簿子上塗了呢。』

我痛抬起頭來。

他穿的那件沉重的皮上衣在陽光中浮動，它的光輝使我眼睛昏眩。他坐在我的床上，把手放在我腰邊悄悄的問。

『噢，你的傷怎麼樣？你趕快好起來，全公社都等厭了。』

他掌上的熱氣溫暖着我的肋骨。房間的新鮮清潔使我頭昏。我不願動一下眉毛，只

●大家以為他要死不會再好過來的意思。

怕一動就要把這種歡愉放過似的。

『你和病牀訣別吧。我們給你穿上一件厚羊皮外衣。可以和別的公社社員滑雪去看看我們這個邊境。這裏有密林、青色的「泰依嘉」●栗鼠狐狸兔子。』

『好。』

『你叫什麼名字？』他探問。

爲什麼他要問我的名字？陡的使我吃驚，我懂得這個人，這個房間，太陽和雪都是弄錯了。他們還不知道我是誰呢。濤潔和新鮮並不是爲我而設的可是我需要清潔和正直。我忘記了在後頸，在肚皮上的痛苦，拉長嗓子在他耳邊在這人的眼前大叫道

『我是扒手偷兒，用你們的話講就是個騙子！』

『我們知道。我們的滑雪手把你在病院樹林（Hospital Woods）後面拾了來的。』

●「泰依嘉」(Targa)是西比利亞的大森林。

他緘默了一會。輕輕補足說

『你叫我安東·費陀洛維啓，或者就和大家一樣叫我安東嫩啓吧。』

我看見他那受風侵蝕的頰上有一條細尾的青蟲。●我伸手想去拿下來，可是它是深深地鑽入皮下，手指是捉不起來的。安東嫩啓笑道

『這是在莫斯科的古強(Goujon)廠當車工。●時，被熱鐵屑傷了的。已有十五年，却還沒有褪色。』

●青蟲，是指傷疤。

●車工(Turner)或稱旋盤工。

## 第二十三章

我很煩悶。在那胡桃樹的高門前面石階頂上有兩個石獅子的，這座白大理石的房屋，使我厭倦了。這裏的秩序使我感到無聊。早晨當夜色還掛在那縱林的雪上時，我已被一個銅喇叭叫醒。我還來不及打個呵欠，睜開眼睛看看我床邊的鄰居却已經站在地板上。他們把寢床通了風整理好，就把面布拋在肩上，帶笑帶喊的跑到洗臉室去。我剛把臉洗完可是他們大家都已上完早操跑入飯堂去了。先前我是不曾落後的我都按着新的做着可是每天都是起床、上操、早餐、工房、晚會，一切都是準確整齊。呵呀，這是多無聊啦，難受得把眼淚都掉下來哩！

早就想跑了。但可惜又不曾有人來阻止我，最自由不過的了。房門既沒有上鎖，又沒有門門，也沒有點名。我就由這白房屋跑出，摸一下石獅子的鬃毛，然後踱下石階走向大

門大門顛巍巍地屹立着，像有雲霧曳下似的。我靠倚在它上面，冰冷的鐵條燙着我，把頭伸到門隙外去，後面的窗子似乎都在羞我那邊公社的那班小寶貝都鑽到窗前來，他們在玻璃上壓癟了鼻子眼巴巴的在注視我，我沿鐵柵走着，好像要去散步似的。可是他們就從房屋跳出，在花園裏彼此撒擲着雪塊。一個瘦長的孩子，叫做波里斯的，把雪潑在我的眼中。我就狠狠地撥在他的牙上，使他紅得像在雪地上長了朵罌粟花一樣。可是他這婊子牛的，總是不哭，却還笑着對自己的同伴叫道：

『還太少，上面再加上幾個來！』 ●

他們都衝了來用雪塊撒我把我按在雪上，紐成一團，大家滾翻得和陀螺一樣。這是一種怎樣的世笑，叫鬧呀！我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從此我就和波里斯成了好友。他是公社中年歲最大的。他教我識字。在大門上的金字『已往流浪兒的公社』(The Commune for Former Waifs)我現在都已認識

●許多小孩子把一個按在地上，其他的接一連二的疊在上面作要。



了。每天早晨他幫我整理床鋪，他的兩腳轉得和木馬旋一樣，他總是匆忙，總是沒有時間的。早操時他鑽到我那一排來，他嘻開嘴巴露出牙齒，用目光指示我放錯了脚步。他誘我上機器工房。

幫助公社的是鐵路工人。他們把工房弄好。裏面有七架機器，在它們上面割切一部份車頭零件。波里斯在這裏工作已經是第二年。他很覺滿足。可是我也已做了兩星期，却什麼好處也看不到。無聊得更難受。發動機吱吱的響得和糞上的蒼蠅一樣，皮帶只是拍拍的叫着。我把背脊在發動機的防熱套上烤煖打着盹兒，把機器都忘記了。那是一架矮小駝背的機器，站在工房的角落的。機身已是破裂，滿是油污和灰塵。只有銅標上標着的『這機器的主人是亞拉克山特爾』這幾個字發着新穎的紅光。一星期中我只到它傍邊一次，我那裏算是它的主人。

在我頭上有幾句使人舒適的白字母印成的句子

『如果你疲倦了，那就到紅角（Red Corner）去，在那柔軟的安樂椅上坐一坐，看

看書報，休息一下。」

好想得聰明的句子。現在我站在機器傍邊，可是背脊像要折成兩段似的。割鐵刀在一根白的小鐵棍上跳叫着，我覺得好像有一枚大針在鏗刺我的腦髓似的。看看上面這個有趣的規則，我把發動機關了，割鐵刀就靜息下來。用破棉布揩了揩手，在水管下面洗了一下，就急步跑向門外去。因爲那雖是一種規則，但在別的孩子面前我終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你走了，可是他們却還伏在機上，而且好像沒有看見你跑出去似的。其實是裝的。只要從他們那發抖的手看去，他們是感到我的走脫對我的跑開是在注意的。不過這對我有什麼關係。全都一樣，橫豎很快就要走脫的。我只望不到一個適當的夜色。今天也不是最好的，但我不想把它錯過。我睡在床上，腳上穿着皮鞋，藏在被下。房裏是空虛的，窗外像有濃黑的瀝青散融着一樣。在紅角裏發出了聲音。那裏不知在上什麼課，可是我却噁噁的呻吟着在裝病，抱着一種狡猾的想頭。最後我終於和這悶人的公社分別了。時間

過得和黃金一樣沒有蒼蠅飛翔，在紅角裏的聲音也已沉靜，在那嵌木細工的走廊上也沒有一點聲音，我馬上想爬起來把床舖拿光，將毛毯、被單綑成一個緊包裹，把白牆上自己的混名『神仙』割掉然後越過窗子跳入沉靜的花園那邊却有森林道路，車頭上的汽笛和自由。

多好。然而我的頭却不願抬起，沉重得很。也許我真的病了，驚懼地跳了起來，看了看才忽然明白了爲什麼不願起來的原因。就是不捨得把這房間丟開像已住慣。你看那是波理斯藏有書籍的小櫃子當我感到無聊時他就拿起書來讀。他撫愛地在我耳邊輕念我就迷糊的睡去。往往我在夢中感到他把書合上，把我身上的毛毯蓋好，於是他就點起脚夫走開去。吃中飯時，我比誰都先把自己的份兒吃光，我就舐起盤來，可是波理斯——很瘦對他需要吃三份——却竟分給我一半說道

『山寧，你每天早上把我的牛奶喝了吧，它對我的腸子有害』

我喝了忘記謝他。我以爲他這姨子生的要來餵我。現在我却又想看見他，想看看他

那王蜀黍般的牙齒，看看那兩條聯成翼膀般的高濃眉毛

當我細着綳帶躺着時，那種新鮮清潔和那個紅光滿面的人不覺更使我憐惜起來。

這時我那架機器也在那滿是蛛網的角落孤單地顯現在我的眼前了。

不。這只有一剎那罷了。屁想！我衝到最近的床邊拉開毛毯，把它旗子一樣地揮着。陡地想起波里斯回來時，那不要睡冷床嗎？我就住手。

我空手跑到窗前，拔開窗門，將風雪放進房來，感到那寒凍像是活人的手捉住了我的肩頭一樣。站了一會，才爬上了窗台。可是不知誰的手強有力地把我拖回去。掉頭看見安東嫩啓的鬍子，在嘴唇上和刺蝟一樣的蹣動着。他放開我的肩膀，就在我的耳上輕說道：

『山窰，你爲什麼要上窗子？去走大門罷，那兩個死獅子是會讓你走的，此外誰也不會再來阻止你。』

那電燈開關拍地一響，安東嫩啓站在那裏，此外以波里斯爲首，全公社都跟在他的

後面。電燈的白光射得我的眼睛發昏。

安東嫩啓請求那些社員道

『孩子們，把山靈送到大門口去。』

夠了。我馬上飛跳向門口，走廊上奔去，它好像綿長得既沒有起點，也沒有終止似的。

在我後面什麼人也沒有趕來只聽到一個輕輕的聲音。

『趕走他罷，我們不要這種傢伙。』

這是麻子彼志嘉的聲音。

我躲入洗臉室坐在窗臺上。手指甲刮下窗架上的木屑，像鹽似的東西在刺割我的乾眼。

## 第二十四章

夜是何等完結得快呀！我似乎只合了合眼睛。什麼時候我會躺透過來？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彷彿只有一個月，不止，似乎已有幾年，當我第一次逃亡失敗後似乎已有好久好久了。記到這事的只有我一個人，全公社都已把它忘掉。那時我有三天不曾起床將頭包在毛毯裏面。波里斯從飯堂拿東西給我吃，他這好心人連什麼也不問我呢。

禮拜六孩子們都上我們的房裏來熱心地造一個冰山。禮拜天我們在轎車上滑了一天雪。第二天波里斯就穿了工衣，遞給我一件上衫。久別以後今天我才進工房，跑近自己的機器，當我走過那些小孩的身邊時誰也沒有注意我，好像我並未和它分別似的。我整天括着機器上的塵污，用火油洗濯着拿破棉布把它揩乾，然後更用沙布擦光。我怕抬起眼睛來。

我天天黑才離開自己的機器。跑回房來並不脫衣就倒在毛毯下，帶着一種但望明早起床時，我可不要陡的生病或無端失掉手足才好的心情，睡着了。

一天晚上看見安東嫩啓坐在我的床上，孩子們把他圍住。他俯近我這方面來說道：『這對他是有些困難的。不過他也會做習慣孩子們，你們幫幫山尼嘉的忙，把他琢磨一下吧。』

昨天是禮拜六。晚上我很幸福的睡了，以為明天是禮拜天可以整天睡而又睡，我却把我與安東嫩啓的約言——天一亮我們就滑到我們公社幫忙下的那個『泰依嘉』的鄉村去——忘記了。

，安東嫩啓把我的頭挾在他的手掌中，把它搖着。

我穿了皮鞋，着上毛線衣，戴上披耳厚皮帽，看來舌子也好，頭也好，腳也好，連那不聽話的睫毛也好，混身都像浸在濃厚的菓子醬中一樣。

我們一跑出院柵，風陡地打在眼上，流着眼淚，乾燥刺人的灰塵襲擊着我們，把脚伸

直才活潑起來。安東嫩啓把滑雪棒一提，呼喊著就滑進『泰依嘉』的黑黝黝的大密林中去了。他向後大叫道

『山寧，你該趕到我老人家呵！』

波里斯教會我兩腳滑雪。不久我就比老師還滑得好。在雪上我比整隊人都要跑得輕捷。現在正想來試滑一下，因此我就在安東嫩啓的後面不慌不忙地帶上手套。當我弄停當時安東嫩啓却已在森林中哈哈大笑。我跟着他跑，但在昏暗中怎麼也找不到他那披耳的高皮帽。聲音是聽得到的，但聽不清它是在那方面叫我。

『泰依嘉』忽然跑盡了，我看見安東嫩啓是在那陡坡上面。他後面晨曦正沿着淡青色的地平線展開。我和安東嫩啓趕並排了，把汗濕的額角揩乾，他抱住我的肩膀屈着身子，把一隻手伸向太陽，對着我的眼睛看望了好一會，彷彿他想把我眼底的一切都要看清楚似的，然後他問道

『山寧，好不好？』



『很好，安東嫩啓。』

『對啦，對啦，我的好孩子，你該重視生活，不應當憂悶。』

他又把那在日出之前燃燒着的『泰依嘉』欣賞了好一會。然後他又跳上了滑雪鞋，將鞋頭掉轉滑下了陡坡，於是兩條灰塵的滑道留在他後面。我就循着他的滑道跟下去，因此對我就很容易越過了灌木林，一堆崩壞的雪堆和那些老的斷樹根。我的眼前是他那闊大的背脊。他兩手的活潑性傳達到我的手上。我把滑雪棒漿得和他一樣。可是他並不同顧地飛跑。他的滑雪棒愈漿愈廣，他的頭愈擡愈高，默默地在試探我的力量。

『安東嫩啓，我不會對你讓步，不會放鬆你啦。』

滑雪鞋在那玻璃似的冰雪上舞動，它們的歌聲能在別一端聽見，每株松樹都能領受這種音樂。而且在我心裏的歌聲和快樂，却更要大得和那無際的『泰依嘉』一樣。

『跑罷，安東嫩啓，我不會落後的。』

我們跳上了山脊。在我們下面那鄉村上的休息日的爐中層層冒出的煙柱支撐着

『泰依嘉』的天空。那裏燃燒着三個珊瑚王冠似的太陽，每個太陽都在『泰依嘉』上伸出一條廣闊便利的道路，整個地球都能在這上面迴轉，全人類都能在這上面行走的罷。

安東嫩啓把皮帽脫下，他的頭髮煙着汽，將手套踏在雪上，默默的對那三條大道不轉眼的眺望着。我覺得很冷，頭痛，但他總是眺望着。他摸到我的手，把它拖到自己身邊，然後他慢吞吞的輕聲訴說他的回憶道

『在我的右腳上有三個趾頭是沒有的，那是凍掉的。在臀部直到現在還有幾顆子彈留着，天氣不好時就要發痛三年前日本人不會看見遊擊隊的指揮官還沒有完全打死。他們把遊擊隊消滅後就走了，他們走時滿望那四十個戰士當中不會有一個再從地上起來。誰知却有一個爬了起來，跑進『泰依嘉』我吞了一星期的胡桃和樹皮，把血跡留在自己後面。在那時也有這樣三個太陽和三條大路展在地上呢。』

●這裏說的是北極光 (Polar Lights) 由於冰雪反射而成三柱直矗，壯麗得和太陽一樣。

海市蜃樓消失了。安東嫩啓勉強戴上帽子，感到了寒冷，戰戰兢兢的慢吞吞滑下鄉村來。

但是他碰到頭幾個農民以後就已高興起來。他拍了拍一個絡頰鬍子，戴着一頂披耳的兔皮帽，有着兩隻基爾奇士 (Kirghiz) 的眼睛的農夫的皮外套，就高聲大笑起來。

這農民譴責地搖着頭他非常親懇的，說得很快地說道

『安東嫩啓，你這是什麼話，年老人倒要騙起人來了，很不好，很不好。上個星期日就答應我們結果却沒有人來。可是我把蜜糖都貯藏着。我的女人把王蜀黍的粥也都煮好。你關於石器時代的人類那樣就沒有說完，你又約我們要說一說糧食稅 (Food Tax) 是從那裏來的。許多農民等了 you 一整天也沒等到。現在就請你到茅屋裏去罷，走罷，老朋友。』

到吃中飯時我們才回公社。

在飯堂裏我才喝了熱湯，就趕忙想去躺在床上。但是安息鐘 (daad hour) 都到了，

我却還是睜開眼睛躺着，在想安東嫩啓。

他輕輕跑到我的前面，坐在我的床上，隨後展開一張破角的報紙，把一個厚厚的青色的包包擱在膝上說道

『你念，山寧。』

我羞怯地口吃地試把字母一個一個的拼讀着。隨後，我把臉孔藏在枕頭上歉仄地推諉道。

『我忘記了，安東嫩啓。』

他把報紙拿在手上，他的一隻重手掌放在我的背上。彎向我的耳邊慢吞吞地讀得很清楚

『十月十二日在狼谷站與森林站之間有一男屍被過路農夫們發見。判定此人係被野蠻手段刺傷背部致死。刀貫胸膛而且刀還留在創口。在貴象牙刀柄上刻有一個混名「神仙」。』

『於同一晚上在這兩站之間，遠東快車的國際睡車中有兩個乘客被劫。一加研究，就決定了這兩事件之間的關聯。匪徒尙未將贓物分掉，其中之一却已喪命。』

安東嫩啓讀完了。聽到暴風雪在敲打窗門。

我在枕上靠得更緊。枕內的雞毛開始在燒我，床在黑暗中崩動。一隻沈重的手壓在我的背上，溫熱着我。輕輕的聲音又和以前一樣的說着，使我抬起頭來

『看，那些錢就在這個包裏面。是在你前面找到的。你把它拿到郵局，照上面寫着的通信處寄出去，回來喝茶可不要太遲了。』

我把包兒接過來，它沈重得拖手。我眼巴巴地看住安東嫩啓不放。只怕睫毛妨害我不能把他看清楚，看得很清楚似的，雖然在我的血中，腦髓裏，還是颳着暴風雪，像窗外那樣的颳着暴風雪。

## 第二十五章

我因爲想把和翼振子的相遇的記憶拋開，忘掉那已弄破的報角和象牙刀柄而在滑雪鞋上飛快的滑着。

今天安東嫩啓使我舊事重溫。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青色的包包在我毛線衣丁藏着好像長了個瘤我想它掉它，擣進胸脯凸着背脊，可是它總是熱着我，妨害我的行動。滑雪棒愈漿愈慢了。身上的衣服已弄得汗濕淋淋。脚也石化起來。

我停下來，放開棒兒，揩揩額角，可是包兒還是在發燒。我把它拿出擺在雪上冷了，重又藏在毛線衣丁。棒兒用力的漿着，一口氣就飛跑到車站。

在窗下整整徘徊了一點鐘，我不急忙把青色的包包交去。我不樂意窗柵後面那公

務員的面孔，他有一對水汪汪的眼睛，而且是沒有前門牙的。我等候着會有別的人來換他。但並沒有等到。人們開始走近他，窗邊站起了隊來。可是我還在那狹走廊上亂轉，很覺心慌。我想看一看，只是想看一看人家的錢我把包兒抽了出來，受濕的報角已經弄破，我摸到那新硬的紙票，可是突然想起了公社，想起安東嫩啓的眼睛，那驚人的清潔，那機器和在那上面尙未做完的小圓鐵棍，不覺醋意突發像有別的什麼人要把我的工作去做完似的。我驚惶的向四周一看，就衝到窗柵前推開了站隊人。將青色的包包向那沒牙齒的拋去，像用赤手拋開一塊熱煤一般。他把它檢查了一下，不知是由於那上面的地址，抑還是由於它的顏色，却使他詫異起來。但我却已在後悔，爲什麼要把它交掉。

不知在很近的什麼地方，叫鳴着車頭的汽笛，不覺使我戰慄。在我久被俘虜以後又和它見面了。它使我想起許多事來。我的流浪生活，那些塵污的狗箱子，車站上那些女商人，甘甜模糊的枯加音，家造酒的火傷，和鐵甲列車。

汽笛叫得愈來愈近，愈來愈不要臉了。突然間，吼嘶着，散撥着火星，一列客車沿窗跑了來，

它就僵停在我的對面。暴風雪打在我的眼上，我的頭昏暈着。就向牆上一靠，以免跌倒。窗外幾個新車廂刺心的發着綠光或許這就是我坐到巴頓（Batun）去過，在那上面刻過蜜柑的皮，喝過香芬芬的果汁的那些車廂罷。我對那在桌上昏昏欲睡的沒牙齒的郵務員叫喊，要他趕快交還我的包兒。他的模糊的眼睛驚異地向我瞥了一眼，兩隻細長得棒似的手壓住耳朵，他在等待那要出發的車頭汽笛聲的沈寂。然後抽出了一束灰色的收單來，就無精打彩的伏在紙堆上。

可是我跑到窗口，把眼緊貼在玻璃上，跟着最後一個車廂的影子在窗前閃了過去。窗外開始昏黑起來。一個大鬍子老人在那裏弄燈心。我走近他去，身子瑟縮在小短襖中，把手呵着暖氣向他要烟抽。鬍子將烟草統都倒給我，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了一會，然後冷淡的問道

『你是從很遠來的嗎？』

火柴馬上熄了。我的頭藏在暗藍色的烟裏忙答道



『我們是無家可歸的人。』我於是就慌忙跑入『泰依嘉。』

烟捲差不多燒了我的嘴唇，抽完烟時我才想起我的滑雪鞋却忘在郵局的走廊裏。我跑回車站並不馬上去拿滑雪鞋，却先去找那老人。我在燈房中找到他，我在他的短羊皮外套上拿掉一片木屑說

『大鬍子，我並不是無家可歸的人，我却是已往流浪兒公社中的學徒，安東嫩啓就在那裏，你知道嗎？』

我走開了又補足說。

『請你來玩罷，父親。』●

●父親是俄人稱呼老人之詞，與中國人之稱伯伯相等。

## 第二十六章

麻子彼志嘉把我的生活毒壞了。

他的機器和我的只離五米突。他時常要從那裏露出他的黃牙齒，不知在同伴們的耳上悄悄的說些什麼。他睜細着那小眼睛沿我走過來在他的眼睛裏也有醜小的麻點似的。

孩子們在公社裏有的已住了一年，二年的，他們住慣了，在機器工房裏他們全都有了資格。機器上面每人都有一本黑皮裝綴的厚書放在那小箱子裏。每星期的末尾安東嫩啓把我們在六個勞動日中所做的東西都公正無訛的記入在那裏面。每個車工貪婪的在計算那極小的零件。我的那本書給我許多幸福的時刻。下工後我偷偷把它拿到房裏去，把臉朝開小孩子們在計算安東嫩啓的登記。登記在上面的有栓子鐵圈、小圓棍鞘

筒、抽水管、龍頭小螺旋。我看看自己的兩手，不信它却能做出這樣一些東西來呵。

麻子彼志嘉跑到我的箱子旁邊，把我那本黑書抽了出來，而且不要臉地把它的張頁亂翻着，然後惡毒的霎了雲眼睛，嘻嘻的笑道

『你的書頁是乾乾淨淨的啦，山甯』

他跑開了，嘴唇哺地啐了一口唾沫，我眼送他到他的機器上，看看他那短胖的兩脚駝背和歪手，覺得我永生都恨他呢。

我在等待機會已有好幾天，要把他在那黑暗的角落拿住，計算一下他的肋骨。

在貯藏室裏給我拿住了他。他還來不及叫喊，我已把上衣拋在他的頭上，緊緊地把他包住。用一個三寸的雌螺旋在他的後頸上重擊着，他把頭彎下去，在這裏連痕跡也看不出的。

我的手已打乏，螺旋也掉了下來，但我還是在打他。我和他算賬竟算得他沒有力氣能輕聲求饒呢

當人們在貯藏室裏找到他，問他是誰把他弄得這樣時，他也回說不知道，因為他怕我再要把他打死。

不過，兇手是誰同樣地被人知道了。於是全屋嘩然，大家衝來跑去，叫嚷着。晚上就在紅角開會。

公社蘇維埃把我的行爲交給公衆審判。

紅角裏擠滿了人。爲的可以容納更多的人，便把裏面所有的長凳都拿出去。公社社員們密密的站着可是在門外還是聚了一大堆。

他們在叫喊，在招手，但是沒有一個發笑的。

彼里斯做主席。他用鉛筆敲了敲玻璃杯垂下兩眼在等待紅角平靜下去。

『今天山尼嘉在貯藏室裏的墨角落把彼志嘉打出血來。說不定明天他將要把我們當中拿出一個去復仇夜裏會把人的頭用鎖匙打斷，後天他也許不准女東嫩啓抽烟，他會到廚房裏拿出麵包刀來把安東嫩啓的肚皮割破呢。可是我們也將和那斯文斌子』

一樣在等他輪到自己的頭上來。是不是？

波理斯說話時把手在空中指畫着，彷彿他準備向那些來開會的孩子跳去似的。

他又平心靜氣的繼續道

『孩子們，這就是說，我們要在等他輪到自己頭上來嗎？』

公社不好意思的緘默着，我站在一圈白燈光的下面，在我剃得光光的頭上有着大雨點。我想跑出街去，要把自己的身子去擺在風前。

麻子彼志嘉第一個把絨默打破了。他想爬上台去，但是他的手縛着綑帶，那短短的脚不讓他上去。他就橫倒身子越過台柵，癱攣着脚把那個餓得胖胖的屁股，朝向紅角。頭幾排的人不覺大笑起來，笑聲又傳到後幾排，然後全公社都哄堂大笑了。

彼志嘉站在台上，他整了整綑帶也不覺蠢笑起來，他還沒有理會到紅角的人正在笑他。他開始說話時，公社却已失了自己的嚴重性和陰氣了。

『那我就開始說話了，』彼志嘉開口道。『山尼嘉到我們這裏不久，却就想當起公

社頭腦來，他兩手胡來，要把我們的生活破壞。當他沒有打我之前早在吹牛，說要把全公社的人統都殺光。」

可惜波理斯阻住我，否則，我要把他那個受傷的頭扭下，把那根說謊的舌子撕掉哩。麻子跳在人堆中去，可是他們却厭惡的把他推回了台脚下。他們並不理睬他。我們工房裏最好的車工哥爾嘉出來說話了，他忿怒地說道

『爲什麼要集合這堆人到這裏來呢？難道你們不知道麻子的說謊嗎？在他那個有毒的生命上連一顆向日葵子都偷不到手，却只會討的呢？』可是現在他却想來污蔑山尼嘉了。山尼嘉在機器上只有三個月就當了車工，可是你這卑鄙傢伙，却做了十二個月還要使人嫌惡呢。這不是可恥嗎？要是我，便要在太陽下面用釘子把你那兩隻眼睛打出來，倒不用在貯藏室裏呢。』

●俄人之吃向日葵子像中國人之吃瓜子一樣普遍。這裏說他連「一顆向日葵子都偷不到只會討」意思就是說他沒用。

廚子巴夏也跳在台上，他輕蔑的笑着說

『在我們廚房裏，貓兒也要比彼志嘉誠實得多，你不給，它是不吃的。可是麻子夜裏在廚房裏就給我拿到過兩次。增增你們的尤罷，他會用手把米粥舀進他的罐裏去呢！』

紅角裏面騷動，吵鬧起來了。

本要審判我的，却反而審起彼志嘉來了。可是波理斯却不肯放鬆的說。

『孩子們，可是山尼嘉總是不對的，他該把那種騙子的習慣忘掉。公社蘇維埃想給他一個警告。』

後邊的喊聲鬧得一團糟。幾百人的嘴唇打着嘯，吼喊起來。蘇維埃從主席桌上飛到會場當中，把它調整着，而且逗留在台上的只有我和波理斯。他錯亂着，眼睛正在尋找誰。

隨後波理斯排解着說

『孩子們，讓我們來付表決罷。誰贊成給山尼嘉一個警告的？沒有一個人？那末誰贊成第一次容許他，但以後如再這樣時，那就要從嚴處罰的？』

手就和『泰依嘉』一樣的舉了起來，波理斯宣布閉了會，把台上的燈熄掉。  
夜裏波理斯鑽到我的毛毯下來悄悄的說。

『山宿，你不要生氣，我說的是對的。』

『我不生氣，波理斯。』

我們直談到天亮，而且破壞了公社的規則，就在一床上睡着了。



## 第二十七章

已往浪兒公社暴動了。庭前那塊鋼鐵條雖早已敲過，但是在白屋裏上下的窗子都還照耀着光明。

這是從我們那間房子開始的。我從工房回來，勉強在樓梯上拖着兩腳，頭爲空虛所沉醉，舌頭乾燥而又粗糙。

我爬上了床。茶和晚飯也不要吃。我只想快快合上眼，不去看一看高牆，也不看一看自己的鄰人，對於這整個鬱悶的房間中的一切都不願去看一眼。這並非因爲生病却是因爲受辱的緣故。

我拖了拖毛毯想睡，不料忽然發覺被單被人換了。我的是乾淨的，但這却是灰色而有褐色的斑點。我向孩子們大嚷。可是他們却笑哈哈的勸告我道

『山甯，你把眼睛睜大些罷。』

我更仔細的一看，不錯，那原是我的被單。你看這是從皮靴上來的斑點。爲什麼我從前並未見過它是這樣髒的呢？我不能在這樣的被單上睡覺。

『換被單，值日的，你給我換——』  
『值日的，換——』

孩子們把棋子丟開，拿牢我的手勸說着，像我是個斯文公子似的。我從床上拖下被單，衝開了門，跑到走廊上不住口的喊道：

『換——被單啦，換——』

門都砰礮地打開了，睡眠的房間也都明亮起來，我們的守衛人費陀爾·彼忒洛維啓飛跑了來。我就望人堆中一跳，他就不認得我。我又發覺我的牙刷也已不見，總之，我完全撒野了。孩子們問我爲什麼吵嚷，我把被單揮在頭上，嘴唇都已脹痛聲音也已發啞，但還是喊着：

『換——被單啦！』

我跑到二十五號房間去。在這房間中的孩子們都曾離開公社很久才回來。我們曾派他們到『泰依嘉』的鄉下去。他們在那裏給我們公社在這邊疆上組織了第一個集體農莊。他們在那裏修理好了犁子、馬車，幫助他們準備播種。前天才回來，他們的眼睛閃着飢餓的光芒，似乎連話也不高興說。

我在他們的面前揮着被單，飛迸着口沫說：『噯，你們看啦，我們是睡在什麼上面呀，弄到什麼地步了！』

不久以前在鄉下曾把皮鞋換家造酒喝掉的，鏟工米夏，他第一個將自己的被單提起來說

『大家都是這樣的，他們把我們當豬看待啦！』

接着他就跑到門口，把頭伸出，滿臉脹得通紅，向走廊大嚷道：

『換——被單啦，換——啦！』

全房的人都附和着米希嘉，他們都把床剝光，將被單鋪在頭上，排隊在白屋裏跳跑。

在上層樓的樓梯上我們被擋住了。車丁哥爾嘉和小孩子們像堅固的牆壁一樣屹立着，他陰鬱的問道：

『上那裏去！退回去罷！』

『怎麼那裏去？放我們過去！』隊伍向前推進但我照常又舉起一隻手來。

車丁鐵青了臉，大喝道：

『噉，——壞東西，你打——』

我把手放了，可是哥爾嘉却將它執住威嚇道：

『我們到紅角去罷，到那裏你告訴大家你爲什麼要暴動。孩子們，把他們拖去！』

紅角裏又擠滿了人。犯罪的又是我。哥爾嘉和我並立着，他對到會的人說道：

『孩子們，你們知道他爲什麼要鬧亂子？說被單和毛毯的包裹子髒了。』他轉向我

兇暴的說『你這婊子生的！可是你問一問彼志嘉爲什麼他的被單總是乾淨的——甚

至他的都是乾淨的啦。彼志過來，你告訴他。』

麻子從人堆中慌忙跑了出來。他的眼睛發着光，甚至那些麻點都看不見了。他用那快活得發抖的聲音說道

『我的被單之所以乾淨，就因為我不等公社的保姆給我洗，是我自己洗的。可是山尼嘉却有夢想要用人來侍候他。他把一雙髒腳坐在床上。他從來沒有時間洗被單，只知道睡覺。』他不說話了，用上衣揩了揩那雙汗濕的手。

鏗工米希嘉對彼志嘉威嚇道

『婁子牛的，你倒喊得好聽。可是你看我們去到鄉下一個月才回來，就該把我們當豬看待了嗎？』

公社蘇維埃的委員米志嘉打斷了他的話，說得很快的說道

『都是你們自己的不是，都是你們自己的不是，米夏，我們給了你們三天休息，兩天料理你們自己的雜務的。可是你們都把它玩了，現在却來吵鬧。』

二十五號房間默然了。

波理斯不知拿了些什麼紙頭，跑來坐在主席的位上，開始要把紅角鎮靜下去。當它靜了時，他看了看紙頭說：

「我們公社裏有一百三十個已往的浪兒，他們有一千〇四十個被單和毛毯包裹子，這樣，每張床上就可分到八個。我們的經濟主任對於公社每個社員經濟賬目都是公開的。他有號碼把被服做了記號，每人辦的和清潔的被服都有一個小架子。如果你的清潔架子空了，那他就是個不好的主人。我們是沒有保姆的，孩子們要自己照看自己。可是山尼經那的架子是空的。爲什麼他還要要求掉換呢？他都穿壞了。你看彼吉嘉那裏，却還有六個新鮮潔淨的被單，我有四個，哥爾嘉也有六個，而且在別的孩子們的床上可以聞到一種春天的氣息呢。」

大家都默不作聲。

把我們的暴動打敗踏潰了，連痕跡也沒有留下來。他們誰也沒有問我們爲什麼要鬧亂子，誰也沒有理會到我的受辱。

原來它（指受辱——譯者）在一星期前就已開始。安東嫩啓給我和彼志嘉一種急迫的工作要爲我們幫助下的那個車頭停車場旋一些抽水管，當他給了工作時曾說道『孩子們，快點做。』工作是很容易的，割刀把銅片割的天鵝絨一樣婉剗着金色的絲絨。這天完工時，我旋了八個管子我已經在汎手，彼志嘉故意要讓全工房都聽見地向安東嫩啓的事務室高喊道

『安東嫩啓，你把我的十二個管子收去罷！』

我把水槽上的水管都忘記關上就跑到彼志嘉的機器去數一數他所做的東西，不錯，十二個熱熱的，像用金子鑄成似的躺在那裏發光。我忘記了羞恥，就去摸那些管子。可是彼志嘉却站在那裏，兩手插在腰上，嘴裏打着嘯，我覺得他是在嘲笑我呢。

第二天沒有打鈴之前我就跑到工房去，把各種割刀磨好，把它們藏着準備隨時可用，隨後把機器上了油，整理整理。當發動機一開時，我一切都已停當，就可以放手做了。我將夾刀架拿攏，開了自動機，割刀就割起第一條鉋屑來我心裏凱旋地想道

『噢，彼志，看今天誰能向安東嫩啓報功。』

一天完了。我只做好了十個，但彼志嘉今天却有十三個呢。

我不到飯堂去吃早飯，就是一邊做一邊吃，可是總趕不上彼志嘉。哥爾嘉也來幫忙，孩子們大家都同情我。但也是徒然。什麼辦法也沒有。第一的是彼志嘉。你們看，暴動是從那裏來的，恥辱是從那裏來的啦。今天在紅角獎賞他。大家都去開晚會了，可是我卻一個人逗留在房裏。我把燈熄了，在窗口眺望著。

『泰依嘉』生氣蓬勃，更繁茂更多濃蔭了。可是此刻在蘇洪（Sukhun）在海參威却不知是怎樣哩。弄一點大烟（hashish）抽抽多好。那邊在荒野的地方，却由木頭烟囪裏烟出烟帶線來。可以弄點家造酒喝喝。

乘着半夜跑到鄉村去多好。我從窗口跳出，碰見了安東嫩啓。

『你爲什麼，山甯？』

我全身一震，覺得軟弱下去。他把我帶到紅角，要我坐在主席台上他的旁邊。整晚都



不讓我走開。

第二天早晨安東嫩啓站在我的機器旁邊，而且整天都在注視我的兩手，他看我磨好割刀，幫着調節車子。

他一連三天把全工房都忘掉，只是幫我一個人。過了兩星期，我開始交給安東嫩啓十五個抽水管子，還允許他以後多做，可是彼志嘉却做十三個就停住了。安東嫩啓用軟眼看我。我湊到他的耳旁悄悄的說，要他取下我的車上那個用明瞭的字母寫着的牌子。『如果你疲倦了，那就到紅角去，在那柔軟的安樂椅上坐一坐，看看書報，休息一下。』

把它取下的是公社的蘇維埃。一百三十個已往的浪兒，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那繫絡在生鏽的鐵釘上的那個牌子怎樣地屈折了下來。

## 第二十八章

公社把自己三年的存在整頓好了。我們自己揩地板，清除每個角落的蛛網，更換窗帷和床上的被服。安東嫩啓把自己的皮衣擦得如鏡子一樣發亮，鬍子也修了。在紅角的牆壁上貼滿了標語、圖表，和我們公社生活的照片。

我們的贊助者——由狼谷車站來的鐵路工人。他們帶了禮物來。公社就用自己的學徒贈給他們。蘇維埃提出五個候選者，大會已經把他們討論，而且批准了晚上要把已往的罪人用同志的名義交去過那新的生活。

在典禮會上做主席的是我，因為我是公社蘇維埃的頭腦，在不久以前的選舉中大眾一致的把我選出的。安東嫩啓報告以後就輪到我說話。可是我不覺手足無措，不知要從何說起。我應當把幾個孩子的名單念出，而以蘇維埃的名義要將他們介紹到共產主

義青年團去。我看了看紙條上第一個用大字母寫着的却就是我的名字。安東嫩啓看到我的狼狽，他就從我手上把名單拿了過去，走到台邊，把一隻腳攔在台欄上他依靠在膝上念道

『亞拉克山大，十八歲，六等的車床工人，他願望學習司機師。他稍許知道一點火車頭。

波里斯·古傑黎亞十八歲，也要學習司機師。

尼嘉拉意·杜勃洛夫，十八歲能獨立做工的車床工人。

華尼亞·佐拉都興頭等的銑工願意做一個模型工。

彼得爾·莫克露希金，願當一個車床工人。』

讀完了，把名單捲做一筒，然後抬起頭來他的眼睛是乾涸的，看不見嘴唇，可是兩頰却和石頭一般。連鬍子都發黑了。他用嚴肅而要求的聲音喊道

『孩子們，你們邁着堅實的步伐去罷，你們要睜大眼睛，留意你們不要蹉跌，而且要

記牢我們。你們自己在公社中長大，自己教養了自己。到莫斯科去也好到塔什干去也好，停在這裏的車頭停車站也好到處都要記牢你們像在公社裏一樣，不可把自己的特性丟了。」

他轉向主席桌子走近我。用熱情的眼睛注視着我說

『至於你呢，山甯，你應當做一個很好的司機師。』

他沈默着，不轉眼地看了我好一會。他在回憶什麼。他伸出他的手屈着身子。我這才看見他的睫毛怎樣的在抖顫着。

我們緊緊擁抱住。紙頭從桌子上和雪花一樣的飛起，桌子上的玻璃杯打在地板上，全紅角的人都陡地站起來，可是我們還不願分開我在自己的眼睛上、頰上、嘴唇上都感到烟氣的鬍子，似乎有一種溫熱從心底升起包圍着我的頭顱。

我們的眼淚交擾着。不管在那些站起的同志們面前，或在贊助者面前，或在那幅高達天花板的，似乎用一種慈愛柔輓的眼睛看着我的列甯巨像前面，我們都不知害羞呢。

安東嫩啓站直身子，用手帕揩乾自己的頰部，用一種破碎的聲音說道：

「山甯讓你走了真可惜呢。我們化了很大的代價才把你得到。噢，好的，你去吧，山甯。你爲自己的生活去奮鬥罷。可是諸位親愛的贊助者，請把我們的禮物收受去罷，而且請諸位要對他們負責呀。我們全公社介紹他們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去。」

應當笑應當快活才是呢贊助我們的人是和一整隊管絃樂隊同來的。你看，銅樂器在燃燒，在香氣沁鼻的八月花園裏作着快活的許諾之辭，可是我們：

麻子彼志嘉坐在第一排長凳上，胖嘴唇打着顫兒。他那炯炯發光的眼睛在照耀那爲痘疤侵蝕的面孔。我願和會場的每個角落和一百三十個人的頭一一都擁抱一回親。願一回，想和每個人都大聲的許諾道我要去和生活奮鬥，一定要奮鬥呀！

## 第二十九章

在一張小方桌上有一杯不滿的水顫動着。從上層的吊床上彼志嘉·莫克露與無力的吊下一隻衣袖來。波里斯的瘦弱的身子在車廂中搖擺得和鐘擺一樣。他靠在車壁上把書湊近眼睛在讀。他的手顫抖着頭不時的從那震抖的車壁上滑了下來，可是他模糊的看了看窗外，重又鑽在那灰色滑動的字行上去。

我讀着他那本紫黑色書皮上寫的『馬格宜多斯特洛衣之今日』(Magnitostroy To-day) 波里斯在每個車站都要去看一看國家出版書攤，要找關於馬格宜多哥爾斯克(Magnitogorsk)的書看。而且已有好幾天他談論的只是書。

彼志嘉想把熱牛奶請波里斯喝，但他只是一推，免得妨害他的閱讀。彼志嘉還不能休，又把一個紅潤的蘋果塞在他的牙縫上。波里斯又想把它吐掉，可是一轉念就開始把

它狼吞虎噬起來，不過書總不會丟開手。

我羨慕皮理斯。你看他總是這樣的，全心都傾注在工作上。在公社裏時我時常窺探着他，把他的頭的每個動作，舉動和霎眼的姿態，以及煩惱得發執時的磨牙都被我偷看了來。在機器工房裏，我屏着喘息探望着他用那聽話的割刀把金屬割得和細蛛絲一樣的細，把圓鐵筒旋得和指韜般大，我暗中在夢想着能有這樣精細的手藝。在鐵路工人——我們的贊助者——那裏的工廠學校中他比我高一級。當我在公社裏開始學頭幾個字母時，他已能算分數的除法了。現在我才讀完工廠學校，但他却已把獨立管理火車頭的考試交了卷。他能開貨車，而我却只是個副司機師罷了。

我永遠在趕他。我想，我若失掉他時，那我就不能每時每刻看到自己的進步，把奮勉力減弱，我將變成了蝸行了吧。

當青年團動員他到馬格宜多斯特洛衣當司機師時，我就到支部請求也派我前去。彼志嘉也因出於無聊和我們同走。

我曾好幾次聽到過這個建設，在我們黨支部裏上政治教程這一課時，也曾說到過它。在電影上，戲院裏都曾把它拿來表演。組織了相片、模型的展覽。社會常識的講演也把它。馬格宜多斯特洛衣當作主要的講題。關於敘述它的有圖表，喊它的有口號、標語，數十種書籍、雜誌和報紙。凡是一切宏大的、強有力的、使人奮發精神的東西都以它的名字名之。

而且你看不久，只要過兩天我就可以看到它了，我將要在那裏工作，過活了。我很想和誰去談一談這回事，鬆一鬆心。可是和誰去談呢？彼志嘉的鼾聲整個車廂都響遍。彼里斯正和手上的書在幌搖着。管車的在車廂裏慌跑他的筭子敲着茶壺。我問道『馬格宜多斯特洛衣很快就到了嗎？』他詫異輕蔑的瞥了我一眼說

『年青人，你還在做夢呢，我還來不及把車上掃乾淨，我們就要到了。』  
我衝到彼志嘉的旁邊把他的鼾聲打斷，把彼里斯手上的書奪下。

『我們到了馬格宜多斯特洛衣，孩子們，到了馬格宜——斯特洛衣啦！』  
我們都擠在窗前。窗外灰色的荒原向後飛跑到那黃草稀疏的灌木林中去了。荒原



上的天空髒得像灰燼，沉重得像石塊，而且低得像屋頂似的。既看不見人，又看不見鳥，也看不見太陽。不，你看，在那裏可不是有一種什麼影子移近來嗎？那裏屹立着一個像顛覆着的水杓子，像蓋着一頂氈帽似的天幕。在天幕的黑黝黝的旁隙裏有一個穿羊皮衣，頭上戴一頂絨毛披耳皮帽的人一動不動的立着。在這人的脚下還有一隻亂毛、破耳、缺牙的狗，離天幕不遠有一個駱駝伏在無葉針形的野草上。它抬起頭來，用那模糊沙色的眼睛看了看我們，隨又把長嘴唇沉悶的垂了下去。

這些在我忽然顯得我們好像在那巨大的火箭上，把我們飛投到一個不可知的行星上去似的那裏還是史前時期，石器的世紀。我們看到沒有太陽的荒原，野蠻人，他們還沒有發明火，終生只知穿着毛皮，初次訓養了野狗和駱駝。

『馬格宜多斯特洛衣在那裏呢？你爲什麼要使人心悸呢？』

波里斯詫異的瞥了我一眼，又拿起書來。彼吉嘉轉了轉身，把受了風的鼻子朝向車壁又打起鼾來。

車輪敲到鐵軌交錯的最初地點，車廂在副軌上閃過，開始看見小土屋，長長的木頭的小屋，看車人的哨房，一堆堆新鮮的泥土，拿着鋤頭的人和架着犁子的馬。

『噢，現在是真正的馬格宜多斯特洛衣了。』

玻璃杯中的水靜止下來。桌子旁邊的蘋果也也不再擺動。車廂中變成亂紛紛、轟響着箱子、藤籃和人聲。

車廂就成爲冷靜和慘淡的了。我們急把它拋開，到地上去略站一下，因受車中長途的擺動，頭有點昏暈。

我環顧了一下。在一間小土屋的簷下——那既不像工人宿舍也不像基爾奇士人的天幕——掛着一塊鐵牌，上面用新鮮青色的字母寫着『馬格宜特那亞站』(Magninays station)。在那和雞圈般的小哨房的周圍則是由木板、磚頭、石塊疊成的山丘。可是在它們的後面的大地却瀰漫着霧靄。

我不知不覺丟開了自己的同伴，在車站的角落後胆怯的問一個鐵路工人道：

『這就是馬格宜多斯特洛衣嗎？』

他把我全身打量一下，踢開脚下的一塊木頭，表同情地說

『傻子，你要把馬格宜多斯特洛衣環走一圈十天也不夠呢。看一看那面。』於是他用拿着紙頭的手向霧靄那面指一指。

我們坐在藤籃上面，垂着頭。波里斯不在旁邊，不知他上那裏去了。從車箱中還有人跑出來。我聽見俄國人的宏亮割絕的發音。親切的烏克蘭話，東方人的硬生生的喉音，尾聽不明白的白俄羅斯語言，熱烈快捷的猶太話。從那褐色的車箱中跑出來的是穿方格衣服的美國人把臉刮得光光的德國人和那沒有微笑而嚴格的，昂着頭的英國人。

波里斯同着一個馬格宜多斯特洛衣的公務員回來了。我們坐在半載貨的福特汽車上，鑽進霧中，就在那平闊的石子路上駛去。陰沉的天色留在後面。石子路的左方兩層樓的新房子，迎面而來，它們的後面是成長列的白粉牆的工人宿舍它們一直展到山脚，而成整個的城市。山上冒着烟，發出轟然的爆炸聲和幾十個車頭的汽笛的叫吼。

那早『磁山亞打啓 (The magnetite mountain atach)』我想。石子路之右那從車站開始的滿是綿長的玻璃的石塊的木頭的、磚牆的房屋和烟囪。我們越過了鐵道的路線有口等候，碰見了數十架汽車，成百的馬車，匆忙的人們，他們不斷的從那些工人宿舍兩層樓洋房小土屋裏出來。大家都在石子路的右面消失了去。

由於汽車的快馳，我的頭已是發昏。汽車忽然在石子路的轉角轉了一個大灣。於是我就看見了一個碧色的、無際的、對人號呼似的大海。可是爲什麼它竟會跑到這個荒原中來呢？我記起這該就是那大河的堤潭，變成了三十個平方克羅米突的湖的吧。

『你讀到過它是在零度以下四十度，只有四十五天開成的嗎？』彼理斯說。

湖的那面烏拉爾山脈和雲一樣的展開着。沿那整個綿巨的山水，眼睛可及的遠處全是環列着馬格宜多斯特洛衣，很近就有熔爐間的烟繚繞着。鋼骨水泥的欄柵和那蓋以波狀之鐵者，都形成了偉大的鐵甲的建築，長及一克羅米突。三個熔爐從六個像砲塔一樣的烟囪向着燻烟的天空放出燭九似的瓦斯。十二個高配爾●的朋大烟囪高聳雲

雲。

在那密如蛛網的鐵道上面，有幾個黑漆迅速的重車頭在駛跑，那是運裝着銑鐵鎔液的杓子的。人們穿戴着粗油布的工衣，柔順的毡帽，大的工手套。他們是不慌不忙，有條不紊的。我看我們將來更要做得起勁的罷。

八層的建筑的打氣機，鎔爐間。在它旁邊的是那有棟樑，柱防和起重機的橋樑之傲慢的鋼鐵縱橫錯綜着的——屹立着七個烟囪的馬爾頓。

在這三個偉大建筑的周圍，接一連二的是鐵爐間、機械間，各種生冶的機器，車頭停車場。鋼骨水泥所造的電站成了埠頭它高出於軋鐵間，諸鎔爐和那個『馬爾頓』之上。湖岸上則是五層樓洋房的紅色社會主義城，一些高山恰將那從荒原方面吹到城

● Comper 此種高大烟囪為高配爾所發明故名。

● Morten 也是鎔爐之一種。不過在這書中其他地方所說的鎔爐是銑生鐵的，而『馬爾頓』則是銑鋼的。

來的灰塵風雪遮住，城心有三圈新的環城公園。

我狂喜的看一看波理斯。他已把自己的書落在那滿是灰塵的汽車車板上，而且不轉眼地默默地看望着他，抱任我的肩頭，抱得緊緊的，不轉氣地。

我們就是這樣到了的。

叫我們停在驗疫所中。領我們上了澡堂，剃了頭，給我們吃了飯，晚上就讓我們睡在幾條光禿禿的木頭長凳上。

晚上我好久總是睡不着，在板上輾轉反側着，我想起驗疫所守門人的話來

『到這裏來的人要在我們此地宿三天，不過你們將要多攔幾天，因為上馬格宜特嘉 (Magnitka) 的人太多了，建造工人宿舍都來不及呢。』

聞到石炭酸的氣味不覺使我回想起大車站，列車和我的童年來。那幾年的空洞生活在我頭上盤旋着我和波理斯一樣的咬着牙齒，把頭敲在凳板上，惡狠狠的尋思着，不意的說出了口來

「你在工廠學校裏懶惰的過去，山寧嘉長成一個死屍了！」

「你和誰在說話？」波里斯詫異的問。他也沒有睡，接着就鑽到我的旁邊來問道

「山寧，你沒有弄得神魂顛倒嗎？」

「你呢？」

「你真問得奇怪，我那會神魂顛倒呢！」

「我也沒有。」

早上我看見在我們旁邊的那兩舖床已是空的。沒有洗臉的彼志嘉意氣消沉的看

住那光裸裸的板子預言道

「等一等，我們到四面去看一看以後，就可以離開此地的吧。把我們弄到驗疫所來，

好像我們有傳染病似的，壞東西！」

波里斯拿了開水來準備喝茶，但我却不願起床，我的眼睛黏黏的，開始夢想起「泰

依嘉」來。

『山尼嘉，你是個死屍。』

我記到了安東嫩啓的話來了『奮鬥吧，亞拉克山特洛，奮鬥吧！』然而你却在這裏  
『死屍，山尼嘉，你是死屍的』亂想着。

我把自已好好的罵了一頓，就跳了起來，好像並未睡過的一樣。



## 第三十章

熱雨落在我的頭上，七月的太陽躲在我的冷胸膛裏。我的身子睡沈沈地搖擺着，它在軟嫩的黑暗中飛去了。忽然雷電四起，熱雨變成了冰雹，太陽變成了跑冰場，軟嫩的黑暗變成了尖利的石塊了。

我把眼睛睜開，看見那黑鬍子和司機師的破帽子，高懸在我的上面。他把茶壺中的冷水倒在我的頰上，用火鏟搗我的胸膛。把我拖進那散着鋒利煤塊的車頭的小房裏。

我痛心的想起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頓巴斯無產階級』鐵甲車上也有人把我這樣幹過的。

『你睡着了你在車頭上睡着了，可咒的。我已司了三十年機，倘你把它連成一串那

整個地球都可環繞四十圈。我也從沒合過眼呢。可是他却在這裏睡着了。滾開車頭吧，馬上滾開去，壞東西，免得你的脚弄髒這裏。我用不到這樣的工人，火夫晚上也能把你的做上來呢。」

風把粗帆布打在小煤房的門上，地在車頭的輪子下面顛覆着。我從陡險的車梯爬下去。半閉着眼睛想把手丟開梯柵，這時司機師那隻强有力的手抓住我的領口，把我拖回車頭去。用吃驚的聲音在我耳邊說

『你歇了，就這樣想跳下荒原去嗎？』

我站起身來。司機師想起來了。又喊道

『你却不要以為我會把這事輕放過去的，車停下來時，我要把你這個懶貨趕跑。鑽進煤水車去吧，不要妨害我。你這個髒東西！』

坐在煤堆上，吹吹手指。我已有一星期沒有脫皮鞋，沒有看見自己的胸脯了。我和彼理斯住在車頭停車站的紅角上，因為在驗疫室耐不住了，直到現在還沒有弄到房子。每

天都有數千建設者到馬格宜多斯特洛衣來。工人宿舍趕不上工人的增加。

『奮鬥罷！』

我伸伸腰子，鏟子把指關節都拿痛了。將煤拋在車頭那燒白的咽喉中去。我已倦得倒跪下去也還是繼續工作着，只怕指針不向後轉，兩眼不敢離開氣壓表。氣壓表忽如太陽，忽如五哥比的銅角子，忽如流星一樣。我伸出兩手，撐在汽罐上，從機械的尖角上，我努力保護着自己的顛顛。又把煤拋進，用長叉子把尖銳的煤渣打開，我爲那很高的氣壓而戰慄。我怕靠在牆上去，因爲我知道那樣馬上就要合上眼睛，打斷兩腳，因此我就要倒在地板上，聽不見車頭的汽笛，聽不見司機師的喊聲了。整夜我都熬着。天亮時向窗外眺望想新鮮一回，可是我把胸膛太緊靠在窗台上，不覺就睡着了。

這樣列車就會停住，因有這個錯失，司機師就要把我趕出車頭。他是對的。那我有什麼話說，怎能爲自己辯解呢？

車頭愈來愈慢，排氣也排的更稀了，它胆怯的割裂着黑夜。我看了看氣壓表，那裏的

氣壓只有八度。司機師由窗口朝向火室急急的一看。他是不能離開窗口的。不多久就要到車站了，跟着就要打信號。他向火夫叫喊，要火夫用鐵叉把煤渣打開。火夫就順從地用一根長鐵棒拋進火室去，可是沒有打中煤渣，却穿進汽罐的銅柵欄打在那燻烟的脆硬的管子上，那就有敲破牠們的危險，會流出開水來呢。

司機師拉下重帽子和石塊一般把它拋在火夫那粗硬的背上，怒喊道：

『你這個鬼洋娃娃，幹什麼的？你要把車頭打破嗎？』

我又回想起鐵甲列車來了。這真像我那第一個火車頭的師父米夏·波加德洛夫。伯伯——當他把車頭弄不順手時所罵的一樣。

司機師拿過叉去，他搗了幾下就汗淋淋。他一想，起窗子，沒將火室關上，就跑向汽笛去。倦乏的倒在高安樂椅上，用一種懇求的眼光向我這面看着。

我忘了他的恐嚇，連忙衝向火室，照常拿着叉子把煤渣搗了一下，把它拉到身邊來，煤渣弄開了，兩下就把它丟在荒原上。當我們駛到信號柱子的前面時，火室已是搗清。氣

壓表上的指針慢慢上昇了，司機師就高興起來。

「噢，這就是幹部啦！這個老要瞞覺，那個又要把車頭打壞，你看，在馬格宜多斯特洛衣的一百架車頭個個都是這樣的。不幸啦，再要好的却什麼地方也弄不到。真是懊惱人，爲什麼我要跑到這種鬼堆中來呢，我真是個老傻子！」

信號燈閃閃的發着綠光，再過一下子，那個乳白四方的轉轍機就在車頭的輪子下邊亂混過去，於是我們一直跑出置配列車的停車站的大路上來了。但這是爲什麼呢？道路應該是完全空的，可是却有一種異黝黝的東西站在那裏冒烟，那是車頭，抑是出軌呢？

「那是在那裏轉轍車——停車。」

重重扳下調節器，把速度槓旋了一下。但是沈重的列車還是馳跑着，向前突進，那個黑影子十分近了，再過一分鐘就會開始轟然敲壞燒紅的鐵塊，打響車上的玻璃，要把那些車箱撞成一種稜錐體的了。火夫衝進狹窄的門口，把自己那件手織的長上衣鉤在釘子上，無論如何也跳不開。他既不捨得把長上衣撕破，又不願意死。他甚至慌急得大叫起

來，可憐蟲。

火夫使我發笑，不覺把力量和機巧性都增加了。我用一隻手把水搖進汽罐，打開保險盒，準備機器之遇險，但另一隻手卻不斷地搖着沙盒子，使車輪得以支持。

車輪再轉一圈，就要碰到那在轉轍的車頭的千鈞一髮之際，車停了下來。司機師嘴上流着口沫跑到車站去。

他回來時脹紅着臉，氣喘吁吁的說

『每夜都如此，他們的頭裏是用灰塵替代腦子的。竟在開車的路上來轉轍車。然後却把我們的兄弟拿去審判。沒有一天不打壞三五个車頭的，我這個可咒的命運呀馬麗亞·格理歌麗也美娜，你的話真說得不錯啦！』

他靜默着，斜飄了我一眼，結束他的話道。

『你這個傻子，可還要睡覺嗎？』

我記起我們支部書記的話來了。他說車頭上的幹部大飢荒。他要給一切在鐵路上

工作的副手都去受司機師的考試，故意要把考試的水準放低。我和書記吵罵了一場，我絕對的拒絕這樣的一種考法。我說我想當的是個真正的司機師，却不是馬車夫。因此我得了一個警告，鬼管它，事情還是要照我的意見來做的，現在聽到司機師的話，我更發誓要經過一種真正的考試。

我們停在車站的傍邊，在等待那列車之退回去。窗子關着，煖得很。司機師的烟嘴冒着烟問道

「你是那裏來的？」

他的聲音是親熱，誠懇的，於是我告訴他在「泰依嘉」的那所白房子和安東嫩啓。他叫我暫時住到他的家中去。

「房間確是不大，不過還能擠一擠。」

「我不只一人，還有我的同伴波理斯。」

「有兩個人那就未免太擠了。呸，好的，我們三個一同去和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

娜爭鬥——罷。」

我再忍不住了，就衝向波加德洛夫抱住他的頸項叫道：

「米夏伯伯，難道你不認得我嗎？到時候了呀！」

波加德洛夫着了慌。他把我引到火光前看了看，也撲向我把我抱住道：

「山寧，我的兒。是你。這是怎麼啦？<sup>？</sup> 又是怎麼啦？<sup>？</sup> 山寧！<sup>？</sup>」

第二天我和彼理斯就搬進司機師米海衣爾·波加德洛夫那工人宿舍的一個房間去。



## 第三十一章

波加德洛夫最初到此地來時，烏拉爾河（The River Ural）還是條自由奔放的河流，而在馬格宜特嘉河（The River Magnitka）的深谷中則有一些基爾奇士的半野的馬羣掀起塵頭跑去飲水。在現在這個電站的地址上從前只是些土堆。波加德洛夫第一次駕駛着火車頭在那還有彈性，從未行駛過的鐵道上跑着，而且在溪谷中也是頭幾次發出了車頭汽笛的回響。

波加德洛夫回想起那時候的情景時曾說道

『我把信號拉得很長久甚至使我嚇軟了身子。全溪谷是怎樣的哈哈大笑，怎樣的吼叫起來呵，可咒的。山上轟轟的回響着。雖然，我是一九一八年的黨員，司過二十五個月的鐵甲列車的車頭，然而還是想「那怕是惡魔吧」因此我就向副手大喊，要他趕快把

水搖上。以爲我大概是要遇到出軌了。聽了聽，一切都是靜寂的。看一看是些什麼人哥薩克、韃靼人，各種各樣的遊牧民都跌衝衝飛跑到車頭上來，揮着手。一個穿皮上衣的人鑽進了小煤房，他來捉我的手指，他好容易才能說說話來道：

「父親，你知不知道，大鬍子，剛才你的手所發的，就是新時代開始到來的信號呀？是諸馬格宜多斯特洛衣的時代呀！」

這個說話的人的眼中滿是眼淚，聲音像那頑皮孩子一樣。可是他就是這個建築的第一個經理呢。」

彼加德洛夫把第一車掘起的泥土運開，他在那黑暗的車頭小煤房私下聞了聞這泥土的氣味，把它弄一點在牙齒上嘗一嘗，因爲苦澀他急把它吐了他把第一車的磚頭運來。派他把第一杓子的生鐵鎔液運出。而且在那些昨天還是挖泥的人當中，彼加德洛

●在第一個五年經濟計劃中建設了五百十八個新工廠，這就是說有許多和馬格宜多斯特洛衣一樣的大建築，這裏所用的多數——諸馬格宜多斯特洛衣就是由此。

夫又準備好了第一個車頭的司機師。

現在馬格宜斯多特洛衣已有一百個車頭，可是波加德洛夫依舊和從前初來幾天一樣。這一百個車頭在他看來完全是他的機器，而對牠們負責。換班以後，他並不馬上回家，雖然家裏有一個年輕的老婆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在等待着牠。

他雖已上年紀，却在五年前又結了第二次婚。在火車頭上很無聊，雖是三天的分離，他也要每天寫信。兩口子攪得很親熱。不過現在已經過慣了，或者已把她忘掉，或是沒有時間罷。他就很少在家。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開始撒起野來，改變了性格。波加德洛夫什麼也沒有看出來。他只全心傾住在自己那些機器上沒有時間去理睬她。他整天鑽在熱車頭上，去察看人們在尋找着什麼，將它記在自己的小書上，仔仔細細的把一些什麼字條捲在報紙裏面。他把自己的考察看了很久，算一算數目字隨後不贊同的搖了搖頭。對老婆抱怨道：

『什麼不懂，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沒有一個有經驗的幫手，沒有一個有本領

的司機師，事情糟到可怕的地步。真不幸啦。」

馬麗亞·格理歌麗也美娜把那傷心的丈夫冷冷的一瞥了一眼。她在一個貓兒身上那天鵝絨似的軟毛上捉蚤子，這個貓兒是從她的故鄉帶來的，她煩悶得一聲不響。她想對這個傻老頭子叱喝，說她整天一個人在這房間已經坐厭說她每天晚上對於火車頭的談話已經聽得不要再聽。她已經私下打算把自己的零碎東西包起來回故鄉去了呵。

波加德洛夫却什麼也沒有懷疑到。下工以後，他就跑進人家那些車頭，用一種毫不奚落人的責備心去窺探那些缺少經驗的司機師的眼睛，他親懇的對他們說明當重火車要上高處時，該如何處理，應當把速度桿伸展多少。他說明長的列車下斜坡時要怎樣平穩的駛下應該怎樣駛近了信號柱。

這樣說着不知不覺就離開車站很遠了。在這裏一看幫手把蒸汽放了。他濕淋淋的跪下去伸手在火室旁邊着慌，可是汽壓表上的指針却是危險的愈來愈降低了。

波加德洛夫同情的搖着頭，而且拿起了煤鏟。他靈敏的用鏟口刮起了一堆煤餅。

命地望那長的火室裏丟經過一分鐘那火焰即從黃變紅，從紅變白，而且爆燃成乳白色的火光了。隨後把那顛抖的指針捉住，把它扳向右方而烟室中的那些圓鐵棍即用全力在動着了。

最後當他回家時，天已斷黑。可是他在家裏對於車頭的興趣還是很濃。

「你引兩個人到這裏來住還不夠，每天還要開會。」馬麗亞·格理歌麗也美娜咆哮道。

其實我們這並不是開會也不是談天，更不是回憶，但是什麼呢？我也不明白。幾乎把所有的幫手都聚集到這裏來。房子很小，早已沒有什麼地方可坐，把床舖、箱子都佔了，有依靠在桌上的，有抱在鄰人身上的。波加德洛夫站在我們中間，他把三十年來車頭上的經驗統都教給我們。

## 第三十二章

淡青色的信封和慣常的灰色信紙把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那樣狡黠的想好的一些計劃都攪亂了。

那是一個冬天的晚上。我剛由夜校回來，站在那久未使用的滑雪鞋邊經歷着內心的爭鬥。街上雪落得比工人宿舍還高積雪把宿舍和山聯成一色。這是一個嚴凍，星光燦爛的夜，鎔爐上面的赤光映成了北極光。我想在這宇宙上飛去，盡情地去吞吸空氣然而我却不能如此幹。因為我定要受司機師的定期考試。昨天在鑛山(Ore Mountain)上幾個沒有經驗的司車者打壞了兩個車頭和列車各鎔爐都因沒有生鑛而停頓着。

每天我都要去上夜課。今天我們的講演是關於威斯登吳氏制動機 (Westing house brakes) 的結構和效用。似乎一切都明白了。我高興起來，以為今天可以滑雪

去了。可是我一把滑雪鞋的皮帶拿在手上時，感到在我腦中却是模糊的並沒有一種清晰的觀念，也沒有理會到它的規律。我想倘在急需時，我將如何地把火車致住當唧筒弄壞時，又該採取什麼方法呢？你看，它們都在我的記憶的角落裏，在紙上，可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運用它。因為鬱悶我倒在長凳上，把紙兒撒在周圍，折斷了鉛筆。

如不明白制動機時，我將成一個怎樣的司機師呢？難道這樣有給我駕駛鐵甲列車的時候嗎？如我在大風中駕駛快車時，能不被風阻害嗎？

一盞小雷燈愈把自己的紗袋燒成白熱化，房內增加了空氣，天花板也抬得更高。皮加德洛夫坐在桌子那面，現出慈祥親暱的面容。我決絕的拋開滑雪鞋坐在皮加德洛夫的旁邊將威斯登吳氏制動機的圖樣摔在桌上。

馬麗亞·格理歌麗也美娜知道我們要坐到天明，她把茶準備着。

她的性情的突變是出人意外的，不可捉摸的。她已不再啜泣，高興起來。成爲親切可愛。皮加德洛夫下工以後，她終有一條加着琥珀色的牛油飾着幾片大理石般的洋氈，切

得方方整整的鹹鯡魚，和一杯調以檸檬皮的黃金色的火酒放在桌上等候着他

彼加德洛夫滿意的對我說道

『她馴伏了。她終究醒悟過來，再撐持不住了。』

他準備一些禮物褒獎她，跑到附近的鄉村去拿到一隻孵雞母，幾個雞蛋，買了一些栽在那空罐頭中的花木而且鄭重其事的對她說

『這些是給你的，馬麗·格理歌麗也芙娜，這樣你在家裏就有事可做了。』

以後他却更滿意的看到她漸漸以他的事情爲事了。就像今天他和一組老學徒試開了一次火車。他們大家對於獨立駕駛車頭的考試都能及格。彼加德洛夫關於這點與高彩列的對自己的老婆說道

『馬麗·格理歌麗也芙娜，你看他們是怎樣駕駛的啦！我可對上帝發誓，他們保得住把眼睛縛了都不會失掉方向呢。好傢伙，都是年輕的英雄呀！』

馬麗·格理歌麗也芙娜很願分受此種歡喜，而在靜聽着興奮的丈夫。



『只要想一想，不過一年工夫就成了司機師，只是短短的一年啦！可是我卻開了一生。一共十五年！要是少於這年限，如果沒有贈禮，從前我們的弟兄是不會被放到車頭去的。』

司機師波加德洛夫的枯瘦的身子帶了點輕憂在一張搖椅上搖擺着。或許他在哀傷那許多空耗了的年限罷。

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却不許他悲哀。她有酒貯藏着，不論在午餐，在晚飯在睡前她都滿滿的倒了一杯，豪豪爽爽的請他。

奇怪的事情，波加德洛夫嗜愛酒已有二十年，可是他一碰到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的奇特性情竟使他和酒癮分離了。現在她自己却要引逗他。

波加德洛夫已不愛過去的酒癮。他在吃中餐時硬喝了一小杯，慌忙起來就急急要到車頭的停車場去，他像陌生人似的說道

『沒有時間，沒——有——時間啦，馬麗·格理歌麗也芙娜！』

有一天晚上波加德洛夫被床舖的震動驚醒。老婆癡癡的痛哭着。他和輕的撫慰她一會，早晨對我說道

『她會弄慣的，我那心肝，這在開頭時對她是有些困難的。』

今天晚上我要和波加德洛夫坐着研究威斯登吳氏制動機的圖樣以前，我們就是這樣欺瞞了她的。我們正在孜孜的研究，恰有人來敲門。打開門一看原來是郵局送了一封信來。波加德洛夫把淡青色的信封撕開把信湊近燈前看着。看完了他錯亂的坐回凳上，把我們大家一一看了看，重又看信上。隨後他跳了起來和年輕人一樣的衝向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高興得像拾到一種從未見過的東西一般。她禁不住把手伸向信上去。波加德洛夫忽然想起來了，急把信藏在袋裏他笑着叫道

『不不給你，你要高興死呢，可是我還要和你同仕啦。』

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把自身按捺了好久，最後終於憤怒的咆哮道

『給我，老鬼！』

彼加德洛夫嚇得往後退縮。

可是她却一跳上前，在她心中隱藏了多少時候的那個東西終於發洩了出來。

『你這個可咒的希羅特，你的胸脯裏是沒有心肝的，只是些硬石塊。把我折磨得不願活哩！』她就將眼淚儘情的流着，那是早就藏着的眼淚。

『又得把同一老歌兒從頭唱起，』彼加德洛夫拉長嗓子說，『又要鬧亂子嗎？沒，有什麼的，事情終會弄出頭緒來的。』

然而研究制動機這件事情却已弄不出頭緒來。都睏了。我整夜都睡不着，在聽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的歌，而且我終不了解她。從前我母親哭時，我知道那是爲什麼。因受祖父的嘲弄，自己的酒醉，我們的餓口，嗚，可是這一個却是爲着什麼呢？一切都是周全的有麵包、有肉、有罐頭、有麵條、有糖、又有錢放在貯蓄銀行裏。她却突然流眼淚，真

●希羅特(Hirod)大希羅特(Hirod The Great)是埃及的暴君，生於西歷紀元前六十二年死於紀

元後四年反對猶太人極殘暴，甚至將自己的愛妃馬麗娜及其二子亞拉克山大和亞理斯陀大處死。

奇怪！我想對她說一些我們狗村上的事情去羞羞她，但又怕在黑暗裏嚇了她。

當晨光依稀地鑽進窗口來時，那床舖在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的身子下面格格地響着，她和偷兒一樣把頭抬起，傾聽着我們的呼吸。她把手向那沒有脫衣睡在那裏的丈夫伸去，她顫抖着手，開始在他的袋中搜摸着。

『是信』我猜想。

真的。她把紙頭弄得沙沙的響，屏着呼吸抽出信封來，恐懼而又着急得使她合了眼睛。

我從半開的眼縫裏窺探着她。她是不大識字的。我在等着看她要將這信怎樣辦。她把手伸到我的肩上來，推了推。

我睡沈沈的睜開眼睛，聽到她親懇的輕輕的說

『山寧，好兒子，你令我聽。』

在模糊的晨光中我讀着那封由遙遠的故鄉阿亞爾馬士那雅 (Almaznaya) 的來



的父親已把媽媽馬麗亞·格理歌麗也笑娜丟了，又另想要一個年輕的來了。」因此他就拿起筆來寫信給她，可是我們沒有得到回信。至於以後的幾次來信，我們就沒有發笑了。你叫我們到馬格宜多哥爾斯克（Magnitogorsk）來，說你們那裏缺少熔爐上的冶工和「馬爾頓」上的冶鋼工人。

『安特萊和我們商量了一下，他到過工廠黨部委員會去要求派我們到烏拉爾來看啦，親愛的父母，現在我們高高興興的通知你們罷，我們已經一同都裝在車上了，整個車站都出來向我們送行。安特萊把你的信對一切鐵路工人念了，你在信上說「親愛的兒子們，可愛的女婿和女兒，到我們這裏來罷，用無產階級的肩頭來把地球抬起，來建設世界上第一個大的工場罷。」可是當音樂靜止下去時，我們車頭停車場上的工友也靜默了一會，安特萊高喊着，說我們是以整代的後裔跑到馬格宜特那亞去，要使它返老還童呢。隨後費陀爾·赤爾諾烏索夫，就是你的朋友，那個貨車的司機師，把汽笛一拉，我們

● 表示親愛的變詞。

沒有任何悲傷，揮着帽子就離開自己的故鄉阿爾馬士那雅了。」

在信的下面和邊上有幾個署名，

安特萊、歌爾嘉、林娜斯采班。

我把頭朝向窗口，看着那些鎔爐。牠們是青銅色的，高聳的屹立在曙光當中，我已  
把馬麗亞·格理歌麗也美娜忘掉，她現在已無須再向什麼地方跑，也無須再想念誰的  
了。

## 第三十三章

我不和波加德洛夫一起做工。今天是第一次。我們的機器不開，在修理。把我派到列車編成站的黑暗的路線上去找別人的車頭。

車頭和一列火車聯站着。上一班的工人慌忙把班交掉。我的新司機師是一口氣說不出一句長話來的。他和牛叫般的喊着，吐着口唾，當我走上自己的車頭去時，他把鐵鏈舉在頭上大喝道

「誰在——在這裏走出去，否則，打死你！」

我是個不善開玩笑的人。我說我是幫手，說了以後就去自己的工作，把機器上了油，每條燈心都放進了點煤油，所有的楔栓都用鎚子敲了敲，檢查了一下水和煤把抽水機灌進了水。隨後開始燒起火室來。



司機師坐在角落裏，滿頭冒着蒸氣，他脫掉上衣，解開襯衫，他由自己那個黑暗的洞窟裏大叫道

「幫——幫手！幫手！我的朋——朋友，你把鎚——鎚子拿去，看你是怎樣在——在燒火室的呀！」

我笑了起來，心裏暗想道：『親愛的，你難道不知道我是彼加德洛夫的車頭上的學徒，曾得過三次獎賞的嗎？我有一個證書說我是馬格宜多斯特洛衣最好的幫手呢。』

一剎那就把火室燒成白熱化，可是這對他却不滿意

「噯嘿，你——你這哥——爾——霍士尼克，●草鞋，●你看，應——應該怎樣的呀！」

他把鎚子狠命的一揮，可是沒有丟中那開着的火室，却是打在汽罐蓋上，把煤撒了一地。他勃然大怒道

●這是譯音即集體農莊的莊員。這是俄人譏笑人落後之詞意思和中國人說鄉下老一樣。

●是說人沒有用處。

『你仔——這——下種，爲——爲什麼把——把火室關了？』

他點着皮鞋大撲向我的眼前來，向我臉上唾了一口，我在他的口唾上聞到了一種病院中的什麼怪臭氣。我想『他的口唾上是什麼臭氣呢？』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把路單拿到了，司機師拉了一下信號，我們就把車開起走了。

可是那是怎樣開走的呀！車輛的數目是中等的。這樣的列車我和波加德洛夫開時用不到什麼的緊張力。可是這個司機師却把大舌門的調節器完全開着。用快車的速率開着貨車，在馬格宜多斯特洛衣有許多新鐵道，甚至有臨時的。當工廠造好時，就要把它們拆掉。鐵路在陡坡上忽上忽下。所以司機師既要眼快又需熟練。

道路之好壞對我這位司機師却毫不注意他坐在凳上搖擺着忘掉看窗口，不停口的催促着

『燒熱——熱些更——更要燒熱些燒成——成赤熱罷好——好傢伙不——不  
錯呀！到我心裏來做幫手，能把你教——教成一個頭——頭等的司機師，爲什麼不——』

『不講話呀你想喝一點嗎？』就把半瓶沒有喝完的酒遞給我。

我感到列車在向上跳跑着，應把調節機關上而且把制動機致住才對。前面就是層層巖石的陡險的斜坡，列車將要駛跑得更快，而且那時就再致不住了，那末它除了變成一堆廢物之外將什麼也不會留下來呢。可是司機師還是不看一看他却要來擁抱我，悄悄的不知說些什麼。

車頭跑得發狂地快了。搖擺得和醉瘋子一般，汽壓表上的燈光都被震動得熄滅了。我閉了眼睛，心裏想，我們將在鄰近那個車站上出軌，把車廂打壞，將這條到工廠到鎔爐去的道路阻斷，使它們沒有生鏽和石塊。我捉牢司機師的頭，把他摔在一邊。酒瓶打在鐵上打破了。我馬上衝向調節機把它關掉。看看窗外，在黑暗中閃閃的現出和燈塔一樣的一個紅點——那是信號燈。是車站。但列車還是飛跑着。我把制動機致住也是無效。輪子下面迸出火星，聞到一種燒鐵的氣味，但速度總沒有減少。我將蒸汽制動槓桿倒扳過來。車頭自己向前去了，可是車輪子却向後旋轉，列車還是不停地駛動着，後面的車廂

推湧前來。

那就是信號燈。離它好遠我早就把驚惶的信號發了出去，希望那個命運所繫的一點能夠消滅下去。當駛並排了時，在信號燈上給我稍稍看見一下青色的閃光。駛得比較慢了。我拿了一個鏈子跑向汽罐，敲一敲那沙管子。車頭的主人太拆爛污。到處都被閉塞着，全沒有整理好。我把沙箱搖了一會，於是列車就更駛得慢起來。窗外的星星和電桿我都能分辨得清楚了。可是我却沒有希望能在車站上停住，結果真如我所料。

我把車站旋風似地飛駛過去。我的眼角帶到了一眼那在驚慌的人影子，紅的燈光，我聽到警笛叫喊接着就消失在黑暗中了。我把沙箱更用力的搖了幾搖，敲着管子，我把制動的信號向那班守車人再發了一次把調節機盡量地向倒退方面開。我看了看，列車終於漸漸的慢了下來。

列車停下來了，我馬上跳到地上，檢查一下車頭，把鐵夾版摸一摸，我以爲它已燒壞，各部份都已破散了的。可是並沒有什麼，好好的上了油，把楔栓旋緊，把一切都弄得停當。然

後馬上跑向調節機去。

最後我們駛到車站可是那裏一切都已給我們準備好，災害調查委員會和救急的汽車都已來了。原來大家都在等候車頭的着火和傷人的呻吟哩。

站長跑到車頭上來，他用兩手把我的手指捉住，緊握着，抖它，吹噓道

『你看，這才是機械師啦！却還是何等年輕呀！在這個陡坡上既是帶走的時候，從沒有一個列車能平安無事過來。』

我怕說我只是個司機師的幫手。我想，我非常的想當個機械師呢。

## 第三十四章

我每天看見太陽。我凝望着那銹鐵的鎔流怎樣地從鎔爐落到燒焦的杓子中去，而且我再找不到別的可以和這比較的東西了。鎔金屬的如何生流我已看見過數千次，可是對我却總不覺得乏味。我不霎眼，不斷的貪婪的望着它，直望的眼睛發痛，流淚了。它那堅韌而又柔輓的，勇敢而又平靜的波紋——是一種怎樣的力量呀！當我把自己的車頭驅進時差不多就靠近着杓子，那時這太陽也就更近，更緊地吸引着我。

這樣公開的愛和樂我也不覺得害臊呢。這種愛和樂不僅是我一個人感到。而且它在這溪谷上也不是第一次誕生。

當一隊掘土工人第一次把鋤頭擊在那幾世紀沒有人動過的苦澁而像石頭般堅

●是指鎔爐光，因它人得像太陽一樣。

硬的大地的胸膛上時，就有一種快樂第一次從掘土工人波理梭夫的嘴唇上迸發出來了。

在那些機械裝置工人的心裏也有過同樣的快樂，當他們把空氣錘（Pneumatic hammers）由那最後幾個鉸釘上鬆弛下來，將熔爐交給熔爐工人的手上的時候。

這種快樂也在治工克洛馬林哥和司機師波加德洛夫的心裏發生過，當他們把第一次的銑鐵領受過來的時候。而且最後使那幾個美國的熔爐執行了超過原有計劃的強度，在一晝夜中能出二千二百噸哪響的銑鐵時，也曾使人感到這種快樂呢。

我把我的車頭停着等待那幾個杓子生滿了時，就把它們轉運到冶鑄的機器上去。我在窗口凝視着金屬的奔流。早春含露的微風，從山上習習的吹來。

我感到我那副手波理梭夫的燠頭顱，依靠在我的肩上。他凝思的說道

『山寧，在嚴寒的冬天，我們的熔爐就已開工，當時冷得口唾還沒有吐下就已凍凝在嘴唇上。美國那些工程師說，要等到春天才能開工，他們說「看吧，你們要違反自然，那

是不行的。」不錯，水管子都凍破了，因此我們像掘坟墓似地掘開土地，把管子的傷處找到修理好，隨後用我們的皮外套、上衫和工衣把銹鐵的水管包暖。而且並沒有什麼，一切都行了呀！可是你看，現在銹鐵超過計劃在跑哩。山寧，你看，銹鐵跑得何等地方，正像眼淚一樣哩！」

我在上面看見鎔爐的腳下那些冶工、銹鐵工、工頭，和我那副手的暗藏的警惕心，他那羨慕的眼光。

我知道人們早就期待着要有這個時刻到來的。那幾個鎔爐有三千立方公尺的空氣，吼叫得像狂風一樣，可是那些冶工、工頭、銹鐵工人輕輕的，在踐踏着沙泥。他們不開玩笑，不發怒，也不暴躁，只是熱心的在看守鎔爐的呼吸，看守它的頑皮，和它的生命。

我已是個司機師了。我已把考試通過，他們給了我一個國外運來的車頭。我在駕駛銹鐵的列車，而且把自己的職業教給掘土工人波理梭夫。他不把眼睛離開鎔流，就怕怕的對我說道



「山寧，你只要想一想啦！我曾在這裏掘過土，拉過泥車，也曾在野草中弄破了鳥巢呢！」

車頭的窗外黑暗下來。鎔爐旁邊的人們把他們的平靜性都失掉了。

銑鐵的鎔流振動着，炸裂着，迸射出火花，由那注滿了的杓口像牛奶似的迸溢出來。鎔流失掉方向，打落在地上，遇到潮濕的處所即轟然爆炸，四射着火花和破片。

超過計劃的銑鐵連盛都沒有東西盛了。雖有杓子，但是車頭來不及將它們排在銑鐵鎔流的下面，而且也不是因為車頭不好的緣故。不，它們是很好的。它們是最好的德國工廠的出品。它們還沒有用了一年，在它們的旁邊，各部分還有漆在發光呢。却是因為駕駛它們的人的技術太幼稚，他們還不能把複雜的機器馴服的緣故。

就以現在來看罷，銑鐵在爆炸着，把幾千個人的氣力都落在地上了，而且司機師也沒有什麼辦法在他們車頭上沒有制動機的踏腳。他們把它忘掉了。

我看見鎔爐間的經理。他把自己那個脫毛的皮帽子拋開，兩腳踏着它，他那久未剃

理的頭髮都迸發了，他把一個拳頭高舉在司機師們的頭上揮動着，罵他們是賊骨頭，是罪人。

他從我的車頭旁邊跑過。因為我這個沒有鬍子的臉孔不會引起他的信賴。

我把調節機開了把車頭向那火的暴風雪突進。我的車頭也不比其他的好些，也沒有制動機的踏脚我却今天才成了牠的主人哩。

我從軌道上駛去，打着信號，開駛這樣複雜的車頭責任是很重大的，現在成千的人都眼巴巴地在看我，因為我將要決定熔爐的生命，這不覺使我高傲我拉着號哭似的汽笛想把這種高傲心遮住。

我睜着眼睛向奔騰的鎔流突進。看啦，機器的鐵管已經鑽進了火中。熱得很，頭髮都濕了。不用吸它我都能在空氣中抽着烟捲。我在等待一下急撞在等待杓子之鍊好。

最後，我聽到轟然的爆裂聲，即那自動鋼鐵的絞鏈之接吻聲。現在應該向前推進，前進一點點，只要一個生的米突就夠了！

應該讓銑鐵鎔流剛剛注在杓子的狹頸裏去。我把車頭鑽進那暴風雪似的火流中去，而且我連氣也不敢喘一口。我所看見的就只有那像我的血一樣地被溫費了的銑鐵鎔流。

透過那赤紅的霧靄，我看見那些冶工，銑鐵工人，工頭怎樣從陡險的梯上落下，他們擠滿在梯上，每級上都受着很大的壓力。他們倒在地上，把耳朵貼着地，努力想從下面去看杓子，想用聽覺去找尋它。看啦！治工克洛馬林哥在低矮的車輪上摸索着，他跪了下去，把瘦削的背脊擠壓着那硬重的杓子的翼膀。把杓子的頭朝向那太陽似的，浪費的鎔流去。在他的眼中有一種死滅的恐怖。隨後他的幫手拉斯尼亞克爬近了冶工，他用自己那件粗羅紗的上衣的闊袖遮住眼睛。他的旁邊是鎔爐的經理，而且還有一些冶工和銑鐵工人。可是此外我就什麼也看不清楚了。杓子剛剛浸入損傷的心坎。●暴風雪就把它

●鎔爐的爐口是用爛泥糊了的，鎔好了時，就把它打開，於是鎔液就從這裏流出，損傷的心坎即是指此而說。

抱住不知一種什麼東西吼嘯着打在車頭的鐵的橫腹上。

冶工和銑鐵工人都吶喊起來。

我極想向後退，退後去可以讓我看看，喘一口氣，還可以使我感到一種清涼的露珠呢。

我已將槓桿旋開了，要從這個黑暗和火光中逃脫。可是突然看見那金屬的流重又馴服柔順的流下，正和那無限長的陽光的橫斷面一樣。

我的車頭站在那幾個『高配爾』的影子當中，車頭上凍硬了的銑鐵的兩點像魚鱗似的閃閃的發光。

我羞得心痛。想對一切鎔工們叫喊，說我騙了他們了，我的車頭也同是殘廢的。或許我能損傷得更厲害呢？我這次只是偶然成了勝利者，而且是他們幫我成了勝利者的。

鎔爐的經理就在我的耳旁叫喊，他在吹噓我。可是我一看他那口金牙齒，他那太陽穴上的刀疤和右頰上的傷痕，熟識的名字使我忤得生痛，可是我終不敢把它說出來。

經理已跑向鎔爐去。我還來不及對他說明我認得他就是嘉爾普士——我父親的朋友，鐵甲列車的指揮官。

我並不跟他跑去。冶工林尼嘉·克洛馬林哥跑近我，羨慕的看看我的車頭說

『這機器真不壞啦，好傢伙，什麼時候都該這樣才行。你要知道，你是時常要在危險中過活的啦。』

『可是你們那邊在鎔爐上要不出危險來，那我也就無須在危險中過活了。』

『應該過活的啦，山寧！我們來訂契約好了，那時你可把鎔爐感到是自己的一樣，而我也像是何車頭上的主人。這就是說要雙方負責的意思，你說好嗎？』

換班以後，我們就在那間吵鬧的事務所中把契約寫好

第二天在本區的報紙上用一張專號把這契約登載出來。我在它上面看到自己的名字，不覺有些可怕和沉醉。我的名字是寫得何等明確啦！你是爬得多高，山寧！看你不要跌下來才好呀，看，那就是我們的契約！

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 二千噸

——不得少一點！——

號五八二第

日九十月二年三三九一  
分五十點一十

聯共支部、職工委員會及熔鐵爐部

管理處機關報烏拉爾工人報馬格

宜多哥爾斯克工人報及五金工人

報均參與編輯。

十分鐘須把生鐵送至鑄鐵機

機器師「二十人團」和熔鑛爐技師

## 社會主義競賽合同

熔鑛工友和運輸工友們

為生產兩千噸生鐵而奮鬥

對熔鐵爐和車頭社會主義相互負責合同

(一) 我們二十號車頭的司機師亞弗勤哥和副手波理梭夫對於保證鑄爐和冶鑄機器的工作要我們的車頭去負全責！我們除在車頭上以無私的，真正的努力工作，轉運銑鐵之外，無論你們遇到不幸或有何種阻害發生時我們都能到你們鑄爐上來幫忙。我們保證在十分鐘內要將運銑鐵的列車轉駛到冶鑄機器去。同樣的，我們保證在十分鐘內把所有的杓子都排在在那兩個鑄爐的嘴唇下面。把杓子之傳給冶鑄機器要在三五分鐘內就完事。不得把吊鑄渣的鐵索弄斷一根，不得有任何延攔。

(二) 我們——鑄爐和冶鑄機器上的工頭烏陀維芝基、克洛諾夫和克羅派夫對於車頭和車頭上的工作應負全責。不得有一分鐘的延攔，要使機器完全工作。如果車頭有什麼損壞要按時修理時，我們不讓車頭開到車頭停車場去修理，而要用我們的力量幫同修理它。

司機師

亞弗勤哥

第一號鑄爐的工頭

克洛諾夫

簽名者  
第一號鑄爐的工頭

烏陀維芝基

冶鑄機器的工頭

克羅派夫

## 第二十五章

工程師罕斯·勃勞特是由德國車頭製造工廠最大的股份公司派到我們車頭停車場來的顧問。馬格宜多哥爾斯克會由這公司買了一百架最近所出的機器。他做出的事情都是非常老練。他的任務是把車頭交卸了以後，就轉回自己的德國去。

今天他來詢問我的車頭是怎樣工作的，他在車頭周圍跑了好一會，他看見這裏弄曲了橫檔，在那裏又看見弄斷了緩衝機。他就不斷地搖頭。

他在煤水車的一側上用指甲刮了刮那乾的骯髒，又用一塊細麻紗手帕去揩那用櫻桃色的漆漆過的部份。

隨後他爬進小房子來，用一個戴着金戒指的手指，指着那有一種鹽水正在沸騰的汽罐，發急的，很快的不知說了些什麼。



罕斯·勃勞特，我雖不知道德國話，可是我却懂得你這工程師的着急的原因。這樣一架美麗的車頭却弄得這樣骯髒，損壞了，所以使你着急的吧。

我想對他說明這不是我的過失。今天我們要停着洗汽罐。可是我却什麼也不能對他說明。

臨別時，他把兩個細指頭高舉在頭上說：『俄國人永遠只是德國最複雜機械的顧客罷了。』他說後就高傲的，大踏步地跨開兩隻長腳跑開了。

這句話我是牢牢記住的。

這一天我就跑到建設管理處的外國部去。那裏把勃勞特的話翻譯給我聽。在這一剎那我差不多忘了在我面前的只是個翻譯。我已準備向他撲去。

『你這個犬舌的下種，香芬芬的死屍！這樣說來我不是個野蠻人了嗎？我的朋友波里斯和波加德，浮夫也是野蠻人嗎？我們把你們的機器文明破壞了嗎？哼，你這個破耳鬼，且等一等看罷，我們會對你證明我們究竟是怎樣的顧客哩！』

不過推動我們的自然不是這個德國人，而是和熔爐工人訂立的那個契約。

我們在車頭停車場上動手洗刷了。

我召集了自己一班工人，告訴他們說，工程師怎樣的嘲笑我們。

『同志們，我們把自己突擊的車頭來修理好罷！』

我們決定要出壁報。選好了編輯。到了早上當鋸工們把頭一個雌螺旋旋好時，車頭上就已貼出了一份嶄新的壁報。幾篇文章都號召說要在馬格宜多斯特洛衣創造模範機器。給每個司機師和副手都要負責修理車頭的某一定的部份。

一連三天我們都沒有回到自己的宿舍，把車頭的年輕和力量都恢復了過來。幫忙我們的有冶工克洛馬林哥明天車頭應該出去工作。剩下的工作只有把汽管裝上和佈置電線。但在車頭停車場那個惟一的電汽工人燒壞了一隻手，躺在病院中。我們應該等他痊癒或者只有點煤油燈開車了。

壁報又出來了，號召本班工人在早上應該用自己的力量打破最後的難關，要把機

器上的電燈弄好。我看了看有幾個工人用陰鬱的眼光在看着這篇文章，而司機師魚兒（Fish）却在他們的周圍轉圈子。我覺得有些不妙。我聽見他嘎聲地說道：

「應該問一問寫這篇文章的人才好我們是石頭嗎？我們已有三天沒有睡覺還要做工嗎？」

人們所以叫他爲魚兒，就因爲他既愛捕魚，又愛睡覺的緣故。

別的人都是默不作聲。

他繼續說道：

「不過倘誰願意，那就讓誰留在這裏罷。可是我們，孩子們，我們走罷。回去休息去！」我跳進小房子，把一隻手伸向魚兒的胸前和含判決書一般的說道：

「同志們，你們看誰是我們中間的野蠻人啦，誰是車頭的顧客啦，他將要把我們當作野蠻人看待的這種光榮散佈在世界上去呢！」

我知道魚兒時常要醉酒，看見他把魚竿帶到車頭上來，他在上工時總用一種沉悶

的眼光望着湖上。餘外的事情我只是猜想，感覺到罷了。後來我班上的工人却告訴我，說他怎樣泥醉的睡在車頭上，睡沉沉的把車頭上的橫檔打壞，酒醉時又打破了一個鐵盤，而且他威嚇副手道『倘你說出來，我就在暗地裏把你打死！』

我們又動手裝起電燈來。

我們又一夜沒有睡覺。

到早上車頭終究弄好了。我的副手波理梭夫把汽子放進汽管中去，車頭的燈光就和月亮一樣亮了起來。這時街上已是光天化日，可是我們七個人却還站在燈前欣賞着那白色的火光呢。

過了幾天，我看見工程師勃勞特。我遠遠向他揮着手帕，叫他到車頭來。他跑近來，不認識的看了看我的面孔和機器的號碼，他還是什麼也不懂。這個德國的顧問認不出來了。我跳到地上，使他記起我們會面的那一天，領他到車頭周圍走了一圈。工程師注意的探摸了一會，用手帕揩拭了一下，他的手帕還是乾淨的他走近我來，似乎想說幾句話，可

是他的嘴唇却只是狠狠的張着。他沒有爲難自己他等自己的蠢笑停住時，然後才說出話來

現在我不用到翻譯那裏去。我知道工程師罕斯·勃勞特所說的是說他自己的錯誤。

## 第三十六章

這是從早晨，甚至是從昨晚就開始的。緊張力和我一塊睡在床上，它悄悄的鑽在被內，緊緊的貼在我的耳旁，它在我的胸脯上溫暖着。

但好像並沒有碰到什麼似的。別的人也曾有過這樣的事情。有許多人曾把這種任務扣負了起來呢。難道在他們的心中也是這樣的緊張和驚惶嗎？對的，我那個契約並不是十分平常的。我對那些工頭和冶工都有了約言，說我要為鑄爐的工作負責。可是我究竟知不知道這種複雜的鑄爐是怎樣做工的呢？要從我得到怎樣的一種幫助呢？我也不比一個粗工更知道得多罷。

不，不對。我是司機師。我曾經有了創造模範車頭的誓約，不能停滯地連送那熔了的銑鐵。可是車頭的工作却並不單依靠我一個人。運輸工人、熔爐工人都能阻礙了工作，而

且那時候爲着有不停滯的約言，則恥辱就要落在我的身上。

我坐在床上，開了雷燈。稍過一些時候就要天亮離到車頭去上工，却還有三點鐘。我於是重又沈浸在黑暗中，可是眼睛却已合不攏來，像有熱煤塊夾在眼珠上似的。我試想覆過來睡，却覺得被上的軟絨像釘兒一樣，像刺人的刷子一樣。

我再也忍不住了，只有起床。做早操、擦身子，從前只要十五分鐘的，今天却化了半點鐘。我把身子多轉，手多動，想將昨天那個混亂心趕走。

但無濟於事，一跑出開朗的天空之下，我的混亂和驚惶就更加厲害起來。

我的脚在深夜凝結成的冰雪上重重地踏着，像炸裂一樣的脚步聲聽得清清楚楚。做夜班的司機師魚兒對於我的早到不覺詫異。或許就在同一條路上，我的副手彼理梭夫也跟隨着我們的脚跡而上車頭來的罷。

我不把鼓着的嘴唇張開，將那因失眠而浮腫的兩頰遮住，想不給彼理梭夫看見，但是他却知道我爲什麼要來得這樣早，因爲他也曾在契約上簽過名。

「波理梭夫拿了一盞活動燈，油壺，鑰匙，而且他看着我好像在問『我這樣幹是對的嗎？』」

我在工具箱內摸到了鐵鎚子，跟了副手，把機器接了過來。

把每個楔栓都敲了敲試試它的搖動性，在找尋有沒有傷處。

波理梭夫在檢查軸架上的楔栓，把它們灌了綠黑色的煤油，弄好油壺，看看水箱中的水有多少，煤有多少，火室弄清爽沒有，抽水機是否能做工的？

把機器接了過來，我們發現那個鞏固車頭駛跑的軸架的楔栓鬆弛了，整個機器的鉸接都是搖動的，制動機的踏腳也已擦壞，後備的也沒有，因為那個填匣子弄不適當致使蒸氣像自來水似的噴着。

我們怎能遵守自己的約言呢？

我馬上明白爲什麼通夜失眠的緣故了，只有一夜工夫司機師魚兒就把那已修好的車頭弄成了跛腳。



好在我馬上就把這個看出來，倘是當我要去急救鎔流時才知道，那就糟糕。

車頭的傷處和自己的力量我都估計了一下。要是我來得及醫好輪子，那就修理不好接鉸。不，一個人是沒有辦法的呀！

我和波理梭夫——編輯委員——馬上把我們每天的壁報『汽笛』出一號新的。我是車頭的經理規定了修理機器的經濟計劃，分配了本班八個工人的任務。

第一天早晨，我們和鎔爐工人們的競賽就是這樣開始的。

荒原向城市移動它在街上滾跑，把工廠都遮住了。風成了可以看見，撒起野來它在地上挺直腰幹，把那遠北嚴凍的殘跡，沉重尖利的雪雲負在肩上跑了來。

車頭長出了灰色的鬃毛。在熱蒸汽罐的鄰近就有着髒冰堆的碎裂聲。車輪上掛了像繫繩或鏈條一樣的長冰柱，連煤油都凝凍了，在火油中浮露出雪來。

班上的工人已把修理車頭的計劃做好。我們已將自己的部份執行了。但是司機師魚兒却什麼也沒有做。他躲在車頭的小房子裏，用柔軟的圍巾把他那個蔷薇色的面孔

連把睫毛也都包了，說道。

「在勞働保護法的那一條上曾說過，當這樣的冷天，連烏鴉都飛不起翼膀來的時候，却要把車頭保持乾淨，在這裏連呼吸都不能，可是他却要把車頭擦得發光。」

我和波理梭夫把魚兒那部份也拿來自己做。

他是個弱者，一句話，是個魚兒，而且是怎樣的一個魚兒呢——却只是個小白楊魚罷了！我們準備了火油拿了幾塊破棉布就開始工作起來。

把輪子洗了。火油在嚴冷中變成了冷開水，凍壞了皮膚，在皮膚上現出一些細皺紋，你看它馬上就要破碎，會一塊塊的掉下來呢。手指也曲了，破布由手上掉下，火油壺唧然的打在地上。這時我和波理梭夫不約而同的就跑到車頭上去把手伸向火室去。於是暖氣甜美的把我們包圍住，蒸汽旋得和霧靄一樣，使我們醇醉得要打盹兒呢。

波理梭夫的手指尖已經發白，在這上面的火油點也不見了，可是他閉着嘴唇還在

●一種歐洲所產鯉魚科之淺水魚，易於捕捉常被用作爲餌品。

擦它。他的嘴巴好像永遠是縫着的。有時僅僅動了動眉毛，而且他很快的瞅了我一眼。那時我就能看見他那圓圓的眼腫和在他頰上的污痕。

我笑了笑，壯壯波理梭夫的胆子。但我自己還是輕輕的發抖，寒風澈骨牙齒像要碎斷似的格格啞啞的響着。我的嘴唇馬上想向波理梭夫提議去烤火，可是我不願先開口。我看波理梭夫也想說車頭上的溫暖的吧，但他也在等待我要我先說。我們還是繼續把車頭擦得發光

當沒有把最後一點擦得和鴉翼一般的時候，我們始終沒有開口。我們跳下地來，就要跑去烤火，但又想看看我們怎樣把車頭弄得年輕的了。把機器圍走了一圈，沒有看遍，我們就互相略略微笑了一下

在我的車頭的胸脯上有一塊銅牌和太陽一樣的發着光，而且在它上面刻着『這是與鑄爐工人們競賽的車頭。一分鐘也不耽擱！』

車站的值班、列車編成夫、勾車夫、轉轍夫都好像第一次才看到一樣的來看機器了。

他們用責備的眼光久久的在注意那些像麥粒一樣的髒點，其實那並不是骯髒，不過是它的影子罷了。可是他們連這點也不能原諒。

在我的車頭上聯繫着三口杓子。我應當把它排在鑄爐的下面去盛銑鐵的。在社會主義競賽契約上其中有一條說到在三分鐘之內我就要把杓子排開。

我的車開走了。那些列車編成夫、勾車夫和轉轍夫都跟了我來。他們本想來考察我的工作，可是表面又裝出好像爲了他們自己的事情而來似的。

車頭的光澤的橫腹上那『二十號』幾個字在閃爍着金色。

工頭冶工和銑鐵工人們都靠在鑄爐鑄造場的欄杆上，把身彎出。在他們當中我看見克洛馬林哥。他脫下氈帽，擦平那堅硬的帽邊，不轉眼的看住我的嘴唇，看住車頭的輪子，看住我放在制動機上的手兒。

克洛馬林哥不要着慌罷，我是不會失手的，咄應該怎樣把杓子排在火流下面這件事情我已計想了多天了。所以現在我就像在駛熟了的道路上一樣的駛去，我用眼睛測

量着第一個導流銑鐵的嘴唇的距離。應該把杓子排在它那裏。我將調節機開了一點點，不把制動機放開，看着車頭一步步前進。我還來不及拉停車的信號，我就關了蒸汽，把制動機壓住——於是機器就像埋着似的停住了，噴着蒸氣。

只有兩分鐘就把那要盛二百五十噸銑鐵的杓子排好，從前這工作却要化十分或十五分鐘的。

什麼人也不吹噓我一下。但你們却是騙不了我的，我看見他們在那裏抬頭讚許哩。而且他們的微笑是那樣的平靜而又溫厚。

我等着將會把緊張力鬆弛下去，把驚慌心平靜下去的，誰知它們却只是加強了起來。

當人們把我的車頭和那裝了銑鐵鎔流的列車聯接起來時，我已把自己的車頭用蒸汽準備好力量，用水準備好呼吸，用煤準備好食料了。車頭站在那幾個杓子的下面悄悄的打着顫兒。它好像也在經歷我的興奮似的。

我把開車信號和汽笛同時並發，開了蒸汽，車頭就飛駛去了。

就已到了信號燈。只跑了三分鐘，從前要花十分鐘。而且在入口有時要閉站半點鐘的。但現在或許也會碰到這樣呢？我驚惶的看了看燈光。紅的嗎？是的，那是紅得和創傷一樣，那是停車的信號呀！那不是要延攔了嗎？

若是這樣，那過了七分鐘以後，在工廠的另一端就會有幾十個工人在空等了，他們的空等要把那成千的人所鑄的銑鐵鎔好。我連去的將是幾杓冷了的銑鐵，當起重機把杓子提在那些接一連二無限的自動傳遞的模型機器上時，銑鐵鎔流將要凝厚了。

我把車頭丟給彼理梭夫管理自己跑到車站上去。

一個後備的列車編成夫因為沒有事幹吃得醉醺醺的，和幾個轉轍夫在那裏爭論，說他一口氣能把整根烟捲抽完，同時能把烟氣和直腸一樣的噴出。車站上的值日把這事情聽得津津有味，連把列車也忘掉了。我跳在值日的面前，想打他那垂下的嘴唇，但終於忍住了。沒有功夫寫見證，我拿了一根棒兒就飛跑回車頭上去。

五分鐘後我們就運到冶鑄所。除了那三分鐘延擱的時間不算外，所化的只有八分鐘。

傾注工人將銑鐵傾注在模型機器上去時，還是白色而柔軟的溶液，他們重說幾遍我那車頭的號碼，好像他們從未聽見過它，在報紙上已登了幾十次，他們連一次也沒有會過似的。

可是緊張力更加增加了。我的車頭連粗工也好，工頭、工程師也好，都認到了鑄爐的經理，工程師都和我問好，問我『怎麼樣啦？』我和他們談話時，用平等的口吻，而且我對於自己的高傲也不覺得有什麼奇怪呢。

那班卸鑄渣杓子的工人跑到我的車頭上來，叫我去幫忙他們把鑄渣快快的倒出，以免鑄爐空停着班上的工人都信賴着我。

我仔細的駛近了那些杓子，我跳下去檢查鑄渣的熱度有多少，有沒有混合着銑鐵，

●俄文是act，凡是工具弄壞或有什麼事幹不好必寫這樣的act以作見證。

幫着他們將錨索嵌入了車頭

一切都弄好了。我不信任自己，也不信任這班工人，再去檢查了一下。

『都停當了，來罷』工人們大喊着。

我應該馬上把車頭後退，把杓子倒轉。我開了調節機，拉着索子，怕鎔渣濺了起來，把它細細的由杓子上瀉流下去。鎔渣像火山噴火口的鎔岩一般，它轟轟地響着，落在垃圾堆上，將周圍的積雪蓋上了一層紫灰，蓄微色的透明把黑夜裝飾着。

杓子已是乾淨，上面舖了一層白砂糖似的石灰的溶液，它已準備排回鎔爐去。

社會主義競賽契約的最後一點也已執行了。可是緊張力却還沒有寧靜下去。

我在第四號車頭旁邊駛過，看見司機師和副手已跪立在那裏。他們在揩擦機器，敲着螺旋鉗子，將車頭回復年青之色。

我跑向他們，去幫他們把車頭也弄得和我的一樣。



## 第二十七章

時鐘上的黑長針急急的跑向Ⅺ這個巨大而又非常明顯的數字上去。我像患寒熱病似的看着它。在那兩條細狹的指針要互相交併的當兒，鎔爐值日的工程師就要下令放鎔流了。可是鎔流却不能按照計劃進行。這樣冶工克洛馬林哥將要把眼看在踏實的地上，將用硬手指在帆布上衣的衣邊上找尋着什麼東西，他將悄悄的動一動嘴唇說

「銑鐵還不能放，爐槽和溝渠還沒有弄好呢。」

那末工程師就會對冶工克洛馬林哥失掉了尊敬心。早晨在統計板上把他這班的

●即垂頭喪氣之意。

工作將有一個滯鈍的蛇眼烏龜畫在上面。要出壁報非難他那班工人的落後。

不，這是不會有的事。我們在契約上難道沒有訂過要雙方互相負責這一條嗎？

克洛馬林哥幫我們這班整頓機器。今天鎔爐落後了，那末我——司機師——就該去幫忙治工克洛馬林哥。我看見了失敗的羞辱將要落在我們的班上，可是克洛馬林哥却似乎並沒有感覺到這一點似的。他站在那裏，把肩膀靠在鐵柱上。他把頭朝開了塞滿着垃屑的，那導流銑鐵的溝渠。他那柔軟濃密的睫毛把眼腫遮蓋住。那女孩子般的細眉毛並不顫抖的高揚着。他打算做出一種樣子像他在忙於捲烟捲似的。

一點鐘以前克洛馬林哥是由冶工巴平手上接過來的班。爐槽和溝渠——它們是導流金屬的血液的動脈。可是塞滿了拉屑，爐底減弱了，爐箱又是敗壞的——那是鎔爐

●每月或每天把各班工人的工作成績用諷刺畫畫在統計板上以作勉勵。工作最優和最快的畫一飛機

其次是汽車、腳踏車、跑馬。慢慢的則畫了個烏龜。

●俄人往往把煙草倒在一張紙上紙邊上加了點口唾，一卷就成一支煙捲，抽着。

的咽喉，有時一次能熔出一百五十噸銑鐵來。而且倘什麼也不整理一下，那當冶工將那鎔流放出來時，火流就要由那已損壞的鎔爐咽喉中迸出，而且經過那已破壞的溝渠，血紅的鎔岩般的東西將要衝開鑄鐵場，燒起大火，把鐵路鎔成鐵甲，剝奪了鎔爐的呼吸。

這樣車間就要靜息。那幾根「高配爾」的高塔將悲哀地聳立在無光的天空中，而使牠們成了墓碑，冶工們也將成爲泣人了。

克洛馬林哥畢竟突然抬起睫毛來了，他的眉毛打着顫兒，把烟草揉成一團，摔了他把頭深深的套在毡帽裏面，急迫的跑向爐底旁邊去。

我猜到那是爲什麼事情。他想把鎔爐的爐底恢復過來，不管那上面的鎔流正在奔跑得非常緊急。這是一種鐵的意志的要求。要恢復一半弄壞了的爐箱，這就是說他差不多要冒險的鑽進銑鐵鎔流的旁邊。火光每一秒鐘都可能把那薄得和甲殼一樣的防火牆弄壞投在人的身上來。

克洛馬林哥拿了兩根鑿鐵棒。把一根給我，另一根給了幫手拉斯尼亞嘉。他彎着背

把那重銳的棒大搗進爐底的心坎裏去。但是他沒有打到，他想克服自己的性急，倒跪下去，恐怖的看着那個狹小起來的鎔爐的爐底。

要是突然不成功啦，他還沒有決定。他脫下帽子，用那工衣的硬手袖措拭着濕淋淋的額角和頭髮，生意的看了看腳上冒着那含有不快的炭氣的烟燻的木靴。

我和克洛馬林哥原是老朋友。我曾在古班河 (Kuban river) 在烏克蘭和烏拉爾碰到過他。人們以瘋子 (Epileptic) 喚他。他在偷竊界是個很有聲名的人物，有時他看見了皮箱，他不像叫的人一樣奔跑，却是倒在地，滾得像那才捉起來的魚兒一樣。人們聚了攏來，嘆息着，憐憫他。脆弱的人嚇得合了眼睛，強健的人却把林尼嘉 ● 抬到病院去，而把皮箱忘却了。

克洛馬林哥到病院就會蘇醒過來，看了看，好好的謝了謝醫生，就又從新跑到車站

●即克洛馬林哥的小名——見前。

去過他的偷竊生涯去了。

我們都羨慕他的技術。因此他從未坐過牢，他的手指不會在刑事犯的法庭上打過印，至於感化院那他連道路也不知道呢。

我們的夥伴有想學他的。可是不行，嘴唇不會發青，口沫流不出來，而且也學不像他那種逼真的極痛苦的呻吟聲。

以後我有幾年不曾見到林尼嘉。直到這裏我才又見他。他也像我一樣地曾在烏拉爾的什麼地方一個浪兒公社中教養過來。

我走近冶工克洛馬林哥，遞給他一根烟抽。他就貪婪的深深的抽着，我不住眼的望着他那發青的面孔。

幫手拉斯尼亞克錯亂的站在那兒。他緊張着，而且不知如何是好。他是不慣於閒站的，因此立即侷促的問道：

『克洛馬林哥，我們要做什麼呢？』

冶工暴躁起來，將烟捲的火熄掉，他咆哮着要人給他粘土、錘子和鐵棒。

『趕快呀，轉動得靈活點啦！』

他頭一下敲擊在爐箱上，接着彎伏在鐵管上面。我躲在他的頭後，只有幫手拉斯尼亞克毫不懼怕的站在對面，狠命的把灰渣拋開。他的太陽穴上有污汗的急流在奔跑着。他甚至不疑懼到在每剎那都有從那塞滿垃圾的爐底突然飛出了死神的可能。也許他甚麼也不明白否則，他不會這樣勇敢的罷。

拉斯尼亞克曾在荒原和森林中過活了二十三年。他當過牧童，他的手脚都學得和牡牛那樣的笨拙。

在幾個月前他第一次跑到工廠來。他在馬格宜多哥爾斯克的鎔爐場經過時，他是個可憐相的人，他身上那件灰色的農夫上衫，大得還可以藏進兩個人去，穿着一條粗麻布褲，它把他那一雙寬頭的破草鞋也遮了。他那沒有修剪的駱駝的鬃毛似的亂蓬蓬的頭上戴了一個基爾奇士人的毛帽子。他那雙藍眼睛現出一種畏怯的表情。兩頰像在期

待打擊似的顫抖着。他的脚陷進沙中，纏在鐵上，在路上把什麼人都衝撞了，於是他急急的退回，展開手指，乞饒的微笑着他在找尋那條到鎔爐去的道路，因為他要在那裏當個粗工。

克洛馬林哥歡迎着這個新來者，擁抱他，把那裏的機械指示給他看，他倆同抽一枝烟捲，於是他把拉斯尼亞克的心都捉住了。

克洛馬林哥小心的由他那個躲身處跑出。他把那黑黝黝的爐底觀察了好一會。那裏連一點火星也沒有。因此他就胆大起來開始把那剩下的損壞的爐箱更用力的搗敲着。

我將鎔渣拋開，把粘土拿來，極力想不抬頭不去看那鎔爐。

拉斯尼亞克的襯衣已經弄黑，他擺開着脚，挺直了背樑，把火熱的粘土包在手上拋得像小皮球一樣，而且他的嘴唇迸出驚疑的笑來。

我不覺害臊起來，因為我是躲在管子的後面，而且對那全身表現着自己的勇敢的拉斯尼亞克使我忿恨。

克洛馬林哥伸直了腰幹，模糊的瞥了一眼鑄鐵場，倦怠的看了看時鐘，隨後他突然大叫起來，好像心裏有什麼東西衝出來似的。

『山寧！』他突然用那可怕的聲音大叫着。隨後他請罪地笑着而且要求道：『山寧給我一支烟。抽吧！』

他把烟吞下，閉着嘴唇，並不咳嗽，回熔爐上那撐在天空的高塔眯着眼睛。

克洛馬林哥在觀察拉斯尼亞克怎樣用燒紅的焦炭把那已弄鞏固的爐底烘乾。爐箱的泥牆已被燒熱，成爲平滑而有希望的了。幾個粗工把溝渠上的垃屑掃淨，車頭在鐵路上把那些杓子排在爐槽下面。每個杓子都有八十噸的重量。發出了鐵棒的重擊聲。工人把毡帽遮住眼前，喊出急躁緊張的聲音。工頭戴着那有框架的青色的眼鏡急匆匆地奔跑着。



克洛馬林哥叫幫手去磨擦那有銹渣的爐槽，他自己則去拿勃羅氏的射泥機。克洛馬林哥是不怕那不可捉摸的外國機器的，雖然他也和人家一樣，是在平常的都是用手做工的熔爐旁邊學習的，雖然他在三年前才認識勃羅氏的熔爐射泥機這機器的技術又非常的複雜，而且現在他還不過只有二十三歲。克洛馬林哥研究射泥機的圖樣，問得連工程師們都討厭了，他把這機器的小螺旋都拆下來研究，明白了它的性質。

但是要過了多少時間，化了多少精力，這才能瞭解，征服了這架射泥機啦。

你看，現在它却頑皮起來了。克洛馬林哥想起數十種原因來，為什麼它不能做工呢。他開始試驗着，把氣管的栓子打開，將蒸汽放進圓筒中，把圓筒燒熱。隨後把機器的空轉關掉。射泥機就好好的做起工來。它原來是僵冷着的，只要把它燒熱就行了。

鎔流開始迸射着火星，而且這好像那天上一切的星星都落在那只有十來個米突

●(Brosius Tap Machine)這是勃羅氏所造的機器，把泥裝在它裏面，射去把爐箱封了，等到鎔流燒好

才把爐箱搗開，把鎔流放出。

大的一塊地上來的光景。

銑鐵輝煌而又光明的跑出來了。它在溝渠上急速而勇敢地奔流着。

克洛馬林哥不瞬眼的注視着金屬怎樣的注滿了杓子，他抱歉地說

『山寧，你和拉斯尼亞克真是傻子，你們不知道剛剛自己有死滅的可能呢。』

我因受辱，真想把克洛馬林哥拋在杓子的狹口中去，想用腳把金屬的奔流踏在地上，但我却只是返轉身來並不告別的就跑回家。我離開鎔爐還沒好遠，回頭一看，只見銑鐵已經落在地上。我於是立即跑回去，我在那凸出的黑鐵堆上跌了一交。

銑鐵已由杓口溢滿了出來，因為杓子不夠大。於是經理嘉爾普士自己，工頭、工人使都拿了長鏟子、鐵板，把銑鐵的去路阻住，把它導向那藏貯的溝渠中去，以減少鎔流的勢力。

我拿了鏟子和那十五年前曾當過冶工的嘉爾普士以及和那做過牧童的拉斯尼亞克站在並排。我們六隻手在和火作戰。暗淡的火光咬了拉斯尼亞克的草料，爆炸了我

的皮鞋，跳在我們的眼中，燒壞了我們的頭髮。

我忽然把父親做工的那個鎔爐回憶起來了。那是何等久遠以前的事情呀！有一次在那裏也曾發生過同樣的紛擾。那時銑鐵的河流把路上碰到的東西都毫無阻礙的頓時化爲灰燼。人們看見銑鐵的死滅而高興着跑開了去。

可是你看現在是怎樣呢？牧童拉斯尼亞克靈活勇敢的就在火的心坎中出力，他把自己的胸膛去阻止火的去路，他的旁邊是一個工程師和我——在熔爐上喪失了父親而且自己的全族都葬送在爛谷上的我。

銑鐵的河流發黑了，鎮靜馴服的躺在沙上。我毫無奚落和惡意的看了看克洛馬林哥。他正機械的把爐門關上，經過一根鎗筒般的長管子把泥彈射進了鎔爐的咽喉中。我想克洛馬林哥從來也不會，而且也不會嘗到像我父親那樣的生活罷。他並不覺得鐵棒的沉重他的兩手已慣於使用那汽動的機器了。

我跑近他。用正眼凝視着他，似乎要他說明道。

『喏，可是現在我和拉斯尼亞克還是傻子不是呢？』

克洛馬林哥一聲不響，他請罪的微笑着，親懇的看住拉斯尼亞克。後者正站在那水  
管旁邊，用那白水流，沖着他衣服上的烟氣，而且把那燒壞的襯衣上的燃燼拭措了。

## 第三十八章

一個急使從城市蘇維埃派到了我們工人宿舍來，他給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一個請帖，他要她簽了名，才肯把這請帖給她。她就在他那本收據簿上劃了三個十字，隨後她胆法的把這請帖遞給我。在那上面說的是今天要請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波加德洛華去出席城市蘇維埃主席團的會議。

她聳了聳那圓圓的肩膀，驚惶的望着我問道

「他們爲什麼要叫我呢？可是我連到那兒去的道路也不知道呢。」

她不知所措的坐着。在她的脚下有一個貓兒抓纏着。現在幾乎認不出牠來了。毛是

● 女人出嫁後以夫姓爲她的姓。這是俄國的舊風俗。

蓬亂百結的，而且粘滿了污穢。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把牠丟開手了，早上也不用小盥盆盛牛奶給牠吃，晚上也不用殘肉碎餵牠了。

這個變野了的貓兒，眼中永是閃着飢餓的光，牠要自尋食物。晚上牠出去打獵，昨天牠却悄悄的在床下吃了半窠小雞，可是馬麗亞·格歌麗也芙娜也沒有心痛。一般的說她現在是顧不到那隻鷓母雞了。波加德洛夫自己用黍餵那窠小雞。有時波理斯也去弄一弄雞兒。但這是很少有的。我已幾整天沒有看見他了。他的車頭是在替鎔爐連牛鏟的，而且他已有幾晝夜沒有離開它。他就在汽罐旁邊睡覺，而且那也不過只當車停着讓人們把車廂中的生鏽搬走時，這才乘機打個盹兒罷了。他是那四個換班司機師中唯一有了一年以上實際經驗的一個。其餘的都是些新來的。他永遠替自己那個車頭執心。不知怎的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他的床沿。我想和他說一說他的胸脯枯瘦了，說他那雙發黃的手上露着筋脈。在他那大凸的頰上有一個像患寒熱病一般的紅暈。

『波理

波拉』

他騷擾地轉過身來他那雙藏在深不可測的眼洞內的黑眼睛疲乏地望着我。由眼底湧出了濕氣來。他一言不發，後來他似乎用興奮的眼光問我對他有什麼事情。我馬上跑開了把這次的談話留在下次再說罷。我和馬麗亞·格理歌麗也美娜也有一個密約。我們決定要用燒熱的牛奶加上豬油給他吃。

可是她並不把自己的許約執行。你看我已有三天要自己去跑牛奶舖子，把牛奶煮好，加上豬油。

波理斯還是不能起床，臉黃黃的，靜靜的躺在那兒。

馬麗亞·格理歌麗也美娜把一切的關懷都放在將要到來的家族身上，因此她就  
把家庭丟開手了。

此外她又要在那些宿舍中出沒，她去將居民們組織起來，要他們用自己的力量修理着房屋。

暖洋洋的香風從那荒原上吹了來，雪是鬆脆而又污穢。而這鬆脆和污穢都被

帶進了宿舍來。春天的香氣在那被棄的遠方招呼着。在晚上，手風琴和歌聲拉長了憂鬱的調子也愈來愈多的可以聽見了。那班搬運工人送自己同伴中的一個什麼人回故鄉去時，波加德洛夫也就跑去宣傳他們不要丟開馬格宜多斯特洛衣。

那高個子有着一張沒有鬚子的臉孔的搬運工人的班長，他把書拋在桌上，極力想平心靜氣的說道

『米海衣爾·尼嘉洛葉維啓，你知道，我雖是由鄉下來，但也是個人啦。你看看春天把我們弄得怎樣了。這不是宿舍，却是個踏壞的地窖。應該把它修理一下，弄清潔了才好，否則，大家都要跑光呢。』

波加德洛夫就向這個搬運夫進攻道

●他們多半是從鄉下來的農民——季候工人，當春天一到，他們就要回到鄉下去耕種田地。

●米海衣爾是波加德洛夫的本名，尼嘉洛葉維啓是他的父名。



『日爾經，你是個自覺的無產階級，你却該算一算馬格宜多斯特洛衣有多少宿舍，多少房子。還不止一萬五千呢。你想一想看，如果每個宿舍要十個粉刷工人計算，我的朋友，那就該把馬格宜多斯特洛衣停工，將一切學校的生徒趕跑，爲的要一下子把所有的住屋都修理好。』

我們黨支部的決議就是由這裏得出來的。

我們開始來修理了，最初只有三個人波加德洛夫、皮里斯和我。我們把粘土、石灰、桶子，必需的工具都預備好了。還有班長日爾經也來和我們合作，他還把自己的同伴們也帶了來。

波加德洛夫用一把快口的鏟子刮着牆壁，大概他刮得太厲害吧，因爲在牆上差不多什麼都沒有留下了。當我們開始塗粉的時候，粘土一堆堆的腫凸出來，與一下就完全掉了下來。

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看不過去了。她就由房裏跑了出來，袖子捲得高高的，穿

了一套舊衣服，她咆哮道：

『噯，你們的手像腳一樣！難道是這樣塗的嗎！』

本想只來教我們一丁的，可是她直到天晚還沒有拋開手。

我們把自己的宿舍修理完後，鄰居的那些女主人都到我們這裏來了，她們以為我們是以粉牆爲業的工人，來請我們把他們的房子也寫下來按次去修理。波加德洛夫要他們和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去說去。

她詫異的看了看這些來請的人，本想發火的，可是她看見派了代表來邀請她去幫助這事，却不覺打動了她，她就又和善過來忠告說：

『噯，女人們你們看一看，如果能如果你們要等真正的粉牆工人到來，那一定要等得很久呢。把袖了捲起就自己來動手罷！』

於是她就跑到她們那裏去組織工作。可是不久在馬格宜多斯特洛衣鐵路工房那一個區域人家便都知道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了。人們把她由這個宿舍拉到那個

宿舍去。關於她的工作會在區的報紙上連篇累牘地記述過。

可是現在要她去出席主席團的會議，大概就是要她去說一說自己的經驗的罷。

我穿上了外衣領她到城市蘇維埃，到主席的辦公室去。主席團的會議就在那裏開的，我自己却留在門外偷聽着。我從那釘了厚皮的辦公室的門隙把話偷聽了來。由那傳到我耳上來的片斷的話聽去，我懂到按照波加德洛華的報告，主席團就決定委任馬麗亞·格理歌麗也美娜當城市蘇維埃婦女部的副主席。

過了三天就獎了我一間在社會主義城裏一所紅房子中的房間。於是我和波理斯就移進這個新房間去。

## 第二十九章

由擴音機那個黑喇叭口中發出一種鈍厚而熟識的聲音，把我臥室的夜和夢都趕跑了。

『同志，你早晨好呀！睡得怎麼樣？在夢中沒有出汗嗎？夢魔沒有來磨難你嗎？如果夜裏過得不好，那就立刻跑到第一層樓去給醫生看一看。』

『不，我是不須要醫生的。我很強壯，像惡魔一般強壯而且愉快。』我把雪白的被單由赤裸裸的身上拋開，就由床上跳下來。

臥室的嵌木細工的地板上潛藏着幾盆茂盛的盆花，上面是交錯的枝條和許多花圈。牠們沿着牆脚排着，把床圍了一圈像是小花園似地。臥室的高高的飛簷（Cornice）上陳列着幾個厚玻璃的養魚器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魚羣在那裏切割着水，浮來沉去。臥

室的高遠的天花板像天空一樣的回圓而且飾着彩色。

當我要睡覺時，讓窗上那掛沉重的窗帷沿着整個高牆垂下，而發出一種凝思的沙的緞的響聲，牠把晚上的薄明遮住，我將一盞睡時用的小電燈開亮，把臥室裝飾了許多深紫色的影子，天花板上閃閃的現出一些遙遠的星星。養魚器中那些金魚也已停止了游動。我覺得好像自己是睡在一個高山上，在山脚有海水在打着岩石，周圍都是公園和花園分佈着似的。而在我的上面則像展開了一個廣大的熱帶的天空一樣。

山之高，海之力，天之闊都寓在我的心中和我的筋肉上。帶着這樣一種感覺我就睡着了。

每天每晚，就是今天也都是這樣

我將睡燈關了，掀起窗帷把太陽放進臥室來，把床舖弄成壁龕（niche）似的，隨後就跑進浴室去。

●目前蘇聯新式的建設將冷室、健身房、飯廳和俱樂部等等都建築在住家的大洋房內。

用一塊破被單把身子擗乾，隨後把頭上的濕氣在電晒架下晾乾，接着不慌不慢的跑進健身房，於是我們就聽着莫斯科體育教員從擴音機中傳來的口令在做着體操。周圍很多的青年，差不多只有我一個是有白頭髮的。可是，我却不覺得自己的年老，我讓牠留在很遠的將來了。

在飯堂中有飲食研究院的值班醫生由無線電擴音機傳來的聲音關心的歡迎着我。

「你最近幾天所吃的飲食是些什麼？昨天你吃了什麼？不要忘記，每天只是吃肉對於身體是有害的。早上要多吃牛奶和濃可可。養得半熟的雞蛋是很有益的。多吃菓子，菓汁給你的有機體有絕對的滋養。最可怕的是失了食慾。」

「當你吃早餐的時候，不要忘記須按照你的口味去預定中餐，預定有相當滋養的菓西。」

吃完飯後，我就坐了升降機到社會娛樂處(The Social Service)的那一層樓去。

把臉修了修，在縫衣店裏量了量新衣服，讀了一下新出的報紙，預定了上戲院的票子，隨後我才跑出去。

街道像銀河一樣的跑進那比利士的森林（現在我們已把牠變成公園了）中。它平坦而光滑的像用瀝青洗過的一樣，在大路旁邊是兩條青青的小徑，右面高聳地屹立着社會主義城的大建築，有新植成的果園、溫室和運動場散布着。在左面藍河（Blue River）的清淨的波濤在那花崗石的兩岸間奔流着。

這就是我的故鄉。我已對牠弄慣，已和牠成了親族。我的兒子就是這個新城的初生子。可是我却從能不忘記不久以前，全然不久以前，在這地方的情景。

離開工廠上工的時間還有一點鐘。我不願坐那青色的汽車，就一邊徒步走過城市，一邊回想着它的過去。

在那高邱上屹立着鋼骨水泥的工廠廚房。它的窗子看去像是湖一般。從前不知什麼時候那裏是個屠場。由屠場流出的壕溝曾洗過狗村那些小土屋的牆腳。

你看在那裏，在澡堂和競走場的對面造起了白而發光的病院來了。離那裏不遠，在什麼地方記不得了（因為這裏的地位都已認不出來，爛谷的那個女巫彭杜樂曾在這兒，她曾在這兒醫過梅毒，爲人打過胎。

亞剛涅梭夫酒館的那塊地方，現在有一座薔薇色的圍着白大理石的文化宮（The Palace of Culture）高聳的屹立在整個社會主義城的上面。在它的旁邊是蘇維埃宮（The Palace of The Soviets）和學者們的住宅。

離此不遠，在一個時候也曾是爛谷的所在。在那谷底會滿是城市的髒水和廢物，而在谷的斜坡上則會是那鏟工坑工、鎔工、滾鐵工人們的小土屋。離城『坑』十克羅米突有一條無用的北河貫流着。現在我們掘了壕溝，把水引進爛谷來，因有了這條新河流，頓使全社會主義城的面目煥然一新，因此把它名爲藍河。

我更沿着那條銀河般的河岸不斷的跑向前去。你看那可咀咒的舊跡——陳列館就在那裏站着了。在社會主義城開始建築時，城市蘇維埃就決定絕對不許觸動那爛谷



第一個住民尼哥諾爾的那個小土屋

我跑進這個小土屋，狗村的氣味把我的頭都燻昏了，心裏填滿了悲傷。在這小土屋裏我曾住過多少次啦！我們時常和飢餓的奧斯達勃坐在这搖動的桌子旁邊的凳架上。現在這桌子上那小牌子却寫着

『在這桌子上從沒有放過肉和牛奶。而且牠很少看見麵包和洋山芋、捲心菜和鱈魚。』

幾塊發黑的板子支住一架床框，尼哥諾爾就在這上面活到死的。在那沒有刨平的板面上說明着

『礦工尼哥諾爾因為在礦坑中工作的難耐在這裏得到了第一次的打擊。在這裏發了瘋，後來終於麻痺而死了。』

在那道滿是黃色的漏痕的牆壁上掛着一雙穿得稀爛的皮鞋，在它上面有個條子『這是一雙尼哥諾爾全家輪穿的惟一的皮鞋。』

在那黑黝黝的角落裏站着一個被烟燻黑的俄國式的煖爐。在他的進口上面有幾句用黑字母寫的陰鬱的字行

『尼哥諾爾的幾個孫子就在這個洞裏睡覺，在這裏長大，有一天早上由這煖爐裏拉出的是幾個凍死的孩子。』

古士馬那頂凝着血的帽子用釘子掛在一塊紅布上。

『古士馬把爛谷的工人煽動起來，把他們領到那股東們的深藍路去。他被哥薩克的亂劍所慘殺。』

而且最後我又看見一張褪色的照片和很長的說明。我來得及看出的僅是

『這是無產階級的種族的最後一個後裔，他被股東們拋在街上了。他變成了偷兒，而且他大概在什麼地方被自己同伴的刀子刺死，或者在犯罪的地點被殺了罷。』

我再不能逗留在這個小土屋裏。血望我的頭上衝上來，兩手不由自主的拿住一條沈重的扁担，這就是奧斯達勃的老婆用來打過尼哥諾爾的那條。我想把這小土屋裏的

床框神像、暖爐和桌子都打碎、踏壞、毀滅了它呢。

由於那汽車上執拗的嗚嗚的喇叭聲不覺使我睡着了。

## 第四十章

我認到了廠長的汽車。把門開了，廠長和鎔爐的經理嘉爾普士以及冶工克洛馬林哥很快的跑進房來。

經理的金牙齒閃閃的發着光，親懇的說道

『山甯因爲生鏽不夠，鎔爐已有兩天沒有做工了。』廠長打斷他的話說

『冰塊把運輸的活動停頓了。因有昨天的出軌，看來沒有一個司機師敢由山上把列車開下來。他們是對的可是鎔爐却要停工了。』

廠長耐不住的用指甲在桌上敲着。但是我不能立刻就給他答覆。我回想起昨天的出軌，而且這就是波加德洛夫自己弄出來的。

他控制不牢列車。在結了冰的鐵軌上把它滑滾了下來。它和停在車站上的列車轟

然相撞變成了一堆破壞物。車頭上三十年來的經驗也是沒有幫助。波加德洛夫的自身在出軌地點二十個米突之外找到，他已是頭昏顛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不過却是活的。昨天晚上派他去開駛列車。在我們這些年青司機師中間，在這樣的天氣從沒有人開駛過列車。我們想學一學，驚惶的在期待結果。而且你看，波加德洛夫却由救護的快汽車運回來了。

我跑到他的房裏去看他。他看見我時非常懊惱，皺眉蹙額的想轉過身去，可是因為痛而呻吟着。他不好意思的望着我，——望着我這個完全信任他的人。

可是廠長和工程師却願意我去佔波加德洛夫的地位。我用指甲由牆上挖下灰泥來。在數蒼蠅瀉下的斑點輕輕的搖着頭兒。這時在房中只有那嘉爾普士的皮上衣刺耳的軋響，和廠長嘴唇吮吸着烟管的噴噴的聲音。

一直沉默着的冶工克洛馬林哥用指頭碰一碰我的胸脯說

「直截了當的說罷。你不是寫過契約要為熔爐的作工負責嗎？喏，兄弟，你回答罷，給

我們生鏽啦！』

沒有一種力量能把我的頭兒朝向我的客人們。

我記起我的夢來了

我慌忙把手伸給廠長，幾乎要喊了出來，說我同意要去做個模範。不過要他們領我到司機師波加德洛夫那裏去一下子。

邊跑邊把衣穿上。

波加德洛夫沒有睡着。我輕輕走近他的床前，而且我不知道要怎樣說起。他並不轉過身去，不瞬眼的耐着在等待我的說話。

我垂下頭說：

『米夏伯伯，我要由鑽山上把列車去運下來呢。』波加德洛夫把自己的痛都忘記了，輕輕的由床上欠起身來，親懇的執住我的肩頭問道

『你說的什麼，山甯！』

這個輕輕的聲音把我的懼怕心都趕走了。現在我是沒有可怕的了。我又清楚的慢慢的重複道

『今天我要把運生鏢的列車去運到鎔爐來。』

彼加德洛夫想在我的眼底找尋什麼似的，久久地看着我的眼睛。不把我的肩頭放開，最後掀動着那乾涸的嘴唇，差不多懇求的向老婆說道

『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倒一杯熱茶來給山尼嘉喝吧。』

他放了我轉身去拿出幾枝煙捲來給我抽可是找不出話來說，而且不知把那雙長而僵硬的手放在什麼地方好。

忽然他想起了什麼似的由另一間房子裏叫出自己的女兒來。

一個銀髮的小姑娘，輕盈柔婉的跑了進來。她高傲的向我點頭道好，而且惱怒父親的不聽醫生的忠告，她小心地把他安放回床上，將他的沉重的身子稍稍抬起，關心的整理一下他頭下的枕褥。

波加德洛夫請求女兒說

『林娜，說一說你在車頭停車場上怎樣治了那幾個老車工（turner）來的。』  
她惱怒地向我這邊投了一眼，決絕的把父親身上的毛毯整理了一下，用一個淡黃色梳子把頭髮匆促的梳散下來。

這大概是她的頭髮使得房子成爲這樣光明溫暖的啦！她的頭髮大概給半夜的寂靜以一種流動和彈性的罷。

頭髮在她的手上，像泡沫一般的蜿蜒着、進散着，垂在肩上，潑打在她那聾聩的眉上，  
執拗的抖顫着。

我聽到那急躁的汽車的喇叭聲。

我急速的跑出房去。已經跑到門外，聽見波加德洛夫的聲音。在他的聲音中是苦悶的，親熱而招呼的。我跑了回去，他用抖顫的雙手抱住我，他那大而溫暖的頭兒伸向我的嘴唇上來。我把他推回床上，就跑。看了一眼那像一塊青天般的小姑娘的眼睛，而且聽到



他最後的忠告道。

『應該把大水龍頭口上的橡皮檢查一下』

『橡皮檢查一下』這幾個字在未到鐵路交叉處以前老是追隨着我。

我們兩個司機師——賽爾坡·斯打羅杜勃和我，在察經諾山（Charkino moun-tain）的交叉路口碰到了。黑夜把前面一個小車站像用厚異的礦油蒙住一樣。低低的近春的天空破爛的懸掛在那銷沉的地上。鐵軌在黑霧中間奔跑着。

由小站上跑出了幾個人來。不斷的飛雨滴弄糊了路燈，連他們那爭論詈罵的熱烈話也聽不出來。那是交叉路的值日、列車編成夫、鈎車夫和致車夫。他們將司機師斯打羅杜勃圍住做好做歹的勸他道。

『開下去罷，賽拉若，怕什麼呢？』

司機師好像沒有聽到似的。

『斯打羅杜勃同志，開罷。不能讓工廠沒有生鏽而停頓啦。』

賽拉若不做聲。

「你是皮鞋匠，却不是技師。你只好執牛尾巴，怎能來執調節機呢。」

斯打羅杜勃也不以為受辱。

他把車廂數了十二遍，還是否定的搖頭道

「我不能。」

在這話中是充分表示出無能為力。共有十五個車廂。照常只放三個的。可是現在只開三個是不夠了。如果只開三個，那末熔爐就要停工，因為煤倉中沒有生鏟。貯藏着的都已完了，由昨天起就沒有人運過。需要十五個車廂，少則不成。

可是山的斜度有四十二個米突。由交叉路看一看鐵路是壁直的射到山坑下去的，谷底遍地是火，馬格宜多哥爾斯克就是躺在此的。

十五個車廂的列車都要由那裏開駛下去。斯打羅杜勃對於這點是想得清清楚楚的一種冷然的恐懼在他的皮下爬着。一堆打碎的東西在冒煙，車頭上爆裂的汽罐和他

那可貴的身體毀成一團——這些不覺都在他的心中呈現了出來。

斯打羅杜勃吃驚的看一看那凝結着冰的鐵軌，工廠的火光，黑油般的夜色他不覺大叫道

『我不開！』

在這個當兒我剛開到小站上去。交叉路上的值日跌跌衝衝的跑到我車頭上來。他提議要我把列車開駛下去。

他這個提議實在是含有一種絕望的。值日知道我是個年輕的司機師，非常年輕的。我差不多要兩個才配得上車頭停車場上任何司機師的年齡。

他一說了就倦憊了，因為他相信我要拒絕。我却不做聲，因為受辱不做聲。他那猶疑的聲音侮蔑了我。

我懊惱的用鏈子敲了敲，我的神經過敏引起了彼理梭夫的驚奇，我一聲不響的拉了信號，把車頭開去和列車接勾。

急急把自動的制動機試了試。將所有的活水龍頭口上的橡皮都檢查了。看它的結實性是否可靠。而且這時就發現一種可恥的思想『波加德洛夫之所以要忠告我檢查橡皮，可不是因為他自己在出軌之前把牠忘掉檢查嗎？』而且在鐵甲列車上或許也是同樣！』

但我因為覺得無理甚至用拳頭打了自己一下，就很快的跑進車頭去了

列車已準備好可以出發。我跑到火室傍看着窗外，天上的星星像那小姑娘的眼瞳似地溫暖而又引人的閃爍着。我還想延攔幾分鐘再開。我在工具箱中發見一種事情，又想跳到地上去，可是一看安特流夏·波理梭夫那完全信賴我的眼光，不覺使我害羞起來。

我猛跳在汽笛的旁邊，用蒸汽和銅管子向全谷山、湖、荒原大叫着。

車頭上的汽笛是尖銳的，而且牠哭泣似的高揚在那黑黝黝的天空。

我鎮靜下來。隨後開了調節機，把車開走。感到了衰弱。在我好像已經開始墮入那無

涯的深淵去了，可是我趕快把自身撐住，以後就不再感到錯亂。一駛過那交叉路軌轉轍的地方就將調節機關上，那像冰山一般的斜坡即由此開始。

列車駛得慢慢的，它在軌道的頭上輕輕的敲着。我把全胸頭兒都傍靠在車頭的窗框上。可是冰粒已經打在眼上，凍了耳朵，使我喘不過氣來。我不能躲在鐵牌後面，我想看見土地，藉此可以觀察列車的活動。它不應該增加一髮的速率，否則就全完了車頭和車廂將像小錘一樣的沿着那凝冰的鐵軌飛滾下去。

我一隻手痙攣的緊握住車頭上的銅栓子，覺得在指甲下面好像有一種什麼煖流流遍了全身，燒煖了心，闖入胸脯，衝上咽喉我想破口裂舌大叫似的。另一隻不工作的手打了一下下顎，拋開帽子把頭排在風前、冰雨前，眼睜着往視地上，直把眼淚都弄出來了。心臟停止了跳動。手指也已凍壞，不聽使喚。我想把栓子反轉，把車攸住。栓子弄不開。大概它被白鐵凝固了。我衝向牠去，用兩手旋牠，覺得有些動了車頭即向後一震。

我怕把制動機上的圓筒鬆了，我不信任列車的馴伏性。經過鬆力機我逐漸把制動

機的踏腳放鬆，隨後愈來愈駛下了谷去。

察經諾山交叉路的燈光已和星星一樣在我頭上照耀着。不久就是一個陡險的轉灣，一個深的山峽可是下面不遠，那兒就是鎔爐的車站了。

我更加勇敢起來。於是就顯得那小心和狡黠的可笑了。昨天那樣的出軌在我早已過去了罷。我放了制動機，列車好像正在期待這樣的時刻似的。他急躁的向前奔駛，飛跑着。我重又將制動機煞住，但已太遲輪子飛動着，並不能把它馴服下來。

大地崩落了下去似的，窗外有一連串密結的東西無始無終的在飛跑。我急速瞥了安特留希嘉·波理梭夫一眼。可是就在這樣的時候他竟也是鎮靜的他那蒼白的臉，大的眼睛在追隨着我的動作。

在他的眼光之下不覺使我的手的慌亂性減少，我冷靜的開始控制着制動機。

這把我從錯亂中救了出來。因此即當我激昂時，我也還是能將輪子掉掉有餘的煞住，而且這時腳踏就滴着鎔化的金屬。應該把輪子煞牢才好呢。

！在窗上是不能看的了。大風扭折着我的頸子，把它碰到鐵框的銳角上去。於是框角就和鈍鋸一樣在鋸裂我的咽喉，割破我的血管。

可是熔爐更近了。它的火光好像就在車頭的烟囪上一樣。火光在旋、在飛、在落着，但列車始終沒有馴伏下來我却不信有什麼深淵在期待我。應把栓子旋得更加冷靜，要更加鎮定才好呢！你看車場曲路，馬上就要到了，而那兒就是信號柱，轉轍處和車站。廠長和我父親的朋友嘉爾普士以及冶工克洛馬林哥都在那兒等着我呢。他們將要向熔爐工人們說把生鏽運來的是誰。

放鬆了的鐵圓筒得得搭搭的響着，我們停在車站上了。我倒在安樂椅上，感到我的血脈已經空虛，汲乾了一樣。想睡又想抽烟。隨後却跳了起來在車頭上跑着，快活得哈哈大笑。我抱住了彼理校夫說

『安特留夏我們到了到——了呀！』

他看着我，莫明其妙的說

「難道有不到的道理？」

我把車頭交了就飛跑到彼加德洛夫那裏去，他躺在窗旁，背上填了幾個枕頭。他的眼睛是睡着的。一看見我，他就來握我的手，但又仰天跌了轉去。整早上他都默不作聲。只有一次羨慕的輕語道

「這樣的幸福，只有童話中才有的啦，山甯！」



## 第四十一章

波里斯瘦而長的展臥在床上。他已睡了十二點鐘也沒有轉一轉背脊。他的呼吸爲鼾聲和呻吟所打斷。下工後我已在研究所聽了兩個講演，在路上跑得氣都喘不過來，想和他來分享一下心中的大快樂。他還總是睡着。

我很少看見他。在他床上的被單已有三十天沒有換了，却還是乾淨的，因爲很少在它上面睡覺。我對於波里斯的健康的一切關心都沒有結果。我每天倒那發酸的牛奶給他喝，怪他不知死活。他是在我之後第二次從山上把生鏽運下來的。從此以後常規的開駛就恢復了。可是波里斯却是個拼命鬼，他不願拋開車頭。

他像刨平了似的躺着，一個尖鼻子，眼窩上的眉骨是凸出的，兩塊發青的眼皮深深的凹了進去。

我的咽喉都爲哀愁擒住了。嘴唇忽然發乾，輕輕的打着顫抖，我伏在波理斯上面，跪了下去，把那衰弱的身子抱起，想把我的朋友，兄弟輕輕的叫醒，想和他說最後的一次話

『波理，波理斯！』

他側轉身來，睜開眼睛，茫然的望着我的臉，好久沒有認出我來。我遞給他一杯牛奶。他就貪婪的把它吞了。還要問我要。我把滿滿的一罐放在他的前面，還有一堆牛油和一塊麵包。

他坐了起來，也不把毛毯推開，他因爲衰弱靠在牆上，一面吃一面就快活起來。我看見他恢復了食慾，不覺高興我笑着想把我的幸福與他分享。

不久以前我成了一個夜間專門學校的學生。幸運地給我通過了考試。考試委員會偶然問我那些我所知道的東西，他們就把我編入文科。第一課上完後，我就明白要在工廠學校中再讀幾年才能瞭解今天那樣的演講。

我從新自己規定了勞働時間。車頭上做八小時，不能再多一分鐘。我希望自己班上

的工人也和我自己一樣。我們同以機器的生活爲己任，使它獲得了充分的健全，要把整個生產的指數提高，而成爲模範。這樣八點鐘純是生產的時間，兩點鐘上操、洗澡、編輯壁報，兩點鐘早餐、中飯和晚飯四點鐘在大學上課。餘下睡覺的時間整整還有八點鐘呢。

在這八小時中我又打算做工的計劃。我不想只睡四小時。因爲我知道那將成爲一個不好的司機師——神經衰弱者，將成爲一個打呵欠的學生和懶怠的編輯。睡眠六小時對於一個健康的青年是很夠了，而且還有益處。餘下這兩點鐘來做準備工作。休息自日的時間則化在戲院、電影場，在烏拉爾山上登高。

因此我每天都有兩點鐘，坐下來看數學、物理化學。當我被多項式的係數和兩次方程式弄昏時，我就把教科書蓋了，把摘要好好的藏在身邊就跑到我的同志林娜·波加德洛華那裏去，不久以前她在工廠學校畢業了。

她把代數問題集裏的幾頁翻給我看，輕輕的說道

「要把分數約分，須以同數除其分子與分母。」

這句話確切明白的印在我的記憶中，而且我離開林娜以後，留在我腦中的不是紛亂的數目，規則和公式。却是第一次整然的判斷的過程。

在我的房中我們時常研究化學，作着物理試驗。幫助我們的有安拿多理·斯采斑諾夫，他是個機械間的銑工，以及我的朋友宣傳員嘉希嘉列夫。

波理斯要我不關燈。他躺在床上看書一直看到天亮。但我有時看見他並不在看書，却是睜大了眼睛在望天花板，幾點鐘不霎眼也不動一動。我輕輕的問道

「你在想什麼，波理亞？」

「沒有什麼。」

於是他重又拿起書來，瑟縮着身子。我看他真的什麼也都不想的。他在煩惱，不過他所煩惱的並不是思想，也不是意志，却是爲了他那衰弱的身體

當他睡去以後，他在夢中咳得全身痙攣的縮成一團，衰弱的身體流滿了汗。他早晨起床時，眼睛像酒醉似的，臉孔青腫，他就又急匆匆的跑到車頭去了。

不久以前他從床上起來，在那雪白的被單上看見一塊紅斑點。我假裝睡着。波理斯一動不動的默立在那裏。

他用那顫抖的手把被單捲成一團，拿到窗前去，把那黏膠的血點放在陽光中檢視着。原來他還是總不相信呢。

被單從他的無力的手上掉下，在他的脚下捲疊成一堆，把那塊從破肺而出的紅血呈露了出來。

波理斯垂着頭，那些裸露的筋肉都軟了下去。他寒起心來，輕輕的，可憎的打着顫抖。眼睛發濕，浮腫了。我再不能作一個旁觀的人，我的心刺痛得想狂叫起來。我跳了起來，捉住他那衰弱的孩子一樣狹隘的肩膀叫道

『波理嘉波理，你這個混帳東西！不知死活的下種！你要燒成灰呢。應該趕快醫治才好呀！』

他稍稍伸一伸腰幹，凝思的望着我。在他的眼中滿是眼淚和煩惱。他慌忙堆着微笑，

彷彿不是他自己的舌頭似的安慰我說

『不要緊的，山甯，不要緊的。』

他一穿好衣服，就跳了出去。他不愛作這種談話。

第二天我在共產主義青年團委員會前提出立刻要給波理斯·古岱爾的休養問題。替他拿到了一張到療養所的證書，可是他卻絕對拒絕不去。

我跑到他的車頭去。這時正是司機師巴拿莫諾夫的班。他又是值日，可是波理斯却在清理那拆開的油罐，用煤油洗它，拿指甲刮着那上面的污點。他把鍍銀的工具放在那像玻璃一樣的鐵上，生怕把它弄出痕跡似的。我坐視着他想道

『你看他在車頭上着急看見車頭一點傷痕就要發抖他所有的眼力和健康都付給車頭，却把那最完美可貴的機器——自己的身體置之不顧。他正像那破壞者一樣，把那些主要部份毀壞，使之滅亡，而且他還自以為是呢。』

我惱怒得了不得。我把他的工具摔開，執住他的手命令他跟我走。他撐在門上第一

次舉手要打我。

我們結局互相痛罵了一頓。我說要把他拿到公衆面前去審判。

第二天早上他回來了。他忘了一切羞辱，引我上車頭停車場的事務所，引我去看壁報、標語統計板到處我都可以看出波理斯的車頭在兩月前只執行了百分之六十的運輸計劃，可是現在却已有百分之一百零四了。他在自己那區上號召了五個車頭在作競賽。

波理斯一聲不響的在板上畫了一個圖系，把一切所有的雜亂的線端都集中到中央那一個黑圈上。在這黑圈中寫着波理斯的車頭的號碼。

他走開了，直等我明白了那些線交集在中央的意義時，說：

『對的，就是這樣，不這樣是不可能的。如何把那黑圈塗了時，那些線就會弄得一場糊塗呢。』

在回家的途上他熱烈的說服我道

『山甯，你要明白我們這樣的人很多，每天有新的、有力的建設者在成長起來，可是我們還是很窮。我們有的是熱烈的心，熱烈的精力，不過你看，機器却還很少。我們不應該愛惜自己，要有更多的貢獻才是啦。』

他的話使我刺激得發瘋似的喊道

『你是瞎子，沒有頭腦的！機器很少，在馬格宜多斯特洛衣機器很少嗎？整個沙俄時代從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技術呢。』

於是我們又詈罵起來。



## 第四十二章

我的一天在早晨五點鐘開始。一個小鬧鐘用柔輦而又執拗的鈴聲把我從床上喚起。鬧鐘上那個金屬製成的鈴還在餘音屏屏時，我却已站在地上了。用那濕布揩了揩嵌木細工的地板，把被褥放在打開的窗口吹了一會風，整理好床鋪，套上一條浴褲，就跳進那充滿涼快和使人壯氣的澡堂，洗了一會，隨後擦乾了就去上操。

把皮膚弄得像晨曦的顏色，發熱得像太陽一樣，喝了昨天晚上預備好的那杯冷咖啡，就跑去上工。

我們的城市躲在山中。它從工廠的瓦斯和煤煙離開了好幾個克羅米突，它是迎着新鮮的山風，傍着岩石的屏障而屹立着。

我到工場是步行的。我很愛這種長的散步。這時我能吞吸夜來的新鮮空氣和想着

那頭髮像有一種荒原的氣息的小姑娘想她那半開的嘴唇想她那火熱的身子，熱得連茅草都能燒着的身子。

我和鎚工、冶工、車工們並肩走着，看他們步伐的舉法和頭的擺相，就可以猜到他們所幻想的是什麼。他們之所以不乘汽車，不搭列車的原因，大概他們也想來吸收新鮮空氣和尋思自己的愛人的罷。

你看前面有一個披着頭巾的姑娘在走着。她感到悶熱，她把頭巾拉下，把它扇着頭散開了濃厚的頭髮，她向我回顧，微笑。她的歡迎的笑容，我只能把它和晨光去比美呵。

我們肩靠肩的走着，嚴肅地，感到有着一種不可磨滅的力量。

我們趕到那些工衣上發出木頭氣味的，大鬍子木工全身滿是紅灰塵的冶工，穿黑工套褲的鎚工。他們對我們倆讓路，而且我們看見那些大鬍子的脚步走得更輕快了。其中一個輕輕的陰鬱的忠告我說

『把她用手臂抱住罷年青人』

在交叉路上小姑娘把手放在我的胸上，她的手掌輕柔的溫熱着它，她那輕冷的嘴唇和我乾枯的眼睛悄悄的說了一聲就跑向機械間去，她的頭巾在空氣中飄動着。我却跑上車頭，去運銑鐵鎔流。

我的副手安特留希嘉·波理梭夫已在機器上等我，我們開始接過班來。我把最小的活動零件都敲了敲，把每個機械都探摸了一下，認真的檢查了它的工作。

當太陽出來時，我和安特留夏已把車輪上夜來積着的油醬和灰塵洗掉，把那白的部份揩乾，擦光了銅板，於是機器的兩側那和鏡子般的漆光又煥然一新了。

而且機器馬上就停着在等待銑鐵，它輝煌得像才出廠一樣，它緊張地像準備跳躍，漂亮而又高傲地立在那裏。陽光在機器的各部份映跑着，它無孔不入地迷人的普照着。可是我和副手坐在皮安樂椅上，感到有些困倦，而且因為機器的輝煌光亮的色澤不覺使我眼睛昏眩。

我全班的工都在運銑鐵，幾千甫得幾萬甫得地。在七小時內我都把眼睛緊張的睜

大着，我應該不斷的在看銑鐵鎔流的瀑布，如果碰到了危險，工頭一發出緊急命令時，我就要衝到火的暴風雪中，去拯救鎔流。

七小時後，我和安特拉●把車頭交給別班的工人，才跑下地來，身子稍稍搖幌了幾幌。波理梭夫邊走邊向我道別，他跑到司機師班上去上課，可是我却跑回家來。

我的頭有些發昏，想靜靜的坐在那乾燥的地上，閉了眼睛傾聽天空。

到了家中把工衣拋開，只着一件浴衣，沿那陡險的山邱走下湖邊這時岸上所愛的那些地方却都已被人佔了。浴後我請克洛馬林哥再前行幾步，於是我們就在那兒晒着太陽

覺得全身的倦意都和煙似的消失了。它只不知在什麼地方的筋節中還有一些留着罷了。

我做了幾下體操，於是最後幾點倦跡也都落在地上，融散了。我將兩手伸向湖去，仿

●波理梭夫的小名。

佛向它要求什麼似的，可是我在譴責自己的欺騙。這其實我是在喚林娜，我想要和她談話呢。

頭髮還沒有晒乾，我却已跑進專門學校的走廊去了。我是看林娜·波加德洛華去的。她一見我頭髮上那圓大的水點，就小心的伸出手指想把它捉住。她的嘴唇是那樣的柔軟、溫柔，它嬉開着顯出了那乳色的牙齒，而眼睛却露着一種微笑和做作的羞怯。

我們並肩坐着聽講。林娜的嘴唇開始發乾，閉了牙齒，而眼睛則變成生硬、滯鈍，並有些生疏似的了。不過雖然這樣，我也並不生氣。

在休息時，我們整個教室的人都在專門學校那幾個開着的窗旁唱歌。

清涼的薄明把歌聲帶入山谷、湖上，帶入工廠的爐霞、礦山歌聲又飛了回來。邱巔上許多姑娘的高聲合唱，從湖上那船上，小艇上傳來的那像暖潮似的狂歌大號，新花園那面吹來的音樂，都和我們的歌聲合成了一片。

課後我和林娜回到她的家去。

那青色多眼的夜晚在打開的窗中窺探着。它使年輕的白楊的嫩枝搔着玻璃，閃爍着星星。

林娜把背轉向窗子，想更移近白色的火球，疲憊的擰着那長眉毛。

末後她把書喇倒蓋了一雙火花似的睫毛的陰影投在那被陽光晒成胡桃色的額骨上，她胆怯的問道

「今天大概可以不再讀了罷？」

我就將書放在膝上，我嘲笑地望着姑娘，我們不是曾有過約言，說晚上不要互相引誘嗎？可是她沒有把睫毛抬起，我於是急忙答道

「大概是夠了罷林娜。」

我們兩人都笑着，互相臂交臂的抱着腰幹，跑入另一個房間，經過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的身邊。她披着一件輕便的寬上衣坐在那裏不知在看什麼紙條子。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芙娜送我們到門口。我們緊緊抱成一體的向湖跑去。她却佇立在門階上對

那深青色的湖上眺望着。

## 第四十三章

鎔爐從來沒有叫吼得這樣厲害過。它們每天超計劃的鎔出數百噸銑鐵來。我和自己的車頭一同站在那杓子下面。一條瀑布似的鐵流倒在它們裏面。遙遠的烏拉爾的天空都被那晨曦似的火光染紅了。

這一晚上的工作非常劇烈，每秒鐘都得貴重。運銑鐵的列車只用八分鐘就達到了冶鑄機器。

最後幾滴紅中帶黑的銑鐵殘點落在杓子裏。把車頭鉤在列車上，車頭後面擠着三個盛鎔渣的杓子，隨後我就把它開走，想在下班以前還要趕到鎔爐上來一次。

就要天亮了，霧靄從湖上飄來。它和棉絮的堆似的堆立在鐵路上。以我的職業的技術上的規則而言，在這樣的天氣我應該把車頭開得和龜爬一樣。這對我是很明顯的。可



是我現在能把可貴的時刻失掉嗎？鎔爐在算速度，它們是在等候杓子的啦。

路上每個米突我都探索得清清楚楚。沒有減少速率我就開走了，把信號拉得高高的，不斷把霧霧衝開。忽然覺得車頭出我意外的自行增加了速率，氣管開始叫得緩和起來。

到了斜坡，不會有的，這裏是曲線和上昇。「列車沒有接好，」我這樣想時，却已經太遲了。發出一種車頭崩落的鐵的轟音和山的軋聲，它們打擊在車頭的緩衝機上，煤水車濺得和炮彈一樣。車頭石塊似的從斜坡開始飛進了。

把我打倒在地，煤塊和破燈的玻璃片撒了我一身。我把打斷了的手指伸到制動機上去，但在黑暗中無論怎樣也找不到那個摸光了的起重機的執手。我向副手彼埋梭夫大喊道：

「安特留夏把水搖上，快跳出來！」

在前面就是冶鑄的機器。它們的前面再也沒有道路了。它是岔道。我們馬上要在鐵

流下面把杓子打掉，弄斷起重機上的叉子，撞彎了支柱和橫樑，這樣就要使鎔爐冶鑄的機器停工多天哩。

波理梭夫不作聲。我把頭抬起，指甲搔在鐵上，鉤在縫裏，鉸釘上，隨後我伸向制動機上去。指甲下面像有一種緩黏的東西滴着。你看最後制動機的銅棍終究燒着我的手掌了。用盡最後一分氣力把制動機攸住，心下想道『爲什麼會遇到這樣呢？在我的列車中的自動鉸鈎不是最可靠的嗎？』

隨後覺得飛落入深坑去——於是把自己都失掉了。

可是我馬上就清醒了過來。就問那個向我彎伏着的朋友道『爲什麼會遇到這樣呢？』

安特留夏·波理梭夫停了微笑，臉色暗淡起來，像要跳躍似的說。

『魚兒在路上把鉸鈎弄開，爲的要使你出軌。』

『魚兒？——魚——兒？那他全不是個小白楊魚。』

「山爾你趕快痊癒了罷。將要把他審判。他們在等候你，你是最主要的證人。」像是波理斯的聲音，但是嘴唇不是他的，却是波加德洛夫的。

我感到輕快高興。想和大家擁抱、接吻，因為出軌並不是我的過失。

「可是波理亞在那裏呢？他老是作工，總是沒有時間嗎？是不是？」

人們都垂着頭，眼睛看在一邊。滿着靜寂。

「爲什麼他們大家都不說話呢？」

可是馬麗亞·格理歌麗也芝娜却慌着，把綳帶和瓶子雜亂的弄成一堆，而且把一個紅蘋果塞在我的口上，像我還是個小孩子似的。

過了兩星期和病床完全訣別了。傷口和擦破的皮都已大好，合縫。不要人扶攙，我已能徒步走回家。想叫波理斯詫異高興一會。因為在他以爲我受傷得很可怕的罷。

在路上心想我這樣走進房子，兩人擁抱得要使骨頭響痛，隨後坐在床上去回憶「泰衣嘉」白房屋，毛髮鬚鬚的石獅子和我們兩人的大友情。

我惱怒地佇立在那開着的門前。『依然不能和車頭分離嗎？』問了問鄰居，波里斯是否很久不在家了。跑出一個削瘦的，眼睛水汪汪的女人來，她詫異的看着我隨後輕輕的，環顧地說道：

『沒有了，很久沒有了已把他搬走。』

我久久地躺着，連鐘也忘記數了。我在黃昏中凝望着角落上那赤裸的寢床的肋骨。在架上像縊死者似的掛着一件黑毛發光的皮衣，它是那樣稱合着他頭髮的顏色啦。覺得窒悶得很，我不能再逗留在這間他到處呼吸過的房間了。我向烏拉爾河的高岸走去，聽着波里斯車頭上那個熟識的信號聲。我就循着這聲音的招呼而去到車站去找它。我期待着和他那骯髒的，被棄的車頭相遇。

不，它和波里斯在時一樣汽罐發着光，所有的部份都照耀着光輝。

趕快跑進了人堆，爲要把我的惡心，咽喉中的嘔聲拋了。我於是就碰到了那不久以前被選爲黨支部書記的波加德洛夫。

他緊握着我的手，猜疑的微笑著，引我去看車頭停車場牆壁上的大標語我讀着那大的印刷的字母

## 今天八月八日

要讓馬格宜多哥爾斯克的英雄們二十、一百、二千四百五十五以及其他各號車頭的司機師加入黨。

到會的有我那全班的工人和六個外國車頭的所有主人。

彼加德洛夫站在一張長桌子的後面，他從眼鏡的上面看着會場，他抖了抖我的

申明書說

『同志們，聽啦，我們要接收一個司機師到列寧的隊伍中來，不過在他的自述上說，他曾做過偷兒，抽過枯加音，坐過牢。我們怎樣辦呢？』

會場沉默了好久，大家都把眼睛注視在地上。

在打開的窗外闖進車頭的吼聲風打在標語的一端，於是牠像打壞了的翼子一樣，

啪啪的響着。人們都快活起來，因為找到一種能使他們的錯亂的眼光引開去的東西了。大家都傾聽着那粗劣的紙頭的噼噼的響聲，而且當它從上鏽的釘上掉下來時，大家都覺得可惜。

司機師嘉爾古希決絕的站了起來。

他走向桌子，擦了擦白頭髮不慌不忙的開口道。

「我開蘇維埃的車頭已有十五年了，但在機器上共總有四十年還要加上一點尾巴。可是同志們，我也偷過三十年呢。在車頭停車站上銅栓子啦、小鐵圈啦、釘版啦，全都拾過，然後拿到爛貨市場去賣。我也從車頭上偷過煤和木柴，拿到自己家裏去當燃料，向人家換錢。而且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恥。這是為什麼呢？嗐，我親愛的朋友們，都是因為我餓着肚皮啦。我要養活一羣兒女，但是鐵路公司所付的工錢真要我尙淚，可不是還要付官家的房租、水費、燈錢。可是你們說，你們裏面誰個敢說我過去的偷竊是不好的嗎？沒有，可是為什麼我現在却不偷呢？嗷，這是小學生也都明白的啦，自己的東西是不會偷的。」

波加德洛夫不作聲，嘉爾古希的位子爲我的換班手——司機師費陀洛夫佔去了。『我雖是個非黨員，但我知道山尼嘉却已有一年多，並要添說一句，我是羨慕他對於車頭事業的熱心。』

安特留夏·波理梭夫向會場激昂的說道。

『同志們我曾是一個無知無識的挖泥夫，可是我現在已準備好要去考司機師了。這全是山尼嘉幫助我的。』

司機師嘉爾古希顯露着白頭髮，打斷波理梭夫的話，伸長着一雙手說

『山寧，我們大家都要把你送給黨支部去，走吧。』

共產主義青年團委員會的書記，車頭停車場的經理，司機師，副手們還不斷的跑向桌子，這樣一種高傲的吹噓，使我高興而又艱重的聽着，可是我應該聽完他們怎樣說，這是大家都是如此的。今天我聽他們，明天輪到別個時，他們同樣也要聽我的呢。

波加德洛夫似乎不知把眼鏡弄在那裏好。他把它在手指上旋着，鈎在耳上，把玻璃

片吹了一口。而且想把自己鎮靜下來，他閉了嘴唇，鎮壓住手和膝的抖動。

不知是誰大喊道

『舉手罷！』

波加德洛夫想到了自己的任務，忘了對會場預先申明，說只有黨員才有舉手權，他就叫人舉手。並不按黨章從事，非黨員和青年團員都舉了手。



## 第四十四章

每個休息日我和林娜都在職工委員會拿到上療養院休息一天的證書，這療養院躲在山間，在熱湖（Hot lake）的岸上，這裏的松林要使人沉醉。天還沒有亮我就到她那裏去，拿了花去散在她那睡着的身上。

整個清晨我都和林娜在荒原上跑着。露水是清涼的。

林娜穿一件柔軟的看去像那淡青色的清晨的天空一樣的夏衣。

林娜抱着我的頭，透過那雲般的織物，我感到她那溫熱的身子。

『我的好友，多好的生活啦！』

我們在岩石上迎眺着東方的日出。在這裏林娜教我怎樣跳進那有青雲浮泛着的晨湖。

「你緊張所有的筋肉，使身子石塊似的堅硬着，隨後跳下去。嗚！」

我手上好像拿了一根想像的棍，我彎着身子隨着林娜的口令跳開了岩石。在飛迎而來的水上，我瞥見那摧我下去的天和山的碎片，可是安特留夏·波理梭夫和米夏伯伯却在岸邊現了出來。他們的手上滿是銀色發光的水珠，那是剛從湖中帶上來的。

我割開水面於是湖水就開了它的深淵迎我下去。林娜從岩石上讚美的向我揮着手帕。一些漁夫拋開釣竿不知叫喊着什麼。

大概他們也和林娜一同在高興我的飛跳得好罷！

我從小徑走上岩石。我的腰幹是緩緩的，胸膛在雨露中發燒。林娜的頭兒躺在我腳旁。她用嘴唇在捉冷水滴，用她發熱的手指擦乾了我的筋肉。她並且睜開明澄的眼睛悄悄的叫道

「沙夏！」

！到晚上我們還是在山上。我們看見下面馬格宜多哥爾的峽谷已和星天一般

的燒燃着。熔爐上的紅光遮住了烏雲，看去真和太陽的上昇一樣。我們警惕的坐在石上。月亮對我們散下了白雨來。

我們坐在那裏無限的長久。

！；我們沿着那擠滿人羣的岸上跑回療養院來。人們停下來，鋒利的看住我們這對緊相擁抱，臉孔曾被太陽光晒耀，眼睛含着歌意的人兒。林娜和我作別時，把一雙軟手放在我的頭髮上，閉着眼睛悄悄的說

「沙夏，我大概再不能去登岩石了。」

我還沒有了解。

她把熱嘴唇放在我的耳旁補足說。

「親愛的，你愛他，還該勝似愛我才好哩。」

她就經過那大理石的梯階，跑進療養院的女人宿舍去了。

而我也飛奔進自己半邊男人的宿舍。在房裏轉了許多圈子，抱住米夏伯伯，抱住我

的新朋友——哥爾嘉·波加德洛夫，連牆壁、臥床、鏡子都一一擁抱了。要無線電收音機和狗都不做聲。

隨後我跑到那在準備睡眠的療養院，找到鑲金牙齒的工程師嘉爾普士。他握住我的手，笑着說道：

「我懂得的，我懂得的。去罷，你去睡罷，去。」

## 譯後記

一九三〇年我愛的作者亞歷克山大·亞弗勤哥是馬格宜斯托洛衣製鐵綜合工廠的火車頭司機師，我愛是他一九三二——三三年間寫成的第一本取材於他自己的傳記的長篇小說。這小說曾有一個著名的插話，即它最初為高爾基發現。

一九三四年作者在全蘇聯作家大會上，曾自述他寫我愛的動機，是在馬格宜多哥爾斯克綜合工廠中有一次熔爐出了危險，他曾捨身救下鎔鐵，當他把那救下的鎔鐵運到鑄鐵機上去時，他從火車頭的窗口看見姑娘們都向他點頭揮手，可見她們也在分受他心裏的快樂。那時候他忽就立下要把他的家族的歷史，他父親的身世和勞動階級的生活寫成小說的願心，他決定要把兩種不同的勞動階級的生活加以對照的描寫。

他的我愛誠然是偉大的收穫。它一出版後，即被列為描寫社會主義建設的代表作

之一，而且從此英雄司機師亞弗勤哥的名字即迅速地在全世界廣大的讀者之間轟傳，因爲我愛是作者的處女作，故其中不免有許多冗贅的描寫也曾引起人們的疵議，我們一想到高爾基初期的作品也曾有同樣的插話的事，不覺很可尋味。

不過現在我愛這種技巧上的缺點也已成爲過去因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我愛已經作者大加改刪，所以它已不再像一九三三年的初版那樣把全書分爲上下兩部，分章的章回也比初版多了約一倍。而且在初版所有冗贅的描寫都已加以刪改，例如初版第一章第一段在新版中已被刪去。此外還有比這更大的刪改，因限於篇幅，不勝枚舉。經過這一次大改刪之後，作者似乎仍不滿意，在此後所出的版本中，仍不斷可以發見曾被作者改刪的痕跡。例如一九三七年的版本比之一九三五年的也已略有不

●我愛初版分爲上部情盞，下部愛的誕生。

●「煤坑的汽笛綿長而悲哀地叫囂着。汽笛衝進了工人宿舍，搖撼着那瑟縮地睡着獨身坑工的松板床樞。」

同，●即可見一斑。

但我們不要因此即得出我愛的初版是一種粗製濫造的推論，在事實上即以我愛的初版而說，在技巧上也可說是成功的。不過後來經作者一再的改刪，更來得完美罷了。正因為這樣，所以譯者先後也曾把我愛改譯了三次，第一次遠在一九三四年，後來會由譯者之一致信作者，希望他能為中譯寫一篇序。但結果只得到後面這封回信

「××同志！

遲遲才得到你的信。匆促作答。我非常，非常高興，因你把我愛譯成了中文。

那裏有三個珊瑚王冠色的太陽燃燒着等等，是應該那樣看的，你瞭解得不錯。

你要我寫一個序，不知要怎麼樣的序，而且一般地說究竟要不要序。

雪威爾特洛弗斯克社會主義城，二六號房。

三五年七月九日

A·亞弗勤哥」

●例如在第八章第一段中在「天空掛在那些懶懶的樞幹」之下，一九三五年版比一九三七年版就多了一句「死沉破爛的靈魂瀰漫於樹枝上。」諸如此類的改刪，也舉不勝舉。

就只有這樣短短幾句。不過我們從他的信中至少可以看出他的忙和高興來。

最近譯者根據一九三七年最新出版的原文，同時參照英譯和日譯，又把我愛進行第三次的改譯。雖英譯所根據的原文是一九三四年版，尤其日譯所根據的原文是初版，它們和最新的版本都有出入，不過可以參照的地方也仍不少，而且參照日譯時曾得到精通日文的友人之助，今特此向他們致謝。

我愛的中譯可說是偏重於所謂直譯，但遇有費解之處，都由譯者詳加註釋，以補直譯之不足。譯者的學力有限，加以我愛中很多現代的新語詞，在貧乏的中文中幾乎感到無法充分傳達，所以倘有舛誤之處，尙望賢明的讀者隨時加以指正。

最後還得說一說在我愛以後，作者也曾發表過不少的作品，在一九三五年在真理報上曾登過他一篇誕生和由黑海來的一篇隨筆，後來在雪威爾特洛弗斯克的出版部曾出了一本命運，不久在『火報的圖書館』也曾出了一小本他的一百天。

一九三七年七月廿九日譯者記於上海